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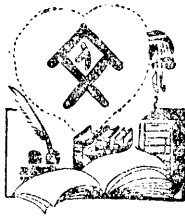
840

小冰陈柱香先生著

宋玄閣文集

交業五蓮香執





鴻英圖書館

登記 64177
書碼 812.5/441.1
到期 27/10/28
價格 \$.80
備註 陳柱尊先生贈





A541 212 0014 1617B

守玄閣文稿選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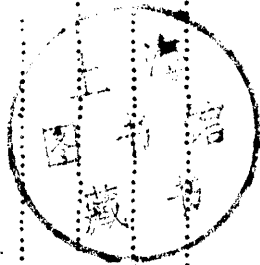
不勝應求書寫之勞。爰屬女婿上海沈希乾詞。姪婿武進崔雲潛龍。共選若干首。名曰守玄閣文稿選。付諸聚珍版。於時大兒一百講學貴陽大夏大學。長女松英教學上海女子中學。大夏中學。三女蕙英教學南甯大夏中學。姪女荔英教學潯州中學。姪二百教學吾鄉小學。各出印資若干。故雖祖國蒙塵。待死孤島。尚能以此不急之務自娛。抑豈非文人習氣。敬帚自珍之過與。任校勘者雲潛希乾及二女梧英二兒三百也。吾爲文之塗徑。啓自太倉唐蔚芝師。於詩啓自先師容縣蘇寓庸先生及閩侯陳石遺先生。吾於文議論喜周秦諸子。碑文喜漢碑昌黎。山水記喜水經注柳子厚。辭賦喜漢魏六朝。漫淫較深者莊周韓非太史公書揚雄法言太玄韓昌黎文。於駢文篤者六朝及清之汪洪。以謂駢文不難於雄麗而難於雅潔。古文不難於守義法而難於忘義法。莊生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戊寅七月北流陳柱記於上海寓齋。

守玄閣文稿選自序

守玄閣文稿選目錄

卷一 辭賦銘頌之屬

游西竺山賦	一
蒼梧水漲賦	五
蝨賦	六
蝸賦	七
月賦	七
感鶴賦	九
反恨賦	一
黃巾頌	三



~~1566107~~

十萬卷樓藏書銘……………一四

卷二 傳記述誌之屬

先君子幹丞公行述……………一五

老母墓誌銘……………二一

妻楊靜玄墓誌銘……………二四

記家園……………二六

記桂林之游(駢文)……………二九

八桂清游圖記……………三四

憶舊游……………三八

茹經堂畫記……………四三

記游虹口公園(駢文)……………四五

追記故鄉山水……………四六

卷三 論說之屬

乾卦通論……………五三

坤卦通論……………五六

乾坤二卦合論……………五九

泰否二卦合論……………六一

莊子內篇通論……………六三

讀韓非子……………六六

豪傑……………六九

說窮……………七〇

卷四 序跋之屬

詩經正葩自序……………七三

叢桂山詩序(駢文)……………七六

守玄閣詩學敘……………七八

琴絃集序(駢文)……………八三

茹經堂文集序……………八四

定本墨子閒詁補正自序……………八七

公羊微言大義自序……………九八

待焚文稿自序……………一〇二

鳴機課讀圖跋……………一〇七

黃賓虹先生句漏聽泉圖跋(駢文)……………一〇九

崔雲潛藏唐茹經師萬言封事手跡跋……………一一一

卷五 書啓之屬

答馮振心書(駢文)……………一一三

答蘇寓庸先生書(駢文)……………一一四

與張友藝書(駢文)……………一一六

與鍾震吾書(駢文)……………一一八

答唐蔚芝先生論文書……………一一九

答友人論文書……………一二五

答某前輩論文書……………一二八

答教育部朱駱先部長書……………一三一

與姜生志純論書法書……………一三四

致葉長卿教授論文書……………一四〇

與高君二適論文學書……………一四三

與黃賓虹先生論書畫書……………一四六

答高君二適論文書……………一五〇

六 贈序之屬

送馮揮之序……………一五三

送蘇君武入海軍學校序……………一五五

贈林嶽威序……………一五七

送沈君希乾講學星洲序……………一五九

七 祭誄之屬

祭上將誄……………一六三

爲廣西省立第二中學校全體員生祭故上將蔡公文·····	一六五
陳處士曉東先生誄·····	一六六
祭黃上將克強先生文·····	一六八
祭孫中山先生文·····	一六九
祭蘇寓庸師文·····	一七〇
弔族姪迴凡文·····	一七二

守玄閣文稿選目錄

守玄閣文稿選卷一

北流陳

柱柱尊

辭賦銘頌之屬

游西竺山賦

井序 民國四年

西竺山者。蓋句漏之別脈。山嶽之英靈。神仙之方丈。隱士之蓬萊也。惟其託根窮荒。寄身僻縣。不遇才人騷客之游賞。故無雄奇詭麗之文章。以發揮殊采。張皇奇跡。既不與天台黃山馳譽於中區。又不能與獨秀風洞齊聲於西粵。雖山靈之有待。亦士林之大恥也。余自未冠之歲，屢作茲山之游。未嘗不怪茲山之奇險幽鬱。崇雄峻嶺。自非冥搜幽討之奇士。惡足以窮其妙。自非博物工文之君子。惡足以述其狀。民國四年六月。養病家園，消搖山水。因約同志之士。爲昔日之游。其於崇也。則由石池而窮通天之巔。

其於深也。則由蝙蝠而穿白雲之險。其於奇也。則探石筍石田之妙。類多昔日所未至。而爲天下之絕觀者也。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僕野人也。何足以當之。客曰。是不可不述。故聊復賦之。并約友人馮振心君爲之記。以志勝游云爾。其辭曰。

出里門以徒步。尋山水以尚羊。忽東南以仰望。見巨驥之高驥。（由吾鄉望茲山儼如騏驎）何天公之神駿。欲騁力乎康莊。翳誰爲之控縱。勢將奔而未行。青松如鬣。白雲爲裝。雖天路之寥廓。余將駕兮周章。客指以語余曰。此所謂西竺山者也。距十里乎吾鄉。於是約友就道。向山而前。一里二里。或後或先。倏遠近之既異。遂景態之累遷。何雙峯之高峙。作柱石乎南天。慨人世之變化。慶不知其萬千。唯茲山之特立。常寄傲乎雲烟。方同爲之感慨。乃忽至乎山邊。爰攀石而直上。不百步而止焉。客曰此所謂西竺巖者也。山之名以是傳。爾乃裴徊山阿。兀立巖麓。雞狗相聞。家戶相屬。野田鱗次。遠山起伏。清流淥波。嗚咽斷續。卷萬里之松濤。和斷崖之猿哭。永眺長哦。駭耳驚目。於是棲遲古寺。頽仰仙鄉。既宏敞以瓌麗。亦虛寂以清涼。復窅然以冥尋。更飄然而

神揚。忽黯然而無色。况稀微其若光。信列仙之攸宅兮。非吾人之所宇也。遂反步而出戶兮。凜乎不可以處也。既出戶而南游兮。經頽垣且焉止息。歌彼黍之離離兮。感寒蟿之唧唧。悲風號之颯颯兮。陰氣淒其瀝瀝。豈狐兔之窟穴兮。將虎豹所潛匿。忽將入而慄慄兮。欲舍旃而未克。舉微火以燭幽兮。勉臨危以相翼。上蝙蝠狂叫驚飛以相射兮。下怪石紛拏交錯而崩崩。恐鬼魅之吞噬兮。疑戈矛之相擊。雖萬死而不顧兮。將以求夫玄冥。既居安而若危兮。故履險而猶寧。爰側身以隙行兮。路崛曲而峻崢。忽欲退而留足兮。奮一進而衝纓。方自悔其勇進兮。乃忽至于山亭。穿山南而山北兮。窮百怪之所呈。是何巖路之奇險兮。既嗟歎而復驚。客曰。前所謂蝙蝠洞。後所謂白雲巖者也。吾子豈未之嘗經。爾其廢寺崩頽。高樹扶疎。荒榛載道。有鬼一車。饑鷹相搏。寒鴉驚呼。徬徨大樹之下。坐臥殘壁之隅。感莊生之消搖兮。羨風露之能茹。顧妖妍之可畏兮。亦幽閒之足娛。余既安而欲息兮。客指余以前涂。復然薪以遂行兮。石徑削其如鉞。寒凜凜以侵膚兮。怪六月之飛霜。經石池之淒冷兮。詠涉洧之寒裳。忽匪慎而碌足兮。乃

幾淪乎渺茫。幸蛟龍之臧伏兮。果出險而獲康。歷石田之參差兮。入石筍之叢篁。哦薪火之已盡兮。衆太息以憂惶。欲橫奔而無路兮。如羣盲之相將。忽閃閃其若明兮。疑鬼火之光芒。形神離而失色兮。乃苔馬其若喪。潛默聽而無聲兮。豈明珠之夜光。爰膝行以仰望兮。忽陰極而逢陽。仰中天之白日兮。信餘生之可慶。客曰。是所謂通天洞者也。遂與客而上行。拾石級以徐步兮。乃忽至乎崇岡。偶頰首而左望兮。噫乎莫知其所終。危石兀以壁立兮。黑霧黝其迷濛。鴻鵠欲升而力罷兮。猿狖欲下而忡忡。爰戰兢而他適兮。嗟奇偉之難窮。僕夫告余以日暮兮。悲壯志之莫從。暫返息于蝙蝠之洞兮。聊舉杯以銷憂。樂嘉賓之滿堂兮。歌招隱以相酬。鳥棲林而依依兮。雲出岫而悠悠。夫何茲山之幽絕兮。名不聞夫九州。痛奇采之未彰兮。終淹沒乎遐陬。哀士生之不辰兮。感茲山而長愁。慨塵事之執掌兮。要終老乎巖邱。悲列仙之莫我遇兮。豈吾德之不修。謝山靈而遂歸兮。何別淚之難收。風雲爲之慘色兮。山泉爲之咽流。忽涕泗而頻行兮。忘道涂之近修。哦抵里而極目兮。猶將騰駕以遠游。

蒼梧水漲賦

井序 四年

乙卯之夏。將赴申江。道過蒼梧。西江水漲。城壞屋沒。死者相望。嘗爲賦以弔之。迭以鄙陋。未能形容其萬一。故不欲以示人。抵申之後。友人凌君竹銘著疏治西江芻議。以告國人。其論疏治之法。詳矣。恐國人尚漠然視之。故出此賦示世。亦欲世之讀吾賦者。起其惻隱之念。而實行凌君之議也。

歲在旃蒙。月中蕤賓。陳子自邑。將嫁于申。出門四顧。森兮無垠。乃循嶮而直下。至庠蒼梧之濱。于時雲將出師。風伯整旅。雷公施令。電母赫怒。狂雨如彈。急水如注。城無三版。家無餘趾。炊者縣釜。食者易子。舟如天上。身如萍寄。浪滾滾兮沸天。水漫漫兮滿地。回憶昔日之繁華。嗟奈何兮逝水。至如富商巨賈。財侔萬戶。東海奇貨。西歐珍貯。明月火齊。珊瑚碧樹。異香絕味。紅羅白紵。指猗頓以心期。望陶朱而氣吐。一旦運盡。漂流何處。亦有羈客旅士。離鄉去里。或爲異域之游。或起巍闕之思。剛

父母而不顧。去妻子其如屣。斲折五斗之腰。欲遂萬鍾之志。偶過茲江。萬事都已。又有北燕酒徒。南楚騷客。氣貫長虹。筆搖華嶽。采夫容以相贈。對七首而共酌。壯志高懷。同歸水國。更有吳楚美姬。燕趙麗人。蕙心蘭氣。皓齒朱脣。青樓金屋。翠袖紅裙。顧鴛鴦而爭媚。笑姑女之不親。風號雨嘯。並嫁波臣。若乃任家寡婦。趙氏孤兒。僂僂何侶。呱呱無依。惻惻魂斷。滔滔弗歸。死不能令同穴。祀既絕兮誰知。悲夫哀哉。無男無女。無老無童。無貧無富。無窮無通。或橫于道。或浮于江。別淚成波。積屍成峯。茫茫大地。慘怛誰同。天乎命邪。曷離斯凶。豈聖人之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抑滄桑之多變。化億兆爲魚龍。嗚呼蒼生。哀哉皇穹。

錄賦

有序 六年

玉溪生有蝨蝸二賦。僕古厥文辭。而殊其旨意。故聊復賦之。

爰有小物。變化不測。處白而白。處黑而黑。苟合取容。穢惡必食。飛不逾咫。行不逾

尺。然而吮人之精。吸民之血。不痛不癢。爲凶爲賊。据人身首。爲己巢穴。故其生也易蕃。而勦之也難絕。嗚呼斯世也而有斯物也。

蝮賦

六年

古壁蕭蕭。寒風飄飄。爰有物兮。嘴則強而尾則剝。或出入窗隙。或匍匐枕席。或張齒欲食。或怒尾欲刺。寂無言聲。陰行凶德。與民非仇。而惟民是賊。嗚呼。彼民賊兮。使我不寒而慄兮。

月賦

六年

今夕何夕。斯物何物。溶溶兮似水而不沈。皎皎兮比日而可悅。若有人兮攀桂枝。似含情兮展蛾眉。忽彷彿兮來即。乍千里兮相期。託陰陽兮迎送。忘天地之高低。儼乎其若合。忽乎其若離。詠胡然之天帝。歌居諸之迭微。恍然自失。悠爾遐思。于是夜靜風回。

。地朗天清。雲行無跡。露滴有聲。見裙裾之綽約。聞環佩之瓏玲。夢一美人焉。檢衽而言曰。青天何歷歷。長夜何脉脉。聞君憐皎潔。得毋苦岑寂。余曰。子何人哉。奚從乎來。對曰。妾月之神。所謂希娜者也。余曰然。豈能以月之事告乎。對曰。唯唯否否。雖然竊願聞先生之說。余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余讀謫仙之詩。不禁涕之沾巾矣。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余讀江郎之詞。尤不禁爲之嗟唏也。夫古人不見。來者如斯。月缺而圓。人逝不歸。以彼太始之年。以觀我未生之前。復以彼無窮之歲。以觀我已往之後。則我之爲我。果何有哉。而我獨偶焉相與值之于此世。復偶焉而相與值之乎此夕。以我皓皓之身。對此皓皓之白。光陰往來。白駒過隙。月別我而長存。我辭月而永寂。撫念存亡。感懷盈戾。既恨吾身之非銅。更歎我心之匪石也。吾子其亦有說乎。對曰。吁噫。先生誤矣。昔之人有乘雲氣而騎日月者。何子自視之小也。盍從妾遊乎。于是白雲爲車。清風爲馬。攜手就涂。忽焉遂駕。乃爲之歌曰。六合之茫茫兮。吾與子偕藏兮。明月之煌煌兮。誰與子爭光兮。歌已則止乎月

之所矣。土石礫礫。丘隴嶮嶮。迺高迺下。爲暗爲光。既無風雨。安有家鄉。望美人兮何處。攀桂樹兮何方。乃喟然歎曰。吁哉噫乎。月其空邪。以空爲色。故明歷萬古而無極。月其色邪。以色藏空。故光照天下而不窮。蓋能以虛應物。而得其環中也。今我獨竊竊然論盛衰于夢覺。計千秋之晨夕。不知我之本空。而欲私物之幻色。我則惑矣。于是魂恍恍而若殫。心惘惘而靡從。淒焉夢醒。密爾意悚。徘徊庭戶。仰視長空。則旭日初上。而明月既降矣。

感鶴賦

有序 十年

自余之飼斯鶴於庭除。蓋二年矣。爲之置假山池水青松小魚於其間。鶴則時或棲息於山木之上。時或飲啄於池水之中。然鶴性甚勇。不特不畏人。且常距人。人有侮之者。鶴必奮戰。人去。鶴必追之。或數十步而後止。余並養鉅鷹於其間。鶴視之。蔑如也。余既羨其往時之高翔遠引。有賢人避世之風。而尤嘉其今日之好勇力戰。有壯士衛國之誼。

。故聊賦之云爾。

惟天地之生物。或同類而性殊。彼堯舜與桀紂。同方趾與圓顛。在夫人而有然。豈鳥獸而獨無。吾觀斯鶴於羽族。諒吾言之弗誣。既清高以存命。亦勇武以忘軀。當其嬉游園林。翱翔山岳。擇木棲息。順時飲啄。飛行如矢。鳴音中角。負吭修翎。利爪長脚。羽毛皎潔。才氣卓犖。恨入雲之不深。羞與世而同濁。竄孤飛於雲間。豈呼侶於溝壑。夷齊見而心傾。跼蹐遇而意忤。非王喬之所可駕而游。詎令威之所能化而託。蓋優哉游哉。亦足以自樂其樂也。乃有句漏布衣。龍門寒士。落拓江湖。蕭條身世。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致。視人世如豺狼。求朋儕於鳥類。招斯鶴於丹霄。盟知心於白水。宿以青松。飼以赤鯉。淥水連淪。假山峻峙。悅游五嶽之巔。如寄五湖之裏。于是幸微軀之得所。感主人之高情。守其封域。誓以死生。心無杼軸。向有甲兵。雖責育之大勇。有侮之而必爭。矧鷹隼之弱族。豈欺之而能寧。倘一怒而能逞。雖九死其何懲。類夜郎之自大。似怒螳之相矜。或見讓於明哲。長無愧於精誠。豈比夫負國將軍。棄城戰士。師

出無名。行多不義。罪孽滔天。廉恥掃地。累百萬之生靈。視干戈爲兒戲。可以人而不
如鳥。吾乃益知斯鳥之足貴。悲夫悲夫。世滔滔而日下。人紛紛而趨偽。文士許以爭權
。武夫橫而奪利。人倫之表誰歟。干城之寄久廢。惟斯鶴之孤標。得兩間之正氣。追清
風於高人。稟勁節於壯士。吾故感而賦之。聊用愧夫今世。

反恨賦

井序 十年

昔江文通作恨賦。予嘗讀而悲之。尤西堂作反恨賦。其辭壯矣。予讀而益悲之。蓋其情
辭借託。反言若正。則讀者之恨滋甚耳。予嘗讀典籍。粗明大義。竊以爲志氣者英雄之
所激憤。而成敗者賢達之所恥言。今乃抑吾生之志氣。順世俗之毀譽。得之則以爲欣。
失之則以爲恨。豈不謬哉。故聊復賦之云爾。

極目荒阡。白骨滿地。英氣騰天。人誰不死。萬古千年。于是僕本達人。驚歎匪既。念
古英賢。大笑萬世。至如屈平放逐。顛顛瀟湘。離騷既賦。懷沙自傷。感美人之遲暮。

怨故國之不长。情芬蘭芷。氣凜風霜。一往逝水。百代流芳。笑握彭咸之手。同登古聖之堂。又如荆卿入秦。慷慨輕身。歌蕭蕭之易水。別白衣之主賓。圖窮而匕首見。袖絕而嬴政奔。環柱喪膽。一髮千鈞。奇功惜一劍。壯志激千春。匹夫安可侮。侯王若埃塵。若夫項王暴起。叱咤萬里。力拔山。氣蓋世。時不利。雖不逝。恥父老之相憐。輕子弟而遂棄。酬頭顱于故人。舍萬乘如敝屣。天乎亡我。快哉一死。遇亭長于下泉。問新魏是何世。要成敗之光明。豈有興而無廢。又若史公被讒。幽于蠶室。痛哭報故人之書。發憤繼麟經之筆。縣姓字于辰星。別善惡于纖忽。問茂陵之秋風。羌孰得而孰失。至乃明妃嫁胡。忠義自矢。羞賄賂之奸邪。視塞外如閨裏。馬嘶雲合。笳鳴沙起。霜凝粉勻。塵添脂媚。厝國家于磐石之安。以簪珥付干城之寄。試問漢家之將軍。對妾能無羞死。或如孺生櫻戮。玉折蘭摧。雖性行之放誕。實義憤之發揮。既裸身以折辱。乃捶地而毀譏。何奸雄之畏此。重雀鼠而輕之。文麗鸚鵡之賦。書識中郎之碑。縱死公之不諒。亦文苑之光輝。別有商鞅變法。吳起強兵。李陵之待時漢北。蘇武之生還漢庭。或身

死而族滅。或名辱而爵輕。莫不氣貫天地。精感神明。更有長卿四壁。退之五窮。驅鬼不去。酤酒哦空。坎軻至死。感歎長終。亦復風流自賞。意氣自雄。烏虜噫嘻。春花謝兮秋花舞。舊物滅兮新物故。楚人失弓。楚人得。塞翁得馬。塞翁懼。既有枯而後榮。定已徠其必去。雖得錦上花。終如草頭露。又何必飲恨吞聲。至死不悟。舍君子之朝聞。效小人之馳騫哉。

黃中頌

十三年

嘗讀范蔚宗書。睹黃中遺事。未嘗不愀其聚嘯萑苻。肆其蜂蠆。家遭虜掠。國遂坵墟。積其鉅辜。當膺顯戮。然鄭高密以一代經師。萬世宗匠。公卿方舉爲趙相。道絕不至。會黃中寇青部。避地徐州。還。遇黃中數萬人。見皆下拜。曰。鄭公長者。母得入其縣境。則其尊賢之誼。視北海而何慚。禮士之心。比徐州而加厚。豈特壯朱暉之志。捨其諸母。賢戴封之行。還其財物者哉。嗟彼黃中。可以風矣。若夫佳兵不祥。權門恣虐。挈竿斬木。奮起于大澤之中。暮四朝三。取悅于衆狙之意。遂乃陽假革命之名。陰行據

地之實。縱橫反覆。樂變觸之戰爭。喜怒無常。作豆萁之煎迫。殺人盈野。自昔已然。虜及妻孥。于今爲酷。凡茲罪惡。何異寇賊。至乃勢位日隆。炙手可熱。瘡痍出其頰仰。羽翼賴其生成。子弟則比屋可封。故舊則南陽皆貴。席卷囊括。蓋已朝黔婁而暮猗頓矣。況復平陽之客。入市可以持刀。原涉之奴。買肉亦能殘命。商賈歸其龍斷。租稅任其蕉剝。民之膏血。吸之有竭。彼之貪婪。取之無禁。上士雖棄如敝屣。貪夫已慕其腥羶。遂乃相習成風。廉恥掃地。人懷僥倖。家尚詐虞。好賊早爲上將。爭羨英公。下地同爲腐骨。恥笑堯舜。國家元氣。蓋已斲喪而無遺矣。亦豈復知有師儒之可敬。禮義之當尚者哉。嗚呼。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其斯之謂歟。比于黃巾。蓋尤百其惡而無其善焉。是知竊國者侯。老莊非徒憤語。盜亦有道。王公實愧斯言。嫉俗傷時。頌之云爾。辭曰。

吁嗟黃巾。敢行凶德。尊禮師儒。曠世難得。孰謂今之民上。而不及古之寇賊。吾生也晚。不及三王。舉世滔滔。甚於焚坑。濡筆頌賊。慨當以慷。

十萬卷樓藏書銘

九年

北流陳子志奇縱。藏書十萬充梁棟。春秋點勘朝夕誦。坐擁書城朝萬衆。顧謂南面焉足重。詩酒判將歲月送。微言大義疇其統。聚難散易吾所恐。嗚呼子孫永寶用。

守玄閣文稿選 卷二

北流陳 柱柱尊

傳記述誌之屬

先君子幹丞公行述

民國十年

先君子諱開楨。字幹丞。前清歲貢生。其先蓋出於浙江天台。至宋景炎間。遠祖諱楠公。以進士官句漏令。時當鼎革。恥事二姓。遂棄官不仕。隱居縣之西。自是之後。歷二十一世而至先王父。皆世著清德。先王父諱某。字秉禮。慷慨好義。千金不吝。嘗築梅花書室於家之南。館舍數間。池塘數頃。週以荔枝梅花之屬。延師于其中。四方貧寒之士多來就學焉。而不取其資。家固素封。值咸豐之亂。遷徙流離。散亡過半。其後官歿雷州。家遂益微。先王父原配先王母李氏。生女一。無子。繼配先王母彭氏。先王父三

子四女。長子爲先伯父龍階公。庶出子也。次子爲先伯父子和公。第三子則先君子也。與子和公皆彭出。當先王父生時。庭訓素嚴。又嘗延邑中知名之士爲諸子講學。故先君子曩弟三人皆以孝友聞於鄉。龍階公與先君子均先後列博士弟子員。而先君子年方十六耳。先君子性尤聰穎。少年文名藉甚。以五屬經古試第一食廩餼。每試于鄉。被中者屢。卒爲主司所絀。然先君子好經世之學。益甚。儒書以外。獨好管商之書。不孝嘗治老莊。先君子誨之曰。老莊玄虛。不如管商之足以救時弊也。然先君子性行則醇乎儒者。爲鄉邑排難解紛。曲直皆以理喻。未嘗稍加壓抑。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故數十年來。雖無赫赫之功。而鄉邑人士莫不心悅誠服。昔當戊戌之際。土寇猖獗。連陷北流容數邑。人心皇然。不可終日。先君子乃商諸堂伯父虞廷公。及堂叔父蘭梯公。相與組織合里團局。躬率士卒。同冒矢石。城陷不及一月。竟賴收復。時五月廿八日事也。當是時。城經戰禍。人民奔走離散。百物灰燼。先君子則從容坐鎮。略無畏怯。至六月間各里紳士始來城相會。先君子乃與合邑紳士組織團防總局。公推先君子坐辦。

是時馬軍門蒞縣。先君子乃與衆紳商議。寬猛相濟。殲巨魁而免脅從。邑中無知貧民。得免死者無算。于時大亂方定。坵城十里紳士來邑辨團。苦無公所。先君子乃倡建坵城十里局。名之曰三立堂云。至宣統之末。武昌首義。四方土匪假稱民軍。地方騷然不安。先君子乃極力維持。設法募捐。名曰殷富捐。召募鄉勇。邑中得以無患。蓋先君子以經世爲志。雖未得志于天下。而未嘗一日忘斯民之塗炭也。先君子既究心於經世之學。故於富強之道。獨能知其要。嘗召不孝而訓之曰。今欲救中國之危弱。非培養人才以改良風化不可。故先君子於邑中教育事業。提倡不遺餘力。當科舉初廢之時。八股腐儒。如失慈母。而先君子獨痛誡科舉之當廢。故於前清甲辰之歲。助成本鄉學校。明年倡辦坵城十里師範學校。又明年創辦十村兩等小學校。近年復辦十里工業學校。及本里高小學校。凡關於教育事業。事無鉅細。莫不力任其勞。嘗好種植。每公餘回家。必親至田園。督率工作。故家園之中。花菓獨盛。邑中尠有其比焉。又嘗與邑紳發起種植條約。以保護林木。嘗謂不孝曰。一年樹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汝其念哉。此

先君子治世之志。蓋可見矣。先君子性至孝友。比年以來。痛歷代祖墓年久有頽圯。乃集合族人次弟修理。並修族譜。又由近而推諸遠。淑辨合邑陳氏宗祠。至今祠宇巍然。族誼益締。蓋先君子之心。嘗由一源而推諸萬流。復由萬流而推歸一源。推此志也。雖謂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焉。不難幾也。故先君子之於人人。莫不以愛爲主。辦公數十年。職位數更。未嘗私傷一人。未嘗結怨一人。故聞先君子長逝之耗者。莫不慨然感額曰。吾有某事。尚未辨。公死矣。將誰詢。或又曰。吾族某墓。尚未修。公死矣。誰能倡。或又曰。邑中老成彫謝殆盡。公死矣。典型誰屬。嗚呼。此皆鄉邑人士所以爲不孝稱述者也。故略記於此。其他興革。以其非先君子行誼之大端。故不多述。其或非不孝所深知者亦不敢虛錄以誣先人。蓋不孝自年十五來。即奉先君子之命。游學遠方。其於先君子之行事。十未及知其一二也。憶不孝自幼稍知人事時。先君子昆弟分爨已久。家貧甚。先君子嘗館諸生。太夫人治家儉甚。家中四人。蔬食自若。偶得雞卵一。四人共分而食之。則欣然大喜。太夫人夜課兒讀。一鐙如豆。四壁蕭然。先君子偶一歸

。則取不孝所學。時加考問。夜則飲酒。每於席間教誨子女。或援古禮。或引先人成法。歷數時而後休。性謹慎。進退之禮。莫不中規矩。雖間居飲食之間。夫婦父子相處。坐立未嘗稍苟。然甚嗜酒。每酒酣耳熱。則高談大笑。旁若無人。蓋其謹慎好禮乃學問涵養所至。而其慷慨豪俠之氣露于杯酒間者。則猶有先王父風也。故家雖清貧。而自服公以來。不特不妄取一錢。即應得者。亦往往辭讓。家中以先君子及太夫人勤儉之故。衣食之外。僅足以教育子弟。不孝游學十餘年。飄零萬里。每念昔日家中清寒之味。未嘗不爲之神往也。近年以來。不孝承先君子之志。從事教育。銳志著述。方欲救當時之弊。垂不朽之業。以顯揚父母。略報罔極。而不料先君子竟棄不孝而長逝也。去年十二月。不孝告假旋里。以不孝所著守玄閣易學大學通義等進呈。先君子披閱屢日。對不孝歎曰。余于五經異同之義。亦欲稍有論列。人事倉卒。不能成矣。著書誠不易哉。不孝又以所著詩文集進呈。閱十餘日。不孝將復之蒼梧。求取詩文隨行。先君子告不孝曰。我尚未閱畢。可稍待異日我郵寄與汝。不孝臨行時。先君子又告之曰。汝毋以我

爲念。我雖老矣。然得于先天者素強。且素善養。今比之去年精神益健矣。汝其毋以我爲念。不孝竊私自喜。以爲先君子可以休游歲月。享餘年之樂。而孰料不孝別後至梧方十日。而先君子竟已棄世。哀哉。痛哉。不孝於先君子生時。既遠游他方。不能定省。平生所期以慰父母者惟此區區之德業著述。乃顛蒙無用。一無成就。而先君子已逝矣。嗚呼天邪父邪。父生不能養。父病不能侍。父臨死不能送。罪大惡極。孰有過於斯者邪。俯仰天地。何以爲生。嗚呼哀哉痛哉。聞先君子之病。僅七日耳。侍者每問病。皆曰稍愈矣。似未嘗稍有痛苦者。臨危之頃。猶指藥杯而言曰。此酒也。此酒也。遂一笑而逝。不孝奔喪至家。猶聞太夫人及從兄等述之也。嗚呼。哀哉。痛哉。其孰料不孝獨不得親聞斯語也。莊生書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在先君子則又何憾。惟不孝事親之道。略無萬一。不孝之罪。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耳。嗚呼哀哉痛哉。先君子生於前清咸豐丙辰年五月廿八日辰時。壽終於民國十年夏曆辛酉歲二月初三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六。歷任北流保衛團局董事。勸學所總董。東四里鎮自治會總董。十里局董事。十

里師範學校校長。十村兩等小學校校長等職。原配同邑梁太夫人無子。續配容縣杜太夫人。杜某某公之女也。生女二人。皆長於不孝。子二人。長爲不孝名柱。一名繩孔。次名瑩。一名繩孟。不幸以去年三月客死廣州。孫男二。長名一百。不孝之子也。次名二百。繩孟之子。孫女四。皆年幼。不孝以罪戾之身。哀號苦塊。何心述次。惟恐先君子生平志事。湮沒不彰。故染淚霑血。謹述大略。倘蒙大雅矜鑒。錫以鴻文。用光泉壤。則存亡感德。永垂于無窮無窮。民國十年夏曆辛酉歲二月十五日棘人陳柱泣血述。

又近接邑中耆舊書。知尚有一事足記。而前文漏載者。附錄於下。

邑中賓興館有田若干頃。向以無水荒廢。至先君子任職時。則爲之通水利。田遂可耕。于是賓興館每年增收稻數萬斤云。男柱謹附記

老母墓誌銘

廿五年

我母諱坤元。字資生。容縣大南鄉杜武秀公之長女。年廿一。來歸我父幹丞公。爲繼室

。時清光緒六年正月初八日也。年廿四。生吾姊佩瓊。後適金氏。年廿七。生吾姊佩華。後適文氏。年卅一。生柱。卅六生吾弟瑩。我母生於清咸豐十年八月初三日。終於民國廿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夏曆六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後於吾父之卒十有四年。葬於青松園之北。獨山之巔。孫四人一百二百三百四百。孫女七人。荔英松英梧英蕙英蘇英蒲英海英虹英。荔英二百瑩後。餘柱後。我母初歸時。家貧甚。饘粥幾不繼。初吾家本富厚。曾祖父時至以斗量錢。及祖父經咸豐之亂。家人盡被虜。傾家產之半以贖。亂定後。出資修邑城。築道路。輕財如敝屣。趨義若嗜欲。好俠卹貧。家遂日困。後又宦死雷州。我父昆弟傾家財與棺歸。家遂四壁立。我母知書。家事一手治之。俾我父能盡力於外事。以儉勤爲子女先。柱七八歲時。每旬日不食肉。我父恆不家食。母子四人。共食雞子一枚而已。四時衣履以至剃髮。皆我母躬自爲之。勤勞至老不衰。臨終前猶將諸孫女被帳。躬自紡織。人人皆備各稱意然後已。我父雖謹慎。爲宋理學儒。而好俠略有祖父風。戊戌。土寇連陷數邑。我父督率團練。與邑紳克復邑城。辦團練。修城

池。興學務。所至有聲。兼職雖多。往往以已俸分贈同人之貧者。故我父雖爲邑名紳士。任要職。而吾家清寒如故。賴我母勤儉力作。得免於饑寒。我父常誦言曰。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初武秀公惟一女一子。愛之甚。恆言曰。吾女當嫁一文秀才。擇婿甚嚴。久之。媒者說曰。北流蘿村陳家有一秀才。公立允之。已而流言者曰。陳家秀才。鬢鬢有鬚矣。武秀公大恐。爲之不怡者累月。及嫁。送嫁者歸。皆曰。陳家婿。名秀才。且尚少年也。則又大喜過望。俄聞其貧。則又以爲憂。賴我母能安之而時尉之。久亦釋然。我母常謂柱曰。惜爾外祖父不及見爾及爾兒一百之成立。以尉其愛女之懷也。柱年五歲時。聰慧頗異常兒。九歲。四子書五經盡熟。九歲後。性忽異。好鬥鷄走狗。鄉村之豪。皆面折之。幾死者屢。無賴子以博具招搖鄉中者。柱每見必擊毀之。大爲鄉族人所非笑。曰。此兒必不得其死也。我母亦憂之。常謂我父曰。吾兒天資高朗。性強項。善誘之必能成名。不然必敗吾家。其後柱遂折節。發憤誦讀不出戶者三年。嘗以李膺陳蕃自負。母有智慮。嘗爲鄉族人斷曲直。虔事祖宗。不詭鬼神。明大體。無婦人仁

。屢經家難。均能自克。自吾弟之碎。繼以吾父及吾妻楊靜玄之喪。皆不作佛事。曰。吾人生時俛仰不愧天地。外內無慚人已。死何所禱也。我父歿後。柱嘗欲在家侍養。我母曰。男兒生當有四方之志。若困守一家。是鄉愿之孝而已。爾若欲爲孝子。當出外求名師友。努力修行立名。家事吾雖老。猶能理。爾毋念。柱唯唯受命。嗚呼。豈料一別竟不能聽我母臨終之遺令邪。既葬之六月。二姊共言曰。吾弟曷不自爲銘幽之文。遂涕泣敬受命。銘曰。

是爲吾母之幽墳。下視無際摩蒼昊。萬山來朝斯其君。慈神洋洋臨後人。泣而銘之昭千春。

妻楊靜玄墓誌銘

二十五年

妻楊氏。名靜玄。字靜園。鬱林雲石鄉人也。能讀書。工刺繡。年十七來歸余。少余二歲。其事舅姑未嘗有一言之不順。吾弟早卒。吾母憐弟婦早寡。及弟兒女早孤。事事曲

順適之。鄰里人頗向吾妻道不平。妻曰。豈有父母生二子而愛之不均者哉。且吾夫有名聲於時。母寧不愛之。愛吾夫寧不愛我及吾子。所以者以夫弟早謝世。重傷弟婦心耳。吾母聞之曰。婦可謂識大體。其教子也未嘗見其怒。吾性急。往往痛責子女。妻在旁絕不作一言。俟吾去。則徐徐謂子女曰。爾實大錯。後宜改。毋再然。余或怒之太甚。妻在旁。亦絕不出一言。俟兒女退。則徐徐謂余曰。小過人孰不有之。略開悟之便已。何必大怒傷氣。其御下也亦不聞其有惡聲。然家中男女侍役甚畏其威嚴。如畏吾母。佐吾母治家。一一皆如吾母意。吾婚未一月。重游日本。歸國後。游學海上。不歸家者六七年。訖居梧州。爲省立第二中學校校長。始常得與妻同居。已又避仇錫山。吾母不忍吾夫婦多乖離。欲遣吾妻同行。妻曰。吾夫父喪未久。豈宜以眷屬相隨。吾教於中學大學二十餘年。所得俸供子女求學外。悉以藏書。家中連吾父所積藏書數萬卷。百越地卑溼。藏書多蠹。經年不曝。盡爲蠹糞矣。吾離家每間四五年始一歸。妻每年四時爲我曝書。常笑曰。人家曝穀我曝書。人家數錢我數書。人家喫錢我喫書。以某年某月疾卒於

家。年四十有一。葬於青松園之北。獨山之南。父某。清鄉試副榜。子三人。一百三百四百。女三人。松英梧英蕙英。一百金陵大學哲學士。美國康乃爾大學心理學碩士。畢業斯丹福大學博士院。教授光華大夏兩大學。餘皆在校。既葬之某年。其夫陳柱爲之銘曰。墳之中。妻之宮。墳之外。蒼蒼松。千萬年。盤蒼穹。

記家園

六年

吾家於大容山之近傍。環吾家者皆山也。背曰一嶺。謂其高出半空。如一字之形也。面小陵。松樹幢幢如蓋然。門外有小溪。清淺可浣紗。可垂釣。沿溪而西南行百數十步。左望則隱然見天竺之秀。(天竺山俗名羅政山)左去半里許而北上。爲斗口之江。崖壁如懸。水流往往成瀑布。夜臥吾家之西廳。秋水時至。則潺湲之聲。如在枕下也。家有後園。園中無雜樹。惟荔枝樹五。大三四抱。高百餘尺。枝蔭十數丈。門外復有荔枝樹四。高大與後園等。而雄秀過之。東有大花園。可數十畝。其北連後園。南通大門外。園中

花草果樹無所不植。四時之芬香。與夫四時之蔬果。未嘗絕也。而尤以竹爲盛。蓋種以數十。竿以萬計矣。故自東方之小陵而望吾家。但見青翠一色而已。家之內更分東西廳。相隔三四丈。大人居其東。謂之東廳。其西則爲吾所寓。所謂西廳者也。西廳之前有小園焉。成長方形。凡紅白並蒂之蓮。蘭芷菊桂之屬。亦百數十種。多以器植之。每當明月之夜。涼風振動。花影雜亂。芬飾不絕。嘗爲之誦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之句。賞歎久之。園中有小池。金魚在焉。而置假山於其間。斜陽將下。山影波光相射。池邊獨立。恍如泛舟五湖也。東廳之後。復有小園。形成平方。異花奇草。或在器中。或在地上。雜錯而見。其數則與西廳相若而鮮有同者。園之東北隅有樓屹立。余年十三四。曾讀書其中。馮窗頰視。則吾家前後外內之花樹。皆隱約可見。蓋此皆近在吾家。而時時可遊賞者也。其稍遠於家而可以朝夕一遊者。則去家而北上。不半里有園焉。曰。青松之園。中有小溪。嗚咽欲絕。凡梨桃荔枝之屬。亦各以十數。而松獨多。蒼秀參天。故以松名。吾祖母之墓在焉。墓旁草木甚衆。而墓則未嘗生一草。終

年常潔。每當祭掃之時。坐松樹下。松濤滾滾。鷹啼鶴叫。相與和之。爲之低徊不忍去也。園有茅舍三四間。前後翳以青梨。當五六月間。荔支成熟。登梨樹而望吾家。惟見錦繡成球。如紅霞之燦起。火煙起於樹間。羣禽翔於煙中而已。去家而西。將半里。復有園焉。曰百荔之園。凡栗柑橙橘之屬。亦莫不備有。而荔獨盛。大將合抱。枝蔭相接。每當炎夏之際。消搖其下。不禁有涼秋之感也。茅屋數間。前有方塘。塘邊有甘井。以之煎茶。則久而彌芬云。又南去家十餘丈。復有園焉。曰上地之園。其地小於青松百荔。而樹之種類頗多。土地與人境相接。幽遠閒雅。誠不逮東西二園。然土地高峙。嘉樹勃鬱。殆晉人所謂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者也。又有清溪繞其東北。其曲折之處。有陂焉。陂深而綠。水流涓涓有聲。吾嘗據園而坐。頽瞰而靜聽。翡翠翔於水上。黃鶯噪於樹間。相忘而居。不復知余爲人也。凡吾家之園。内外有七。皆吾先祖與吾父之所經營者。大小不一。花草果樹。類以數百計。凡來遊者。皆云近地所罕遇也。憶余童時。少弟未長大。二姊皆已嫁。大人又多從公於外。余侍太夫人家居。寂寞林園之

內。一家之中。惟有鳥聲蟬聲嘈雜於耳而已。及稍長。心復孤介。絕與鄰兒遊。嘗獨移案於園中。歌誦蕉樹之下。所與知者惟遠方一二知友。不常遇。遇則輒遊於百荔之園。醉臥於荔樹之枝。當此之時。蓋自以爲巢由復生也。而自爾以後。一別家園。忽忽十餘載。回憶前遊。遂隱隱如隔世事矣。嗟夫。其孰爲而然哉。

記桂林之游

六年

自蒼梧解纜。帆腹方孕。櫓聲亂雁。青山夾岸。綠髮長眉。臨水作鏡。翩翩自憐。凡二日。抵馬江。地如半島。居戶星稀。炊煙數條。因風斷續。信宿而去。層松亂竹。被嶺填壑。青翠上流。雜以紅葉。益見玲瓏。倚枕看山。久不知倦。俄而水聲滂湃。舟人哀號。手足忙亂。如臨大敵。孤舟飄搖。坐不得定。知是上灘也。舟人告余曰。是爲羊灘。行三日。抵昭平。再行上松陵峽。箭流雷激。石浪雲飛。舟子氣竭。咫尺不前。水小於海而險於海。石猛於虎而餓於虎。纜逾東牽。船益西向。稍一不支。便膏石齒。諺

所以有拌命上松陵。妻子嫁別人之言也。自此以上。所經有稱鉤、竹港、下桂花、上桂花、怒、甌、勞力、象棋、大黃牛、小黃牛、大弓、金雞、白馬、上標、小貝、大貝、七里、大峽、小峽、諸灘。每上一灘。叫呼之聲。如萬馬同嘶。和以鄰舟數十。又如秦人坑趙長平之卒。哭聲震天地。令人神凜骨驚。忽而齊聲曼唱。又如樂作。則灘盡出險矣。又閱二日。抵平樂。恭城河與灘水合流處。頗似蒼梧灘江與西江合流處也。又三日。抵陽朔。經留公塘。凡前所經。川流皆峽。至此河面忽擴。局勢頓開。有如湖然。故以塘名。陟岡登寺。無數遠峯。咸集眼底。高者如人。或老或少。或男或女。靡不當焉。橫者如獸。或如羣羊出牧。爭走後先。或如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玲瓏者如玉。叢集者如篁。遠樹疑人。山樵似狄。水則百尺見底。彌望無波。白石搖搖。如在水面。游鱗上下。如在空行。愛不忍舍。徘徊數圍。忽已黃昏。維舟山下。酤酒山部。釣魚曲渚。二三詩徒。陶然便醉。清夢才就。淒然又醒。微聞灘聲。遙和鶴叫。愛其清冷。倚檣而吟。漁燈三兩。如星隱見。山疲欲睡。月寒依人。團團白露。催我二毛。歸戶就寢。

逾時欲旦。白日未出。先之以靄。羣峯冠之。如芙蓉萬朶。卓立天池。不知何處更能得此偉麗。雖萬西湖。豈能易哉。行未遠。抵馬山。一名畫山。千丈懸崖。如家壁立。舟人云。有馬十二匹。人愈貴者見馬愈多。岑春瑩能見十四。予言能見十一匹。舟人不信。曰。先生豈能貴於岑春瑩。予曰。岑所貴在官。我所貴在我。舟人不能解也。二日。抵桂林。山勢更偉。氣象萬千。逸不及留公塘。雄乃過之。千峯萬嶂。爭長追高。直欲雄據青天。自爲邦國。飲漢吞日。以爲生活。豈止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留公塘如綽約處子。桂林如燕趙悲歌慷慨之士。留公塘如晉宋人。桂林如秦楚之際人。留公塘如讀李長吉詩。桂林如讀孟東野詩。留公塘如讀世說新語。桂林如讀項羽本紀。留公塘如二王墨妙。桂林如北碑。

登獨秀峯。金虞詩所謂峨峨玉筍班。獨秀如卓筆者也。山在王城內。孤標特立。氣欲干雲。遠望諸峯。環拱而朝。山下有讀書巖。顏延之讀書處也。有石刻黃山谷書五君詠。顏詩險澀。黃書聳拔。亦足以況桂林諸山。西麓有太平巖。俗名留海洞。又有雪洞。

。在山之西壁。石乳下垂如雪。

伏波山兀立江瀕。高可千丈。與獨秀峯可稱南天雙柱。遙相顧盼。上有伏波將軍祠。下有還珠洞。洞下臨淵。其深百尺。水蓄山根。波搖山影。山之綠與水之綠相加。其和如萬大碧玉。平鋪江面。紅日卓午。金光煥發。吾嘗登山巔。得句云。孤峯敲白日。隊水作琉璃。後竟不得續也。還珠洞去水面不深。非舟不達。廣十餘丈。夏夜飲酒。涼氣滌人。雖一石亦不醉也。

七星山。七峯位如北斗七星。故名。山下有巖曰棲霞洞。初抵山前。萬樹迎人。風吹綠動。作招手狀。巖口函然如人張口。內高廣可數十丈。石皆作海濤形。窗日斜窺。又作雲靄色。疑女媧氏時天即似此也。上有巨鰲。負天而飛。巨口長尾。或曰此古代鰲魚化石也。理或然矣。束柴作鐙。魚貫進洞。洞口甚小。低者蛇行。高者援攀。每過一小口。則穹然洞開。如阿房長楊。大者或數倍。奇石無算。皆石乳所成。盡作龍鱗形。有由下而上者。有自上而下者。有上垂下指如張齒者。有上下相連如柱者。其形有如刀

者。如劍者。如俎豆者。如牀几者。如硯者。如筆者。有如鐘鼓者。伐以巨石。此鳴彼應。聲回回如春雷然。有如鳥者。有如獸者。有長而蜿蜒如游龍者。有高而落落如長松者。翼然起者如飛鸞。繚然旋者如舞鶴。幽思者如征婦懷人。怒髮者如壯士去國。有靜如佛者。有玄如道士者。有如公孫大娘舞劍器者。有如王景略捫蝨而談者。有如農人耕田者。有如漁父張網者。凡長人封狐。雕題黑齒。雄虺九首。以及鬼夜哭。馬生角。鷄三足。臧三耳。卯有毛。丁子有尾。鈎有鬚。昔以爲誣。今皆實有。下有澄潭。潛流千里。或云通湘之九疑也。其深不測。隊以石。則隆隆之聲數十擊而後息。蓋每隊一石級。擊石一響。愈深則響愈微矣。委折凡數十迴。如經數十天地。彫刻衆形。出造化意外。微光一點。遠望如星。行抵石橋。忽穿山背。其水清冷。觸之如冰。飲之者有夷齊之志矣。禹潦不滿。湯暎不枯。出洞登峯。七凌其五。倦雲屢隊。驚石欲飛。

桂山在城內東北隅。古多桂樹。故名。桂林之得名當亦以此。山有三峯。或曰。前峯昂昂如獅首。中峯宛轉如獅身。後峯巖崿如獅尾。然則何不一名獅山乎。巨石片片。如役

萬夫所疊。故又名曰疊綵山。山上有洞曰風洞。一穴噫氣。雖夏猶寒。何必萬竅怒號哉。穿洞而望。則堯山隱天。孤高自賞。灑江如帶。繚山成圍。

門鷄山。在灑江邊抗敵之意。令人肅然。是宜遠觀耳。

象鼻山亦名灑山。在城南二里。何來香象。獨立江中。卷鼻成巖。空明如月。舟逕其內。如遊月宮。嗟乎。天月如水。水月如天。如此人間。何必天上。

游始於戊申夏秋之交。終於己酉之秋。記於丁巳之夏。以昔歲之游。斯樂爲最。及其未忘。追爲之記。

八桂清游圖記

十七年

同游者黃賓翁。吾家斟玄定謨與余而四。從蒼梧揚帆行。緣江上。兩岸皆土山。愈上水愈綠。山愈峻。將抵昭平。始略見平蕪。山愈好。綽約如逸姑射仙人。雖江南之西湖。不能及也。夜招從游諸生陶守中等坐船頭狂飲。高歌余前游桂林詩。曰。我愛桂江水。

清如碧綠酒。死化桂江魚。江水不離口。又歌曰。我愛桂江山。淑靜如處女。死化桂江鳥。江頭常對語。碧綠酒。桂林名酒也。相與同聲而歌。響徹雲霄。聲震山谷。明月欲下。流魚出聽。山部笳聲忽起。俄而步槍聲起。人馬聲起。鄰船呼盜之聲亦起矣。韜玄定謨大恐。余與賓翁及諸生飲且歌如故。痛飲幾達旦。故賓翁詩曰。星餐露栖不得息。鶴鶴宵嘯吹薛篋。先生豪飲方高吟。料有詩名動綠林也。一路土山甚可愛。抵平樂。始見石山。有老榕一。臨水枕影橫臥。枝葉垂垂欲撥水。苦旱數日。息此嘉蔭。濯足清流。遠望黑雲如墨。又如石壁千萬塊。欲從天邊墜。可稱快意矣。石峯屹然。狀甚雄偉。如金剛怒立。森嚴令人可畏。然而令人不能不愛。江邊人家三五。或半山。或山下。或小商。或農家。久在市井囂塵中人來此遇之。莫不羨之如高隱。歎爲羲皇上人矣。高樹尤森秀。如三軍列隊立。風聲如角聲。蟬聲如樂聲。送涼氣到枕上。清夢一覺。舟又別一境矣。平蕪遠天。與江同碧。山不石而土。娟麗益無雙。草樹葦嶽。山色靄然。望之令人和平溫厚之氣。悠然生於懷。不覺高吟言念君子溫其如玉之詩矣。行約數里。

抵平樂。遂舍舟陸行。奔車如飛。萬峯如劍。向人迎頭痛擊。由是而陽朔。而涼風。而桂林。忽水忽山。水青於藍而寒於冰。山瘦於僧而多于人。舉目而望。但見山不見人也。山似亂非亂。石之瘦皺透。無不有。其多且奇。難以言語疏狀矣。吾嘗謂同游者曰。江南園亭以假山相尚。多可賞者。若桂林陽朔間之山。其狀與江南假山同。而偉大乃千百萬倍。綿延千數百里。蓋天帝之一大花園。園中之無數假山也。不知何年謫下於此。故江南之假山。可稱爲人假山。桂林陽朔間之假山。可稱爲天假山。黃賓翁嘗謂余曰。吾嘗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畫。凡山其力無不下壓而氣則莫不上宣。故說文曰。山宣也。吾以此爲字之弩。筆欲下而氣轉向上。故能無垂不縮。凡水。雖黃河從天而下。其流百曲。其勢亦莫不準於平。故說文曰。水準也。吾以此爲字之勒。運筆欲圓。而出筆欲平。故能逆入平出。凡山。一連或三峯。或五峯。其氣莫不左右相顧。牝牡相得。凡山之名。其左者莫不皆左。右者莫不皆右。凡水其波浪起伏無不齊。而風之所激則時或不齊。吾以此知字之布白。當有顧盼。當有趨向。當寓齊於不齊。寓不齊於齊。凡畫

山。其轉折處欲其圓而氣厚也。故吾以懷素草書折釵股之法行之。凡畫山其向背處欲其陰陽之明也。故吾以蔡中郎八分飛白之法行之。凡畫山。有屋有橋。欲其體正而意貞也。故吾以顏魯公正書如錐畫沙之法行之。凡畫山。其遠樹如點苔。欲其渾而沉也。故吾以魯公正書如印印泥之法行之。凡畫山。山上必有雲。欲其流行自在而無滯相也。故吾以鐘鼎大篆之法行之。凡畫山。山下必有水。欲其波之整而理也。故吾以斯翁小篆之法行之。凡畫山。山中必有隱者。或相語。或獨哦。欲其聲之不可聞而可聞也。故吾以六書會意之法行之。凡畫山。山中必有屋。屋中必有人。屋中之人欲其不可見而可見也。故吾以六書象形之法行之。凡畫山不必真似山。凡畫水不必真似水。欲其察而可識。視而見意也。故吾以六書指事之法行之。今以賓翁之言論之賓翁斯圖。不其信哉。圖成於桂林。時同寓壘絲山下。民國十七年夏秋之交也。余爲篆額曰八桂清游圖。又集毛公鼎字題曰。國畫之光。吾師陳石遺先生及潘蘭史張孟劬夏劍丞楊鐵夫諸詩家皆有詩。

憶舊游

廿四年

吾平生最喜作山水之游。然十年以來。以有漫游海外之志。於國內名勝。竟鮮游覽。而最堪記憶者。則莫如十七年桂林之游。與廿一年天平山之游而已。十七年桂林之游。有老畫家黃賓翁先生同游。廿一年天平山之游。有女畫家王道真女士同游。凡今之游者。幾莫不攜照相機以攝取名勝之景。誠以一時之游。時過即逝。他日追思昔游。而雪泥鴻爪。反在彼而不在我也。有山水攝景者則不然。歸而陳之几案之上。則昔日之游。常歷歷在目前矣。其樂豈止一時之游而已哉。若與畫家同游。則更十倍其樂焉。蓋名畫家之游山水。必寫真焉。其寫真也不特求其真而已。必有筆墨之高致。以寫其胸中之懷抱焉。凡山水之靈。與吾心之靈相遇。所謂天人相與之際者。惟工於畫者能傳之。斯固非機械之影片所能萬一者也。當吾隨老畫家黃先生游桂林也。每遇一名勝。則必詢其地名。詳其古蹟。而黃先生則必取筆與紙爲之寫其形態。貌其草木。凡自昭平以至桂林。匪不

有名勝。名勝匪不游。游匪不畫。凡游共二十餘日。寫真數百幅矣。黃先生爲余畫自昭平至桂林長卷凡三大許。曰八桂清游圖。黃先生自題詩其上曰。滄孺香鳥囂塵高。揭來灘水尋游橈。數日昭平又平樂。林光浮翠山峇嶢。舟人苦嘆奔湍細。前灘漸端後灘繼。星餐露栖不得息。鶴鷗宵啼吹葦葉。先生豪飲方高吟。料有詩名動綠林。月黑風微催曙色。澄波寂寂空江潯。我家黃山近百里。三百六灘漸江水。天都蓮峯盡錯透。傍宅豐谿更清泚。今圖八桂峯之奇。琴尊閑暇君應披。攜將北流重題記。字古禹穴句漏碑。予亦題長詩一首。詩見待焚詩稿。今弗錄。歸滬以示新建夏盟人敬觀先生爲題七律一首云。眼底胸中鬥怪奇。無聲詩匹有聲詩。是巖通徑川流峽。使墨如煙筆似錐。匝地徒歌驚上界。彌天豪思壓南陲。平生塊壘能澆否。祇許扁舟酒伴知。羅浮潘蘭史飛聲先生題七絕二首云。丹青好手老黃郎。興到題詩輒擅場。却爲名山添草藁。淋漓揮墨似清湘。風洞雲根海內奇。柳州未至可無詩。桂林只在鄰鄉裏。杖策相尋老不遲。潘先生題詩時。爲庚子七月。年七十有三矣。尚擬作桂林之游。以補平生之憾。不料游未成而身已作古

。古人思秉燭夜游。有旨哉。有旨哉。錢唐張孟劬爾田先生亦爲集義山題五律一首云。桂林聞舊說。仙路上闌干。四海秋風闊。中華上象寬。歸舟天外有。霜野物聲乾。而我何爲者。清香披蕙蘭。香山揚鐵夫玉銜先生題七律一首云。桂林山水天下聞。植壁秉圭何紛紛。全仗浙江五色筆。寫成陽朔千山雲。北流故鄉今有此。南海以外何足云。我幸生平一蠟屐。不然慚愧對松曛。吾邑北流去城廿里而近。有句漏白沙諸洞。其奇不減桂林。而石山蜿蜒數十里。如長蛇。如屏障。橫於吾鄉之南。邑城之北。桂林石山以巖刻勝。北流石山以雍容勝。桂林爲霸才。而北流則藹然王者氣度矣。故鐵夫詠桂林而因及北流也。吾師侯官陳石遺先生。近復題長句云。年來思作桂林游。柱尊振心去北流。振心招我游羅浮。桂權趁此焉可休。柱尊聞之亟過我。手持一卷狹而修。黃君賓翁之手筆。玉簪兩岸紛相繆。太湖玄墓真假山。化身千萬散峯頭。武夷之玉女。湖口之小姑。亭亭獨立殊無儔。巫山十二衡七二。縮而小之置壑丘。元章硯山一品石。放而大之差與伴。茲爲桂林陽朔之真相。甲於天下棄遐陬。今我案圖往索求。未識悉如此圖不。

先題此詩作息壤。歸來刻意重雕鏤。未幾先生即作羅浮桂林之游。時今年六月也。先生年八十矣。黃先生又爲余作桂林八景圖而題清道光間羅星橋辰之詩於其上。其一曰東渡春瀾。其詩云。潭光抱蔚藍。燦碧浴千仞。上有金銀臺。靈旗盪風影。珠薏何日還。浪止雲烟靜。蓋其地爲伏波山。山有洞名還珠。洞有米老小象。山頂有馬新息侯廟。其二曰。西峯夕照。其詩云。返照入石壁。西峯壓層巘。上有鸚鵡王。跌坐窅窳偃。牛背閃斜陽。短笛風悠遠。其地爲夕陽洞。洞爲隱山六洞之一。其三曰桂林晴嵐。其詩云。雲壑繚以深。中有神仙宅。是曲皆可致。虛室自生白。夕翠幻成嵐。飛黃肩可拍。其地爲華景洞。洞有鐵佛寺。在寶積山北。其四曰。棲霞真境。其詩云。岑峯絳霄迴。森列杓魁形。一竅通九嶷。仙窟通幽扃。然犀下無底。天地皆純青。其地爲七星巖。巖在棲霞山。山在灑江東。七峯並列。如斗杓然。故名七星巖。又曰棲霞洞。其五曰青碧上方。其詩云。開元古招提。爲訪詩僧至。茶瓜供清緣。山水結文字。古松聞化龍。無復覩蒼翠。其地爲開元寺。有隋唐古松一株。有僧水月。能詩畫。與齊己貫休齊名。其六

曰洞口韶音。其詩云。石氣曠蕭散。飛臺帶煙樹。和風爲誰來。一葉落琴處。北望湘波深。顏雲愁不渡。其洞在虞山。名曰舜洞。又曰韶音洞。前有舜祠。旁有南熏亭。其七曰。訾洲煙雨。其詩云。瓊斧剝石骨。圓輝貼波起。潑黛翠森森。冷蝕半江水。誰驅香象來。月印千潭裏。訾洲本名訾家洲。其西有象鼻山。山下有水月洞。山上有石壩。唐元常侍改曰宜山。其八曰堯山積雪。其詩云。三土爨成垚。川氣冒之上。雲謫波亦詭。摧唯殊萬狀。六月飛玉霰。誰家濟澣纒。蓋其山多白雲。儼若雪壓。故云。星橋八詩。可謂生造險澀。欲與桂林山水爭奇矣。今吾於親友雅會之際。展圖共賞。未嘗不按圖而指曰。是某山也。某洞也。某水也。吾昔日曾看黃賓翁先生寫真處也。是某亭也。某臺也。吾昔日曾與黃先生大醉處也。見者莫不欣羨。其未嘗指名者。則又必問曰。是何山耶。何洞耶。何水耶。則吾又必一一指以相告。則今日讀畫之樂。又豈特恍如舊游而已哉。凡昔日不得與游之詩人酒客。今皆若臥游而笑譚歌咏乎其間矣。天平之游。女畫家王道真外。尚有詩人馮振心兄。十月某日。由胥門徒步往。予以游山興急。步速在

前。馮詩人與王女士在後。王女士每遇佳處則必畫。馮詩人必遇佳處亦必詩。既下山。憩乎山亭。買酒小酌。王女士理畫稿。馮詩人理詩草。余亦興到成小詩。載待焚詩稿二集中。今亦不錄。歸塗中。王女士許我以天平山之畫。馮詩人許我題詩其上。不謂別數日。王女士竟歸福州。及今無音問。畫不可得。詩亦不題。而天平之山。遂遠不如桂林之山之長在吾臥遊間矣。守玄子曰。桂林羣峯怒立。若萬弩向天齊發。與天爲讎者。又如項羽韓信指揮數十萬衆相與決戰。時而萬馬突奔。衝鋒陷陣。時而整然肅然。森列無聲。其境界實與老畫家爲宜。天平山雖奇石如笏。萬松不斜。在江南號爲偉觀。而尚不脫明媚之態。於女畫家爲宜。

茹經堂畫記

廿五年

震澤自神禹底定。實爲東南之奧區。吐吞七十二峯。龜蚪之都。禽獸所京。容涵淵停。于何不有。神明之氣蓋與天地通流矣。其東有五里湖。五里湖之西有寶界山。實爲明時

王仲山先生父子隱居讀書處。歲在闕逢。吾師唐蔚芝先生七十縣弧之辰。門弟子張廷金胡端行傅煥光等。建言於衆曰。吾師以孔孟之教教國中數十年。弟子遍天下。多能守吾師之教。以道德文章工業聞於時。吾師之教在人心。吾師之功在國家。當茲覽揆之朝。其可以無紀。僉曰。然。於是相地茲山。幻工仵材。不陋不奢。高閣飛甍。出入雲烟。朱門崇垣。玲瓏湖干。足以隆道尊師。足以紀綱人倫。工既終功。名曰茹經堂。仍吾師舊名也。春夏之交。雨時風和。萬物並育。山木扶疏。大明在天。炎熊混茫。湖光萬射。搖人目光。同登斯堂。悅見聖人之和。一葉驚秋。萬竅怒號。四山無聲。廓然雲霄。湖水千尋。欲見其底。鱗鱗秋波。與天爲際。同登斯堂。悅見聖人之清。霜雪既降。朔風如戟。波森浪沒。萬怪惶惑。碩果既潛。飛龍避穴。天地凜烈。陰極陽動。含章待發。同登斯堂。悅見聖人之任。若夫天地之精。湖山之靈。消息虛盈。與時降升。魚以之躍。鳶以之飛。如見聖人之時。尤斯堂之大觀哉。東望九龍。崇山制天。西望龜頭。拔浪汲淵。南望蠡園。又南爲仙蠡墩。則春秋時教越王句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

菊園讎極國難。功成身退。放浪湖山。自號鴟夷子皮者之遺跡也。吾師之門黨亦有聞風興起者乎。語畢。相與揖拜獻爵。以爲吾師壽。吾師斂然辭讓曰。鄙人何足以當之。雖然宣聖講學。後有況軻。不揀秦燔。終興漢劉。宋有程朱。明則陽明。或功於時。或興將來。鄙人老矣。惟諸君是望。於時落成。四方觀者。接踵摩肩。黃山黃賓虹先生吾師老友也。繪事爲當代第一。來歌斯堂。爲吾師繪斯圖。人與湖山。俱壽萬年。

記游虹口公園 廿五年

丙子暑假。七月新秋。暑氣猶炎。炙人似火。困居一室。行坐難安。豆泣釜中。殆無以喻。爰攜諸女。爲虹口公園之游。先過乎族孫千鈞之館焉。至則粉果沙梨。祭已盈案。少年枵腹。肆其鯨吞。予雖不食。看而快意。於是相約就道。更添香果。彳亍而行。須臾遂至。青桐盈門。列隊而立。風吹葉動。如翔翡翠。涼意沁人。頓忘炎熱矣。入門左步。經乎詘曲之徑。止乎蒙茸之島。綠陰四圍。茅亭半見。微風乍起。水波隨動。鳥

人三兩。默爾垂綸。詎思莊叟之筌。何異任公之釣。誰爲鷓蚌。自失風波。予乃假寐。繆以永思。等大塊於微塵。則海外九州之地。在呼吸焉。齊毫末於邱山。則足下一錘之土。有世界焉。小大既自無常。得喪豈不在我。且巢林之鳥。不過一枝。飲水之鼠。所期滿腹。而何以互相吞噬。起於不足。得非天地不仁。以殺機爲生氣。抑豈人性本惡。以能奪乃能守乎。才欲寤言。日漸西降。青草如茵。與天共碧。俯仰恍惚。忽迷上下。曠似此身。倒插天上。出戶而行。不及百步。族孫千鈞。飯予小店。容藜之室。忽患人滿。對酒不飲。歡已如醉。提攜壺觴。又回書舍。姪女雅梅曰。今夕何夕。故鄉歡迎。郎織女時也。則相與把酒對酌。樂骨肉之情話。敦宗族之歡誼。酒闌獨步。秋氣漸涼。萬籟寂其無聲。白露忽其欲滴。銀河在望。似聞灘聲。遠星掛天。倏明倏暗。豈上帝將眠之際。抑牛郎翦燭之時。如此夜游。超乎象外矣。

追記故鄉山水

廿七年

由北流城北行。約十里。過大風門諸石山。爲暗螺嶺。登嶺峽。遙北望。約十里許。有

大山。森然數千尺。如許祭酒所謂象君坐形者。吾家所枕之一嶺也。嶺有三峯。中峯突出。村人謂之鼻子。鼻者管輅所謂天中之山。高而不危。則亦其宜也。登山之巔。俛視遠近諸山。一一環拱。縱橫數十里。莫不呈於眼下。有君而期萬衆之象。山之麓爲吾家之涉趣園。亦名青松園。園有荔枝。有栗有山茶有桂。有松最偉。故名。吾嘗欲開山之巔至山之麓爲梅園。多事未能也。園之麓。吾祖父別墅之遺跡存焉。園之西有社焉。曰上社。有巨松大約數圍。黛色參天。其下雜樹無數。四望不見天日。

由吾家東南不半里有小嶺焉。曰下社嶺。以嶺之西麓有社曰下社故名。古樹蔥蒨。巨藤自樹杪而下。無慮千百。將至地而復上。委蛇反覆。初見咸畏以爲巨蟒。時有蛤蚧鳴於樹穴。蛤蚧者四足之蛇。長約四寸。肩大如二母指。其首部能轉紅白黑三色。能百日不食不死。能鳴者聲如合介。故名蛤蚧。兩粵人以爲補品。不能鳴者村人名曰十二時犀。以傷人歷十二時始愈也。人無食者。社下有小溪。上則羣蟬鳴樹。下則綠水淪漣。聲色絕幽。

由吾家而東不半里。有小山。曰雲山。其寺曰雲山寺。寺有觀音殿。有孔聖殿。並祀關張。其西爲僧房。四周皆荔枝。隔人家以小溪。昔在童時。有僧居此。庭前築石假山。山下有池。池內有金魚。秋菊春蘭。英華不絕。維新後。僧去寺空。稍稍荒歲。其後舍姪拔挺課徒於此。痛加芟除。寺東闢小園。吾每至。坐石几。飲岩茶。聽鳥聲鷄聲蟬聲牧童呼牛聲耕夫驅牛聲學童讀書聲。雜然亂耳。亦一樂也。吾嘗與諸姪大飲於此。年少志盛。斗酒一吞立竭。曹子建所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者。殆無以過。往往午夜始散。羣從十數人。放聲大歌。聲震山谷。村犬盡吠。村人驚爲賊來。寺旁有小叢篁。內多大水蛙。以天將雨則鳴。故名。又名爾我蟲。雄呼曰爾。雌應曰我。其蟲巧於避人。人絕少見其形者。聞大不逾名指。而口甚巨。聲甚洪。千百成羣。聲震半里。予嘗於醉罷與諸姪過其處。潛行而窺之。稍聞足音即寂。終不得見也。

由下社嶺稍南不及四分之一里。爲蓮塘村。其地昔多蓮塘。故名。昔當盛時。士女游

此。頗有漆浦芍藥之觀。故好事者爲之謠云。妾如蓮花紅。郎似蓮花白。紅白開並頭。鴛鴦飛比翼。又云。妾貌如蓮花。妾心如蓮子。心苦郎不知。但愛蓮花美。又云。蓮花紅。紅蓮葉青。儂正南來郎北行。東邊日出西邊雨。說爾無晴又有晴。今則故家零落。景物蕭條。無復昔時逸豔矣。其地有巨樟。大數十圍。枝葉扶疏。覆蔭數畝。相傳唐時物也。年久空心。傳有狐精居中。一日爲鄉人所見。以火薰之。火入空心。遂召焚如。月餘火滅。樹死。狐死。鄉人之薰樹者亦死。

吾蘿村分上中下三部。左右前後皆荔枝。蒼翠森然。遠望樹色飛簷相錯間出。吾家居上部。曰良田。吾高祖輔邦公之祠在焉。旁東西而家者皆高門大屋。門外皆大道康莊。可容高車駟馬。祠南有池塘。祠後及左右皆荔枝。樹皆兩圍三圍。祠門正對暗螺嶺峽。嶽約十一二里。峽自邑城來者。登峽而望。已能歷歷指示祠之形勢矣。據形家言。其後當有達人。或云非達官之謂。蓋碩學通人足以名世者。余未敢信也。

去良田西南不半里。爲吾家之百荔園。吾祖父之別墅遺跡尚在焉。園有杉有竹有芭蕉。

有楠椽。而荔枝獨衆。約百數十株。故名。門南有塘。吾祖父在時。常種蓮養魚其中。春秋佳日。與客游釣。所謂方塘水白釣渚蓮紅者庶幾近之。又南去爲指月樓。吾祖父賞月之所也。今則地已荒圯。遺跡空留。咸同亂後。地已易主矣。令人不勝憑弔。指月樓之西。爲斗口之江。其山曰斗口之山。邑志題曰龍門陡口。江水淺處可涉。深處或數丈。淺處白石粼粼。如浮水面。作波浪狀。深處作海洋色。最著名者曰灌溉灣。曰木蘭陂。其山愈入愈深。其水愈上愈清。其山多黑石。其水多鯉魚。其石愈入愈奇而愈多。仰視則牛羊如石。俛視則石如牛羊。其水多瀑布。漱石作響。其聲淙淙。其色飛者如雪。停者如漆。其旁多水碓。其碓多舂米。或以造紙。來游其地者。但聞水碓聲與瀑布潺湲聲而已。餘不能聞也。其鳥多鷓鴣。多山雉。其花多杜鵑。其木多杉多松多樟多烏桕多桐油。其草多藍多蓬多芒。其人多農。再上則爲宗亮村。其水出容州山。至此來會。又再上其水出自雞籠嶺。山巔有巨石。形如雞籠故名。又再上其水出烏巢山。凡此三水之山。總名曰大容山。容古通蓉。謂其形如芙蓉也。吾曾與黃賓翁先生於正午從暗螺

嶺之峽而望之。日光燦爛。層巒疊嶂。回互反映。如芙蓉之花瓣。盡發金銀光。數十里外。光芒射人。猶令人目睛如不敢迫視。蓋大容山脈自安南。歷欽鬱得諸州。至此而集其大成。故拔地萬仞。隆崇勃鬱。滃雲歊蒸。不可名狀。爲吾邑諸山之祖。凡陸川信宜海康諸縣之山。皆其餘波焉。山之最高處。四時皆雪。人跡罕至。叢篁無數。其筍甘美。其所產植物。食人無數。又其獸。則有猿。狄。羆熊。虎豹之屬。往往食人。余嘗有銘云。疊嶂嵯峨。芙蓉赫赤。大吞元氣。高凌無極。上唯金光。下唯黛色。光芒吐納。千里辟易。峯寒衣雲。江饑餐石。花曠面紅。水染指碧。虎嘯風生。猿啼谷寂。半壑一邱。鬼工神力。負氣爭雄。誰順孰逆。壓地欲崩。穿天旦夕。

斗口河之東。良田之西南。有母猴嶺。以其形如母猴故名。斗口河經母猴嶺。屈折東流。經河頭村大洗村民樂墟。與吾家一嶺背白水嶺之水合。又稍東南流至羅政村。與萬壩之水合。稍北有石峯特起。曰西竺山。獨立如桂林之獨秀峯。而流水半環。內有白雲洞。西竺巖通天洞。奇石不可名狀。非獨秀所能萬一也。又有蝙蝠洞。其深處蝙蝠千萬。累

背倒懸。成隊而下。與鐘乳石之倒懸者相亂。客至則猛飛。擊人如飛箭礮石。余嘗有賦張之。今不復詳。

守玄閣文稿選 卷三

北流陳 柱柱尊

論說之屬

乾卦通論 民國六年

守玄子曰。吾讀易。吾於乾。有以知聖人出處之慎。而更有以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夫乾者健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蓋謂君子觀夫天行之之健。無風雨晦冥。陰晴寒暑。而日月星辰之旋必有常度。則君子之行。亦無出處窮達貧富賤貴亦必有其常經也。中庸之言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色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夫其不流也。其不倚也。其不變也。其君子之自強不息歟。吾於乾之六爻。而更有以知君子之不息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故時用

則行。不用則藏。是聖人之時也。若夫小人滿于上。則君子居于下。是聖人居初九之時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其斯時之謂乎。故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然而君子之修身。固未嘗少懈也。其曰。潛龍勿用者。不求乎世之用。而未嘗不潛隱以修其道也。故曰。君子以成德爲行也。則所謂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者也。此吾於乾之初九。有以見聖人潛修之不息者也。夫君子之潛修。固非求人之知也。然鼓鐘於宮。聲聞于外。是聖人居九二之時也。其曰見龍在田者。君子之聲聞外著。雖窮而在野。其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已足以教育英才而移風易俗。故曰。利見大人。德施普也。夫大人者大德之人也。斯所謂有朋自遠方來者也。此吾於乾之九二而有以知君子教化之不息者也。及夫教化日普。聲聞上達。是聖人居九三之時。將以得志于天下者也。君子於此。進則懼吾德之不足。吾力之不勝。退則惜吾道之不行。吾志之未達。故曰。知至至之。謂進而可以仕則仕也。知終終之。謂退而可以止則止也。此吾于乾之九三。而有以知聖人敬慎之不息者也。然君子之仕。將以求其道之行也。倘進身而屈道。則不如

屈身以待時。故或躍而仍在于淵。蓋身雖可進。而道有不可進者。誠恥夫邦之無道。而富且貴焉者也。此吾於乾之九四。而有以知聖人守道之不息者也。若夫時既至矣。位既得矣。是聖人居九五之時。而大行其道於天下者也。然聖人之治天下。非專任一人之智力而已也。以天下之明爲明。故能明無不燭。以天下之聰爲聰。故能聰無不聞。故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謂大德之人。胥以類聚而爲之輔翼也。斯所謂明四目。達四聰者也。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聖人之治也。此吾于乾之九五而有以知聖人致治之不息者也。雖然。四時之敘。功成者去。故聖人之治。功成必退。順之者吉。逆之者凶。故上九著亢龍之悔。是以聖人慎之也。此吾于乾之上九。而有以知聖人謙德之不息也。然則聖人之出處。所以其慎之如此者。豈自爲一身計哉。亦爲天下後世計而已。蓋時可而進。則爲政以德。固聖人之大願。時不可而退。則修易以俟命。亦聖人之所樂也。若夫行險僥倖。奸時妄作。則己身不正。焉能化民哉。故曰吾於乾有以知聖人出處之慎。更有以知聖人憂世之深也。

嗚呼古之聖人。知其身之出處進退。繫于天下之安危治亂也如彼。故不忍徇其身之私而慎之也如此。此吾讀易之乾。所以使我有無窮之痛于今之世也。嗚呼吾誠不知其何心。

坤卦通論

六年

守玄子曰。吾於乾有以知君子之剛強。吾於坤更有以知君子之柔順也。夫天地之氣。不能有陽而無陰。君子之道。亦豈能有剛而無柔哉。然而君子之柔順。非苟而已也。明乎是非。辨乎邪正。舍己從人。見善如不及。故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蓋舍不善以從善。乃君子之柔順也。自非含弘光大之君子。惡能若是哉。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信乎君子之道。辟如地之無所不載也。然君子之道。雖無所不載。而亦無所不慎。故于坤之初六。著履霜之戒焉。夫然。故以之修身則戒慎恐懼乎不聞不見之際。而以之應物。則防微杜漸于未積未著之時。此君子之柔順。順乎始者也。夫能戒

慎恐懼于己。則敬以直內矣。能防微杜漸于物。則義以方外矣。此正己以正人之道。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者也。故于六二著不習之利焉。此君子之柔順。得乎正者也。然君子之義雖已立。德雖不孤。亦未嘗以德義自炫。于時求售也。中庸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此君子小人之所以異也。故於六三著含章之貞焉。其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者。此君子之柔順。順乎時以進退者也。昔子貢問于孔子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夫韞櫝待賈。此君子之含章也。沽之者。君子之或從王事也。然君子之從事。必審乎其時。若夫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德修則誇興。名高則禍至。此君子所宜深根固藏者矣。故于六四著括囊之戒焉。此君子之柔順。所以明哲保身者也。且夫。君子之明哲保身。非畏難以偷生也。將待時以佐治也。昔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而樂堯舜之道。此遭夏桀之時。君子所以括囊保身者也。及湯三使往聘。則翻然而仕。遂佐湯以伐桀。此君子得時以佐治者也。故於六五著黃裳之元吉。黃美色

也。裳下服也。謂君子能善下以濟世。故能元吉也。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于事業。蓋有六三之含。六四之括。(含之括之故能久而美在其中也)而後有六五之暢發也。此君子之柔順。所以順時佐治者也。然功成身退天之道。此君子於功名立之後。所宜見幾而退者矣。而不能退者則太盛難守。上焉者如周公。始則不免于猶子之疑。終則不免于二叔之亂。下焉者如商君。卒不能免於車裂之禍。夫以周公之德。商君之功。尚或如此。又况碌碌不及二氏。而欲久居大位。擅作威福者乎。其爲害可勝言哉。京房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鬥。此君子所深戒者也。故於上六著龍戰之戒焉。明君子之柔順。所以順時而退者也。嗟夫。聖人之進退如此。而禍福如彼。亦可以深長思矣。而世之阿時取勢。竊據高位。以興龍戰之妖者。其亦可以止乎。雖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彼不善之積。宜有是矣。而自今以往。積善以去不善。轉移世運。化成風俗者。要在正己以正人之君子而已。則崇履霜之戒。吾不能不深有望于吾黨之士。

乾坤二卦合論

六年

守玄子曰。吾於乾坤。有以知君子剛柔之德相反而相用也。夫乾至剛者也。坤至柔者也。惟其至剛。故吉以無首。是剛而以柔爲用也。惟其至柔。故利以永貞。是柔而以剛爲用也。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法天之剛強。以自求其道。獨行其志。應乎天以爲治者也。坤之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此君子法地之柔順。和以應物。寬以容衆。順乎民以爲治者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死而後已。此乾之所以自強不息。而坤之所以利永貞也。仁以爲己任。此坤之所以厚德載物。而乾之所以吉无首也。故吾于乾見君子之毅。于坤見君子之弘。且毅非弘不能以載物。弘非毅不足以幹事。此剛柔二氣所以相用。而乾坤二卦所以相通也。夫然。故乾坤六爻義亦互相證。嘗試而論之。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明君子當勿用之時。自強以修其道。而順防

其不善也。其於世也。有潛龍之君子。則必有履霜之小人。此君子之大懼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明君子教育于天下。學聚問辨。常以直方爲道。則德大而普。無所不利也。其於世也。有見龍之君子。則必多直方之正士。此君子教化之行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寅无咎。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明君子之終日乾乾夕惕者。進則懼吾德之不足。退則懼吾道之不行。知終終之。此君子之存義在乎含章之貞也。知至至之。此君子之可以與幾。所以或從王事也。其于世也。有乾乾因時而惕之君子。則必有含章待發之賢人。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明君子當時之否。則其身可屈而道不可屈。是以仍潛隱勿用。深結固藏。不求譽于世。而世亦无咎于身也。其于世也。則有或躍在淵之君子。則必多相率而爲括囊避世之隱士。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六五曰。黃裳元吉。明君子臨民以德。而又能以貴下賤也。其于世也。上有龍飛之主。則朝必多黃裳之佐。爲之于此。應之于彼。萬物盡然。豈偶而已哉。上九曰。亢龍有悔。上

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明君子知進知退。不敢居亢以招天下之疑忌。動天下之戰鬥也。其於世也。彼或亢焉。則此必戰焉。是以權奸割據。流血相殘。將同歸于盡。悲夫痛哉。此則剛柔不能相用。乾坤或幾乎息矣。此吾黨之任所以益重而道所以益遠也。

泰否二卦合論

六年

守玄子曰。吾讀泰否二卦。而知聖人之於世。一治一亂。未嘗敢忽也。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是勇於治世而怯於亂世者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是勇於進而不知時有不可進者也。夫當治世之時。賢才衆多。我之用不用。無大害也。至於亂世。則賢人必少。我苟畏怯而退。則撥亂反治者誰之責邪。夫世之所以貴乎有賢人君子者。爲其能救國救民而已。世不幸而至於亂。是正君子救國救民之時也。其可退邪。然而或一心急進。志未行而身受僇。賢人喪而救

亂無人。此又君子所不取也。嗚呼。知此者。其孔子乎。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蓋治可進而亦可以退。亂可退而亦可以進。治亂之時不同。進退之道不一。而欲救國救民之心則未嘗一日忘也。泰之初九。此當泰之初。已得行道之時也。故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當以其類俱征於朝。以施其政也。否之初六。此當否之初。不得行其道之時也。故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謂以其類俱貞於野。以施其教也。夫泰之極。其否之初乎。泰之上六。城復於隍。夫城復於隍。正君子救國救民之時也。然小人盈廷。時不可以進也。則君子將何居。昔文中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於隍矣。賦免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嗚呼。文中子其可謂深於易。而深知聖人作易之心。深明孔子之道者也。夫善六經之本。以俟能者。蓋欲聚其類于野。以行其教以俟百姓之能者。起而治之也。所謂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也。此聖人之身雖退。而志未嘗退也。否之上九曰。傾否。光否。後喜。夫否之末其泰之初乎。否何由而傾。則昔日相聚在野貞吉之君子。張其教學之潛力。有以傾之也。否傾

則泰來。然而君子之志。猶未敢怠也。先否後喜。謂常以否爲憂。故當進其類于朝。以行其善政也。此又泰初貞吉之君子所行也。是故當泰之極。城復於隍。聖人可以退則爲否之初。茹以其彙貞吉。聖人未嘗不進也。當否之極。傾否聖人未嘗不進。進則爲泰之初。茹以其彙。征吉。聖人雖進而未嘗敢怠也。夫惟不敢怠。故于泰之六五。著帝乙歸妹之戒。喻當以貴下賤也。于否之九五。著繫於苞桑之戒。喻否而知其所否。則思所以救之也。嗚呼。世有憂國憂民之君子乎。誰歟。吾將以斯文語之。

莊子內篇通論

五年

守玄子曰。能使天地失其大。秋毫失其小。彭祖失其壽。殤子失其夭。堯舜失其聖。楊墨失其辯。此何道哉。是莊子齊物之道也。莊子生于衰世。痛至道之淪亡。人類之失性。故發明齊物之理。使天下之物。咸歸玄化。品類之性。各復其根。故齊物一篇。實莊子之要道。內篇之大本也。而特次于消搖游之後者。蓋以物理之明闇。在乎一心之虛實。

。斥鷃之細。控地而自矜。雲鵬之巨。摩天而遠適。雖大小之形不一。而自得之量惟均。然遠近之見既存。斯消搖之樂自喪。何者。夫未樹則有所自是。此斥鷃之所以笑大鵬。而聖知所以相非也。有待則有所不可。此雲鵬之所以待大風。而堯舜所以不勝天下也。又鳥觀其能消搖哉。故借肩吾問答之言。明役物之無補。託惠子相難之說。知無待之大用。故能心與天遊。而可以語于大理之方也。故首以消搖游。夫有物物之心。則我爲物累。無物物之志。則吾與我忘。同爲天籟。何取于刀刀調調。俱是真人。何用于炎炎。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也。夫既已謂之一矣。則物亦我也。我亦物也。生亦死也。死亦生也。人之大欲莫甚于生。大惡莫甚于死。誠使生不足欲。死不足惡。則又惡彼我得失大小之有。是死生彼我大小得失之際。皆不足以動吾喜怒哀樂之心。則齊物之真樂生矣。此齊物之用也。故次之以齊物論。然狂者爲之。或輕生而好死。莊子患之。以爲貪生非也。惡生亦非。惡死非也。悅死亦非。皆不能任大道之自然。盡其性命之情者也。故次之以養生主。養生

主者。唯緣督以爲經。不揠苗以助長。故其養生亦非貪生也。是則消搖游也。齊物論也。養生主也。此三篇者。皆以出世爲宗者也。苟出世之心太甚。則所謂刻意尚行。又非至人之道。至人者不以出世而自清。不以入世而自濁。故次之以人間世。虛己以應物。則入世而世不能累。固無庸硜硜焉以出乎世爲心也。此心齋坐忘之道。亦養生之要也。既心齋坐忘矣。是德之得于內者充。故道之符于外者廣。然所謂符于外者。非求于形骸之外也。以哀駘它之醜。而時人親之。支離無脰。而靈公說之。符于外而人忘其外。故曰無爲而物自化也。故次之以德充符。夫無爲而物自化者。蓋以其能明天人之際。相忘于物。藏于天下。有情有信。無爲無形。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此上五篇之總歸。而至道之大宗也。故次之以大宗師。至道之宗。無始無終。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萬物齊同。同焉皆得。而後世好事。矜于爲治。性情離而禮樂作。大道失而仁義興。聖知用而詐僞見。七竅通而渾沌死。此有爲之罪也。若夫至人則異夫是。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成而勿有。所謂不得已而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而后能安性命之情者也。

所謂塵垢秕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此莊子應世之學也。夫不有出世之志者。則入世常多卑鄙。不有外物之心者。則物物終爲物害。故七篇之中。終以應帝王。應帝王者。莊子不得已之言也。繇此觀之。七篇之文。天道人事之本末。胥于是該之矣。嘗統而論之。消搖爲齊物之先。齊物爲五篇之本。不齊物則養生爲貪生。不齊物則入世多撓物。不齊物則念慮交戰于內。而德無由充。不齊物則中心迷惑。而道無由宗。不齊物則有爲而治適以亂世。終身陸陸。心與物鬥。大道淪亡。濡沫何救。此莊子所以著書告世。其志亦深遠矣。吾特表而出之。以告世之學者。萬世之后。知其解者。是旦暮之遇也。

讀韓非子

十年

韓非子作說難。而竟死於說。太史公深悲之。而吳氏摯甫以謂非能說而不能行。其說秦云云。實與其言相背。乃非所以死。斯固然矣。然吾以謂非即能行其說。而非亦必死。非之死不必死於非之不能行。而死於非之能說也。夫古之君子。其所以汲汲于用其說者

。其志在乎天下之治亂。生民之禍福而已。其說之行也。則其身雖顯達。而顯達非其所素期也。故其說雖或不行。而身之危辱亦有所不暇顧焉。是以其言雖或有似諷者。似譎者。亦不過欲其道之行而已。而於一身之計無有也。其心之公于天下如此。然而非上智之君。猶往往不能用。而昏暴之主。殺戮忠賢之禍。接踵于世也。夫豈以其爲忠賢而殺戮之耶。毋亦以爲不忠不賢而已。夫忠賢之士。以大公至正之心。說乎其君。而猶不能感動其君。以爲忠且賢也。何哉。則勢位者天下之大欲。富貴者衆人之大利。苟非上智之君。未有不以其私心測人者。故疑似之迹難明。而讒間之說得行也。況夫親說人主以可疑之迹。教人主以疑人之道。而反欲使人主之信己者乎。其遇害曷足怪哉。曷足怪哉。吾嘗以謂韓非之作說難。盜賊之術也。今有人焉。言於衆曰。如此而探人之囊則身危。如彼則人不我知。如此而穿人之室則身禍。如彼則人無如我何。其言之愈透切。則愈似其身驗而心得者。則人之聞之者有不疑其爲盜賊者乎。如是而猶求于人曰。吾與若同室而居。同心而謀。得乎。而韓非之作說難。復求人之信其說。則大類乎是。且非不特

以盜賊之術告人而已。又嘗自供其爲盜賊焉。非之言曰。臣以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是非蓋以君臣之間。各以權利相市。計數相加。而無所謂忠者也。是何以異于既告人以爲盜賊之術。而又揚言之曰。天下之人莫非盜賊爲心者也。則人之爲盜賊與否可不論。而已身則已先自陷于盜賊無疑矣。如是而猶入人之家。曰。吾爲若僕也。吾忠于若也。其可乎。且韓非又不特自供其爲盜賊而已。又嘗教人以必殺盜賊之法焉。蓋非之書。大抵皆嚴刑峻法。而欲以盡鋤天下之姦者也。是非之術。世主之所欲殺。而非之法。則世主所欲用以殺非者也。向使非遇他主。猶將殺非而甘心焉。況遇秦王之忌刻者哉。況遇李斯之深忌其能者哉。然向使非不作說難。則世主猶或未深忌之。以爲未必果能爲盜賊也。未必果能爲盜賊之雄也。而說難一作。則已告人以其爲盜賊之術之工。安得不深畏而殺之哉。然則秦王之囚非。乃非所自召。其殺非又非之所自教也。至是而猶欲自明。抑何其不自知邪。雖然吾讀非之書。其崇實守法。信賞必罰。有足多者。使非而得志。固可以圖強於一時。而其人亦非

爲盜賊之行者也。然而其言之取禍如此。蓋韓非者徒知天下之有小人。而不知天下之有君子也。忠厚之心一失。則其召禍有必然者。學術之不可不慎。信哉。荀卿有言。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非蓋大背其師說者。或曰。荀卿言性惡。故韓非以小人測天下。而其說如此。

豪傑 十四年

審乎其事之當爲。度乎其時之可爲而不爲。無用人也。審乎其事之當爲。度乎其時之可爲而爲之。不可爲而不爲者常人也。審乎其事之當爲。度乎其時之不當爲。而卒以全力爲之。白刃可蹈。泰山可移。而此志不可或變。此事不可或止者。聖賢豪傑人也。夫度可爲而爲。不可爲而不爲。此世之所謂識時務之豪傑。而吾獨以爲常人者。以其爲己之情重。爲世之念輕。順俗之心甚。而矯俗之行微。足以長小人之風。而沮君子之氣也。夫天生聖賢豪傑。所以異于衆人者。以其能見衆人所不能見。爲衆人所不敢爲。有始有

卒。不折不撓而已。今也不然。讀聖人之書。懷素傑之志。見高乎俗。行殊于世。忽爲人所排。遂不勝其憤恨。不思力有以距之。而獨慨然引退。曰。時已無可爲矣。其自處誠不可謂不高。然而使天下之爲君子者。皆如此。則天下事尚有可爲者邪。吾敬斯人有高世之志與學。而悲其心之怯。恐其漸入于常人而不自覺也。作此文以規之。

說窮

自揚子雲爲逐貧賦。韓退之因作送窮文。有文窮之語。後世文士讀其文而悲之。余以謂不然。士患不能文耳。苟真能文。豈世所能窮哉。且吾誠不知所謂貧富窮通者將何指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此非所謂至富極貴者邪。自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後爲帝王者不知凡幾。能令後世記其姓名。誦其言論者幾人乎。其他之公侯將相。則又何說。而孔子孟軻荀卿莊周司馬遷相如楊雄李太白杜甫歐陽修之徒。其書幾於家絃而戶誦。其名幾於婦孺皆識。豈非以其文邪。即漢高漢武魏文諸帝。其所以膾炙人口者。亦以其歌

詩文詞耳。豈以其富貴哉。然則歷代帝王將相之所富貴者。富貴於當時而止耳。十數年或數十年而止耳。而孔子孟軻荀卿莊周楊馬之徒之所富貴者。乃在乎千秋萬世也。孰得而窮之哉。夫以秦始皇帝之尊且暴也。欲將孔子孟軻荀卿之徒之文一舉而燔之。欲使之窮而至於滅絕而後止。然猶不可得。況夫後世區區一朝廷之進退。一凡人之喜怒。而謂其果足以使吾文之窮乎。然則文人之不遇於時。其亦可以無憾矣。且吾聞之。天之生物也。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天既賦吾儕以聰明剛直之才。將使之盡讀天下奇書。顛倒古今豪傑。著爲雄奇詭麗之文章。可歌可泣於天下後世矣。又豈肯再授以博取王侯將相之術。享尊官厚祿於生前。或賦以巧詐予奪之資。以與富商大賈爭一朝之得失哉。故彼得其位。我得其文。彼得其利。我得其仁。彼之所富貴者在彼。我之所富貴者在此。此不特天地予物之平。且恐其所厚者在我。而所薄者在彼矣。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其不以此邪。今韓子讀書則務求其博。爲文則務求其古。服官處世則務求其合於聖賢。而復咨咨於時命之不遇。作感二鳥賦。三上宰相書。始則陳義甚高。繼則大

聲疾呼。若皇皇不可終日者。作爲文章。皆似欲自速其窮。而鳴其不平者。孟子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守韓子之道。而欲求其不窮於當世。必不可得矣。吾友有好學能文。志於聖賢之道。而恆咨嗟太息於貧且窮者。惜其不自重也。爰爲斯文以廣之。

守玄閣文稿選 卷四

北流陳

柱柱尊

序跋之屬

詩經正葩自序

六年

嘗讀孟子書。謂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未嘗不深怪夫詩道之盛衰。其關係于世運之治亂。何如此其鉅也。其後反覆讀詩。深思其要。然後知詩之爲詩。不外乎忠厚之道。詩道之盛衰。即忠厚之道有盛衰。則其關於世運治亂之大。不亦宜哉。夫然故古之君子。未有不精于詩者。若夫左氏孟氏荀氏諸大儒。則其尤較然者也。蓋孔子之道。以溫良恭儉讓爲主。而詩之爲教。亦以溫柔敦厚爲宗。溫柔敦厚者忠厚之道也。故孔門教育。獨于詩爲兢兢。其告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

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其教于家庭也以此。故其教于門人也亦以此。其言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其教門人也以此。故推而至于教國人也亦以此。是以自衛反魯。首正雅樂。又推而至於爲政。亦莫不以此。故其言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然則孔子之於詩如此其重者。豈不以養情性。正人心。而爲君臣上下修齊治平之本哉。夫詩者志也。昔三代之盛。上以忠厚待下。下以忠厚事上。上情得以下宣。下情得以上達。故上易爲而下易治也。逮三代之衰。君臣失道。頌聲雖寢。而先王之澤。猶未竭於天下。忠厚之志。猶有存者。故其爲詩也。怨而不怒。憂而不迫。或主文而譎諫。或陳古以刺今。發乎性情。止乎禮義。故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非夫忠厚之化。烏能至是乎。然自是以來。先王之澤已漸竭。王者之迹已漸息。詩道已日衰亡。而忠厚之道。亦已日虧損。天下遂日以多故矣。故孔子聞斯道之將壞。特于三千之中。擇其尤要者。存三百餘篇。以教天下後世。而其言詩之爲教。亦

反覆致意如此。此豈樂爲迂闊哉。蓋逆知夫忠厚之道亡。而世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嗚呼。今茲之世豈其時乎。有世道之責者。方欲本乎孔門詩教之義。以忠厚之道爲天下倡始。而天下之學者。方且非之笑之。以爲迂闊而不切于用。而豈知古聖賢立身之道。胥在乎是。而王化之興。實本乎忠厚之道乎。夫王澤既竭。而忠厚之道亡。孔子作春秋。蓋痛忠厚之道將絕。而欲以賞罰匡邪正也。孔子之存詩。蓋悲王澤之遂竭。而欲以忠厚維人情也。然則春秋者將治人心于既亂之後。而詩者乃欲維人情于未亂之前。詩之迂闊。其不以此歟。僕自總角讀詩。迄今廿餘年矣。雖不肖無狀。然頗欲以詩教忠厚之義。行於天下。而求之古籍。紛紜蔽亂。鮮足以稱意者。故特爲之編撰是書。博採先秦諸子之說。次于每篇之後。而以詩序列于全篇之末。蓋言其史則宗乎序。喻其理則宗乎周秦。誠以序傳于漢。當有師承。而周秦說詩。能不以辭害意。將使世之學者讀序則知三百篇皆詩史。而讀周秦諸家之說。則知三百篇皆修齊治平之格言。陶冶性靈之至道也。又其文法古奧。辭句葩麗。學者罕能明之。故復博採古論今文之說。列于上方。而時參以

鄙見。命之曰詩經正葩。或亦談教育者所不廢乎。

叢桂山詩序

七年

叢桂山詩者。吾師蘇寓庸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天才踔厲。傲骨峻峻。志潔秋霜。行方冬雪。少年射策。早馳軾轍之名。晚歲從軍。彌騁陳王之筆。弔大夫於汨水。哭太傅於長沙。憂國哀時。感物悼世。鬱其忠愛。發爲狂歌。奮其才華。得斯餘事。此則文人不耦。自惜已然。明月暗投。於今同慨者也。柱少不努力。壯已傷悲。學禮學詩。久負鯉庭之訓。可羣可怨。幸窺闕里之堂。竊以爲詩者。人心之畫聲。風化之錫匠也。嘗聞之陸平原之言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然而詩賦同源。正猶比興相埒。雖短長異曲。而文質同工。故體物緣情。亦詩亦賦。體物所以明理。緣情將以感人。上徵臣鄰之賡歌。下逮雅頌之篇什。雖五音雜會。諸體攸分。而探厥淵源。豈外情物者哉。自茲已降。屈平宋玉。揚其艷波。劉漢曹魏。激其急節。晉宋闡其玄理。齊梁競其絲絃。唐賢

播其風華。宋儒揚其議論。或慷慨以使氣。或馳驟以任才。或長短以縱橫。或舒緩以節奏。或呻吟以流涕。或放蕩以不羈。論興亡則壯士寒心。咏氣節則懦夫立志。派別紛紜。感歎匪一。而緣情體物。綺靡瀏亮。代有作者。咸與同之。斯則譔詠之本原。抑亦鉤鈞之能事也。而俗儒弗察。管窺是守。妄爲門戶。遂好詆訶。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執漢魏以笑晉宋。挾三唐以傲六朝。或樂右丞之清幽。毀翰林之豪縱。或守昌黎之排宕。攻杜陵之古拙。瀏亮者斥爲率直。綺靡者恥爲妖縵。豈知錡冶性靈。本乎情物。組織文質。隨乎性靈者哉。其惟先生。卓乎流俗。好學不倦。擇善而從。溯百氏之洪流。挹六籍之芳潤。兼收竝畜。異夫一孔之儒。既正而葩。得乎六義之旨。故其爲體也。長或百韻。短或廿言。或沈吟以經年。或操觚自轉瞬。莫不體兼唐宋。原本風騷。要以國家爲懷。不離仁義之本。故能言出有物。情見乎辭也。柱升堂有日。入室無期。睹彼縑緗。已切高山之仰。感茲風雨。益起鳴鷄之思。爰列嘉篇。都爲一集。付諸剞劂。用垂典型。若夫敷衽陳辭。揚推今古。百爾君子。或亦有取於斯。

守玄閣詩學叙 十一年

柱自民國五年。講學於蒼梧之郡。閱人情之暴戾。痛風俗之澆薄。爰于明年。著詩經正範。以教學者。閱一年。畢業。又三年。承吾師唐蔚芝先生之命。講學于錫山。又以詩經教授。客有過而言者。曰。昔聖人之經。至易明也。自秦漢以後。說經者俞多而經旨俞晦。蓋當聖人之世。典章制度。爲學者所習見。方言雅詁。爲學者所習聞。政治風俗。爲學者所習悉。歷史地理。爲學者所習知。初無待於注疏也。故孔門于詩。惟本諸國史以爲序。因序以求詩。則其微詞宏旨。學者自能得之。自春秋以後。去聖人之世漸遠。降及秦漢。古人之典章文物。已蕩焉無存。而言語政化。亦隨古今而異。于是昔日學者所習知之事物。易通之語言。而後世學者。不能無所扞格。於是說詩者遂有魯齊韓之異。而詩學遂歧矣。然漢儒去聖人之世猶未遠。師說相承。猶有聖人遺意。大毛公生於六國。依序作傳。所得尤多。以授趙人小毛公。是爲毛詩之學。鄭君先通三家。後箋毛

傳。異同之際。雖有可觀。詩人之旨。不無迂曲。至唐孔氏作義疏。或誣鄭爲破毛。或
黷毛以從鄭。而立說俞絲。詩義俞亂矣。自是而後。鄭漁仲倡爲異說。歐陽永叔亦時出
新意。朱晦菴繼之。遂開門戶之爭。於是彼以爲刺甲者。此則以爲美乙。彼以爲代賦者。
此則以爲自歌。彼以爲思賢者。此則以爲淫奔。於是疑經削詩之說。紛然以起。而詩學
遂以危矣。至于遜清。遂立漢學之目。或申毛。或疏鄭。皆以明宋儒誣經之誤。而詩學
號稱中興。然爲宋儒義理之學者。亦復盛稱朱子。號爲宋學。各立旗幟。相攻匪已。雖
復間有發明。而末流之失。師心自用。變本加厲。爲書俞多。學之俞難。于是昔日之書。
小子後生所能通習者。則今日白首之儒亦有所不能明。于是學士望洋。裹足不進。始則
以經爲難通。尊而不敢學。繼則以經爲無用。賤而不屑求。而詩教遂將亡矣。吾子生丁
亂世。傷經學之不倡。悼詩教之已墜。本韓子詩正而葩之旨。爰有詩經正葩之著。博采
先秦諸子說詩之言。以見其正。詳錄文法音韻之要。以見其葩。而獨載毛詩古序一篇。
於全詩之末。以明其本。復略擇三家之說。列於古序之上。以著其異。其餘諸儒之說。

均所不載。以去其亂。使學者執簡御絲。明要達用。引而不發。思而自明。無積歲之勞。有通經之效。記曰。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游之。使自求之。撝而度之。使自索之。意者不其然歟。雖然此精思守約之士之所爲也。訓詁制度之不詳。則初學之士或將憚其苦。今古異同之說不辯。則好博之士無所肆其才。而廣備羣書以供博覽。則匪惟訪求之爲難。抑亦歲時之不給。吾子雅好博觀。深恥一孔。何不備列古今。精辨漢宋。別爲撰著。蔚爲大觀。使學者無廣搜羣書之苦。而坐獲羣書之用。無偏覽羣書之勞。而坐獲羣書之益。與前者相輔而行。庶幾博聞約要。各有取焉。不亦優乎。柱曰。然。於是博采羣書。網羅放失。上自經子。中至漢晉。下迄唐宋明清。以及近世諸儒之說。靡不採。舉凡微言大義。廣攷證義理。文法音韻。古今漢宋異同之說。靡不精擇。雖以毛序爲本。而毛鄭之迂曲者不敢苟同。雖以宋儒攻序之說爲非。而解釋之簡明者不敢沒其美。誠以學問至公。聖經至博。非一說所能盡。亦非一家所得私。學者倘能因其異而求其同。則殊塗而同歸矣。倘能因其同而求其異。則一致而百慮矣。書將成。舉以示客。客曰。善。

。昔孔聖之學最重博約。楊子雲最得其指。故其言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無約。寡見無卓。蓋非博則無以爲約。無約則安用博哉。君既有此書之博。又有前書之約。是亦孔門博文約禮之意也夫。詩學之興。庶有賴焉。客退。因書以爲序。以明撰述之緣起。因復歎而稱曰。雖然。此其末焉者爾。昔孔聖有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學詩之本。其在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今當移於國）之道乎。倘此之不能。而徒矜夫訓詁名物以爲博。漢宋異同以爲辨。則亦猶多識鳥獸草木之末而已。而詩之本不在是也。詩之本在乎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而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道。雖不一。一言以蔽之。亦曰。情而已矣。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聖賢有不忍人之情。斯有不忍人之言。以其有所不忍。故委曲以永歎之。反覆以開悟之。自怨以感動之。痛哭以告訴之。焦氏理堂所謂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者也。是故我思古人。俾無說兮。此賢婦不忍其夫之情也。推之于夫婦而皆如此。則閨門之內安有伉儷之怨者乎。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此孝子

不忍其母之情也。推之于父子兄弟而皆如此。則家庭之內。安有不慈不孝之行者乎。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此仁人不忍去國之情也。推之于一國之人。而皆如是。則安有賣國事仇之辱乎。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此志士不忍國土之削也。推之一國之人而皆如此。則安有割地喪權之恥乎。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此聖王不忍于將率之情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此聖王不忍于成役之情也。推之爲國者而皆如此。則安有窮兵黷武。蠹國殃民之舉乎。挑兮撻兮。在城缺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此詩人不忍少年失學之情也。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詩人不忍賢人不遇之情也。推之爲國者而皆如此。則安有摧殘教育。遺棄人材之事乎。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蓋以其不忍之情。發憤而出之。美刺之詞雖異。不忍之情則同。然則今之學詩者。讀古人發憤之詞。而不能慨然興起其不忍之情。以施于身心家國者。皆無有得於詩之本也。其學俞博。其心俞雜。亦適足以見其逐末而已。此柱之所諄諄忠告者也。民國十一年八月北流陳柱序于錫山尊經閣。

琴絃集序

十三年

夫錦囊句裏。李長吉嘔之以心。彩筆篇中。江文通驚之以骨。既幽憂而成憤。亦因情以生文。伊古以來。有由然矣。況夫風波淪落。骨肉乖違。庾開府有江南之哀。杜工部無渭北之寄。伍舉亡命。忽逢故人。商隱寒窗。何來舊雨。能不拔劍斫地。把酒問天者乎。僕海上爰居。人間樗散。一枝借託。原無鐘鼓之心。大本臃腫。寧效斧斤之用。逃名已如逃影。出世竟已出家。蝸舍夜眠。頻驚莊蝶。杏壇晝講。無異閻黎。日暮碧雲。佳人未至。蒹葭白露。在水一方。索居之恨既深。懷舊之情徒切。嗚呼傷矣。時有邑人馮子。句漏詩人。風誼兼師友之間。道術通天人之際。江湖養性。訪我于五湖之濱。蛟龍藏跡。醉子於九龍之麓。破涕爲笑。剪紙招魂。山水之游。殆無虛日。竹林之會。繼之以夜。魚欣得水。鳥忘驚弓。出野而觀。但見天地。傾耳以聽。不聞雷霆。草解忘憂。花仍含笑。觀山則情滿於山。觀水則情溢於水。感風雲之變幻。忘庭樹之婆娑。斗酒聖

賢。憑君清濁。高樓風雨。助我慨慷。未知人之爲人。安識我之爲我矣。既而吳越尋仇。其丑相凌。戎馬滿地。戰鼓喧天。肥水不流。崑玉共燼。爺孃妻子。攔道之哭干霄。猿鶴沙蟲。救死之聲動地。東南半壁。乾淨之土已無。天地四方。梵獨之身安託。沈沈恨海。精衛難填。慘慘愁城。鬼伯相促。嗚呼。天乎何罪。命也何辜。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蕭然一世。罹此百憂。是又不能不悲來填膺。放聲大哭者矣。日月易逝。啼笑無端。每一吟哦。交相唱咏。積成卷軸。名曰琴絃。蓋所以摹身世之悲。寫知音之感云爾。嗟乎。高山流水。鐘期之外何人。白雪陽春。郢人之和幾絕。偶留鴻爪。賦此秋聲。

甲子中秋月北流陳柱序於錫山之尊經閣。

茹經堂文集序

十四年

昔董江都有言。天不亡。道亦不亡。嗚呼。豈惟不亡而已哉。將俞厄而俞大。彌久而彌彰者也。昔殷之末。斯道常厄矣。文王囚羑里。演周易。而天人之道以明。周公繼之。

制禮作樂。而斯道之著於人事者益粲然大備。至於春秋。斯道又嘗厄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奸七十餘君而不用。退而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於是文王周公之所未盡者。孔子乃爲之集其大成。而斯道乃益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矣。自茲以後。每遭一厄。必爲之一明。雖其人或不能如文王周孔之聖。然厄之者愈烈。則昌之者愈力。而斯道亦必終大明於天下。孟子之于戰國。漢儒之于秦火。以及周程朱張之于宋代是已。惟文亦然。有六朝之浮靡。斯有唐之韓柳。有唐宋五代之衰弱。斯有宋之歐陽王曾諸家。雖後之作者。不能盡勝于前。然而風氣所轉移。後者必盛于前者。宋以後之爲古文學者。必盛于唐之世。此又自然之理也。且夫文者載道之具。而道非文莫載。文之與道猶形之與神也。一有一無。固不足以爲文。不足以爲道。然而自孔孟以下。莫不各有其偏至焉。韓柳歐陽曾王之徒。文勝乎道者也。周程朱張之徒。道勝乎文者也。然皆莫能相廢。而其徒傳之既久。遂不能不互相非距。于是學道者視文爲玩物喪志之具。而論文者亦自謂文不宜于說理。嗚呼。是何言歟。文不說理。文將安用。道不賴文以載。道

將安寄。離形神而爲二。文乎道乎。其不將逃之無何有之鄉乎。是斯道之所以厄者。非小人異端之所能厄。乃君子之爲學者離道與文爲二而自厄之也。厄于異端小人。有君子之蓄道德能文章者自能光而大之。自孟荀之上之聖賢皆是也。厄于學者之離文與道爲二。則爲之俞力。而所謂文與道者乃俞晦。唐末之文人。宋末之道學。是也。是雖不有異端小人爲之厄。而學者乃自厄之矣。又況乎異端小人之學。方操戈矛而欲入吾之室邪。嗚呼。時至今日。斯道之厄。可謂極矣。視仁義爲迂闊。誠文章爲無用。不孝不弟之說。紛然并作。無所忌憚。而自炫爲神奇。橫流之禍。有滔然不可遏抑之勢。雖復有二三耆舊。猶樂抱殘守闕。爲不食之碩果。然類皆文與道。各有所偏勝。故雖足以矯天下之弊。而其說不能無失。滅裂者且將有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之患。而有心世道者。乃不覺有斯道將喪之憂。嗚呼。是又豈知爲斯道之厄者俞甚。其所以維持光大之者亦俞甚邪。惟我錫山先生。于學無所不窺。于道則由程朱而上溯孔孟。于文則由韓歐而上步周秦。學道而不遺文。爲文乃所以明道。不偏不倚。執乎中庸。凡自唐宋以後所以偏而不全者。

至先生乃等而有之。嗚呼。知乎此乃足以讀先生之文。知先生之道矣。近十餘年還。痛道德之日墜。遂屏棄政治。講學東南。以爲挽救人心之計。四方學者。靡然向風。及門之士。遍於全國。而類多能絜身自愛。修己治人。不背先生之教者。比年以來。退隱錫山。不忘講學。衛道之心。老而彌篤。四方之士。從者如歸。嗚呼。斯豈非斯文未喪。發揮光大之責。蓋已有待于先生者邪。柱忝列門牆。將二十載。始則不知爲學。而先生教之。繼則貪多務博。而先生規之。蒙先生知之也獨深。故知先生也獨切。常與及門王逸常蔣庭曜唐景升日夕諷誦先生之文。而深歎夫斯道之倡。有急不可緩者。爰與王蔣諸子相與分類而錄之。并謀之同學金君紹基等。付諸剞劂。宣布于世。數十年後。將見斯道大興。而後知爲春秋戰國之孔孟者大有其人。斯道不特不亡。且將駸駸乎有日盛之勢也。民國紀元十有四年六月弟子北流陳柱謹序。

定本墨子閒詁補正自序

十五年

自孟子闢墨氏爲無父。而世儒遂交非墨子。同目爲禽獸。不得與於人之列。遂問其學之得失哉。然自近人表彰之後。墨子且爲天下大聖人。孔子尚不敢望。則又相與尸祝神明之不暇矣。是二者何其反邪。其皆是邪。其皆非邪。曰。皆是也。皆非也。曰。何也。曰。皆一偏之見也。夫各就一偏之見以立論。則安得不各有其是。各有其非者哉。吾嘗以爲墨氏之書。其言兼愛亦本於欲人愛利其親。故愛利人之親。一兼愛下篇。姑嘗本原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則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其經篇亦曰。孝利親也。其貴孝如此。豈無父者比哉。曰。然則孟子之說非與。曰。是何言也。吾之所言。墨子之心也。情也。孟子之所言。墨子之學也。勢也。墨子之心。未嘗不孝其親。墨子之情。未嘗不受其親。然而以墨子之學。求遂墨

子之孝。則其勢必不可得。既必不可得。則其勢必將有不能孝。或舍其親而不顧者矣。奚以明其然邪。今設有人於此。月得百金。有教之者。曰。爾親當與之半。爾兄弟當五之一。爾妻若子亦當五之一。其餘十之一以濟窮乏。則從之者必甚易。是何也。其勢可爲也。今墨子則不然。教之曰。愛人之身若愛其身。愛人父兄若其父兄。愛人妻子若其妻子。（說本兼愛上篇）夫所謂人者何邪。非所謂天下之人者邪。然則雖累千萬。猶不能給。區區百金。豈能有濟乎。是故愿者從其說。則均分其金。而其親之所得將不及秋毫之末。其狡者爲之。則不特不能視人之親若視其親。乃反而視己之親若人之親矣。是從墨子之說。將不至凍餓其親不止矣。然則欲愛涂之人如愛其親者墨子之心與情也。其卒也則反而視其親如涂之人焉。則又墨子之學之必至之勢也。雖不謂之過。不可得也。此墨子之兼愛無差等。所以爲世疵病。而儒者之學。本於親親之殺。所以易行而鮮敝也。豈非然哉。且夫墨子之兼愛無差等。則不能不重實利。重利之過。則親死不足悲。（公孟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

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賢於嬰兒子哉。而不能不力疾從事。唯利之是務。故其究也。則利之所在。將重於其親。死者既不足悲。生者又安足事。是其勢又不至於無父不止也。孟子之闢。又豈足謂之過乎。且夫愛從何生。非生於其身之最親切者邪。天下之親切者。孰有過於父母者乎。以最親切之父母。尚以實利故。亦有不暇悲。不暇事。況於兄弟乎。況於朋友乎。況於塗之人乎。是墨子之學。其究也不特不能兼愛。且將無一焉可愛。而唯愛其身而已。此又其勢之必然者也。曰。然則墨子之學。不亦可廢乎。曰。是又不然。莊生有言。墨子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是可謂知墨子之心者矣。夫孟子蓋懼墨子之末流。其勢將爲天下禍。故不得不辭而闢之。若夫。原墨子之心。則所謂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高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辟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魯問篇語）者。當此人欲橫流。爭城爭地之世。倘能以墨子之義告之。則亦時之良藥矣。豈可忽哉。然則尊墨

子爲大聖人者非也。距其說而不考者亦非也。墨子之書。見於漢志者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自漢之後。耳食之儒。既本孟子之言。變本加厲。深相嫉惡。無有治之者。中間魯勝墨辯注。及樂臺注。其書皆已不傳。蓋墨子之書。二千餘年來。若存若亡。亦已久矣。至清畢尚書沅始開塗徑。迄於王張蘇俞諸家。尤多闡發。於是瑞安孫君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採取既博。所得亦精。蓋信乎治墨書空前之作矣。然自是至今。治墨子書者亦何啻數十家。綜其所得。蓋亦必有足以補孫氏所未逮者矣。予自志學之年。好治子部。其於墨子。尤所用心。孫君之書。挈尋尤舊。鼎革以後。子學朋興。六藝之言。漸如土苴。余性好矯俗。乃轉而治經。其於墨子。亦棄之久矣。乙丑之春。兼上海大夏大學講席。章中無事。聊取閒詁觀之。忽有所得。至則筆而記之。自是以爲常。一兩月間。乃哀然成巨冊矣。於是發憤爲孫書作補正。遂博覽羣書。鈎稽異本。而後益知孫氏之說。尚多未備。補正之作。更不容緩。略陳其概。蓋有九端。一曰。解釋尚多未備也。如明鬼下篇云。武王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

以爲天下諸侯僂。此萬年梓株四字。孫注云未詳。此句文義固甚難通。故近人吳汝綸王闓運諸家。亦均無敢下筆。張純一云。疑爲鹿臺之財之屬。上有捩文。說亦非是。按此文當讀爲萬人宰誅。說文年作季。從千聲。千作平。從人聲。故年人聲近。年變爲人。亦猶節用上篇子生可以二三年矣。二三年亦爲二三人之變也。梓。說文從木。宰省聲。故梓借爲宰。漢書宣帝紀。損膳省宰。注。宰爲屠殺也。則宰有殺義。株誅同聲。皆殊之借。萬人宰誅。謂萬人爭宰殺紂也。下文折紂而繫之赤環。說文。折作斲。斲也。即宰殺而裂其體。繫之赤環也。兩句義正相應。凡茲之類。形聲相假有當亟待補入者一也。二曰。註誼尚有謬誤也。如尚賢中篇云。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使之。此無故富貴四字。注引俞樾說。以無爲衍文。謂當作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其說之不當。孫氏已知之。然又謂無故爲無攻。攻即功之借字。今按說文支部云。故使爲之也。本書經上云。故所得而後成也。是故者有所使。有所得之謂。凡富貴皆當有得於功業。皆有功業使之然。若無故富貴。則是無功業而富貴者。貴戚之類是也。然則無故富貴。義自可通。

。何必改字。凡茲之類。不免求之太過。有當亟爲訂正者二也。三曰。古訓尚有未明也。如尚同中篇云。靡分天下。設以爲萬國諸侯國君。注引俞樾云。靡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按俞說非也。周禮匪頒之式。鄭注云。匪分也。此靡分即匪頒之異文。說文。叢部。鑿賦事也。從叢。八聲。讀若頒。一曰讀若非。段玉裁云。凡從非之字。均有分背之意。讀頒。又讀非者。三十四部與十五部合韻之理。今按匪頒連綿字。匪靡聲相轉。頒從分聲。匪頒與靡分。皆即分字之義。廣雅。靡。離也。是靡亦分也。惟周禮用於賞賜之事。此則言域分天下耳。此古語之僅存者。而俞說妄易靡爲歷。孫氏引俞說。而不能證其非。凡茲之類。有亟待闡發者。三也。四曰。折衷尚多未當也。如天志中篇云。今夫兼天下而受之。概遂萬物而利之。若橐之末。非天下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者。則可謂否矣。注引蘇時學云。否義未詳。疑當作厚。俞云。否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訛。后讀爲厚。謂若橐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利之。則可謂厚矣。孫注以俞說爲是。今按蘇俞之說。字異

義同。其實皆非也。此文否字本自無誤。否猶無也。謂若有豪末之小。非天所爲而民得而利之者。則可謂無也。意謂人之所利無一非天之所爲者也。天之所爲下。下篇無也字。義更明顯。墨子書也字往往作者字用。天志下篇。昔也三代聖王。又云。昔也三代之暴王。也均讀爲者。則墨子此文猶云若豪末之末。非天所爲者。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無矣。文義更顯。其否字之不誤。更明矣。孫氏於此。無暇細審。誤從謬說。凡茲之類。有亟當訂正者四也。五曰。獨見尚須旁證也。如尚同中篇云。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孫注云。術令當是說命之段字。禮記緇衣云。兌命曰唯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云。兌當爲說。尚書篇名也。此文與彼引兌命字義相類。術說令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也。晉人作偽古文不悟。乃以竄入大禹謨。近儒辨古文尚書者。亦均不知爲兌命逸文。故爲表出之。按孫說是也。然術說相通。令命同字。尚未列證。劉師培云。古籍兌隧通用。左傳襄二十三年。夜入且于之隧。禮記檀弓下。鄭注引之云。隧或爲兌。隊術亦通用。如本書耕柱篇。下遂即不述。備城

門篇。銜迷卽銜遂。是也。說假爲遂。因假爲銜矣。至令命二字。古金文以爲一字。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于命下注云。古文命令爲一字。令字下又云。古文以爲命字。則銜令之爲說命。其說塙矣。孫氏雖闡發其說。而尚未及證明。凡茲之類。有亟當錄補入者。五也。六曰。訓故尚當增訂也。如所染篇云。五入必而已則爲色矣。孫注云。必讀爲畢。左隱元年傳同軌畢至。白虎通義崩薨篇引畢作必。是其證。按孫讀必爲畢。是也。然必卽畢盡之畢之本字。說文艸部。畢。田网也。從田。艸象形。是畢本無盡義。八部。必分極也。從八弋。八亦聲。分極有盡義。是必乃畢盡之本字。畢乃同聲段借字也。故說文玉部。秘之古文作璦。是其證。又說文支部。斲盡也。此段畢爲必後起之本字。凡茲之類。有亟當訂補者六也。七曰。校訂尚多漏略也。如法儀篇云。其賊人多。其賦舊作賊其。俞云。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相對。孫氏據俞校乙是也。然考治要所引正作其賊。而俞孫二家。據治要以校墨子。均未之及。未免漏略。凡茲之類。有亟當據補者七也。八曰。刊印不免謬謬也。如天志中篇。雷降雪霜雨露。注引王念孫云。雷

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靈字之義。靈與隕同。今考王氏讀書雜誌義字本作誤字。孫氏聚珍本尚不誤。此乃譌誤爲義。校者未及細勘。凡茲之類。有亟當校正者八也。九曰。體例尚有未善也。德清俞氏稱孫氏此書。謂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斯固足以當之無愧色。然經上經下考定旁行。止附篇末。篇中章句。尚仍舊觀。明知其譌。沿而不改。雖矜慎重。實礙掣尋。斯又亟當改正者九也。凡此九者。或獨申己見。或博采古今。或足補闕遺。或足資參考。至諸本異同。可供慎擇。今茲所撰。亦並錄焉。昔孫君序其書云。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然則吾今日補正之作。其亦孫君之志乎。自春徂夏。已至經篇。英夷難作。爰歸定省。家居二月。復稍增益。方待成書。忽又就道。至滬之日。閱商務書館目錄。知瑞安李笠已有校補之作。奇其命名之相似。復於學衡得讀其序。乃甚偉其書。以爲孫君之功臣。非夫今日之淺學者所能一二也。乃廢書而歎曰。昔李翰見杜佑通典。歎曰。翰嘗有斯志。圖之不早。竟爲善述者所先。今吾於孫書亦云然矣。遂閣筆不理。

者數月。已而李書竟已宣布。取而讀之。則猶覺多有未稱意者。李君爲孫君同鄉。參校之本。固甚有本原。然疏略之譏。恐亦未免。蓋有本謬而不覺其謬者。如尚賢下篇。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注引淮南子時則篇云。其曲棧宮筐。聚珍本其作具。與淮南子本書同。此誤爲其。宜據訂正。而李書忽之。又有以不謬爲謬者。如尚賢下篇。晞夫聖武知人句。注引蘇云。晞當從口作晞。晞夫歎詞。猶嗚呼也。李云。注晞夫謬晞大。當從聚珍本正。今考晞謬爲晞。是也。若夫字則定本並不謬大。商務景印本亦仍作夫。字均不誤。而李書竟以爲誤。夫以聚珍本校定本李氏所沾沾自喜者。而漏誤猶如此。至於故訓之精奧。形聲之展轉。發蒙解難。尤多未備。則吾書又不可不卒成之矣。于是重理舊業。繼續論撰。都爲若干卷。布之海內。求正通人。艸創既定。爰書其始末於此。並略論墨學得失之所在。以告讀者。庶幾舍短取長。有益於身心家國云爾。民國十五年五月一日北流陳柱柱尊父序於無錫國學館。

公羊微言大義自序
十五年

六經皆孔子所刪訂。然于易止爲之傳。於詩書止爲之刪次。於禮樂則止爲之修明。惟于春秋則雖因魯史舊文。而發凡起例。褒貶見意。則爲聖心獨裁。故雖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則其微言大義之寄乎字句詳略間者。蓋可知矣。故欲明孔子之微言大義。莫要於明春秋。欲明春秋莫要于通其義例。而後之治左氏者。猥謂春秋無特筆。襲舊史之文。承赴告而書。欲持是而排公穀。申左氏。不知隱元年經書曰。鄭伯克段于鄆。左氏傳云。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杜預注云。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以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宜書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于殺。難言其奔。然則左氏非不言春秋爲孔子特筆。治左氏者如杜預。亦不能不仞春秋之有特筆也。又隱元年經書曰。公子益師卒。左氏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日。杜預注云。傳例云云。所以示厚薄也。春秋不以日

月爲例。惟卿佐之喪。獨紀日以見其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之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夫既曰假日以見義。則非日月之例而何。然則左氏非不言日月例。治左氏者如杜預。雖欲強言無日月例。亦不可得矣。夫漢之諸儒。治左氏者如賈服諸家。雖與公羊或異。然靡不發明春秋之特筆。惟杜預獨欲一掃而空之。然今觀其言猶如前之所云。則謂春秋無聖人深意。豈不誣哉。是故莊七年經書曰。星隕如雨。公羊釋之曰。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隕如雨。則未脩春秋之文。與既脩春秋之文。其異同猶可得而考。何謂因舊文而已哉。隱元年經書曰。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桓十四年經書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公羊傳曰。夏五者何。無聞焉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公羊之無聞。猶是意也。夫以夏五杞子伯之易于臆說。而公羊以師說失傳之故。尚不敢從而爲之辭。則其多聞缺疑之義。蓋恪守孔門舊訓。其所引不脩春秋之文。必非向壁虛造之說。審乎此則孔子脩春秋之說定。則孔子脩春秋爲因舊史之事而

不因舊史之文。其說亦定。則傳公羊之鼻祖。其必及見孔子之所脩與舊史之異同。其說亦定。則傳公羊之學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必非無根之談。其說亦定。則春秋爲孔子特筆。凡一切書不書之例。皆有新意。其說亦定。而不可破矣。善乎孔驥軒之言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意。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令皆据事直書而已。將不書葬者。亦可謂尸柩實未瘞乎。其言至精。後之言春秋無特筆者雖百喙莫辨也。余自趨庭受教。篤好是經。嘗以左氏之事。公穀之例。以求聖人之旨。嘗作春秋三傳異同平。以明三家異同之本。不能執一以廢二。尤愛何邵公之注公羊。以謂胡毋生之條例。猶存于今。孔子之異義。斯可考見。(邵公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謂孔子新意而世儒見之則以爲非常怪異之說也)前乎何君之書。有董相之繁露。後乎何君之注。有孔氏之通義。皆麟經羽翼。孤家絕學。雖與何君間有異同。而大氏皆足相發。是故居常講論。既恆以三傳治經。而又以三子之書。擊公羊之傳。嘗慨何君解詁雖存。而義例散見于經注。學者未易燔索。前儒所釋。又多不能

祛除俗見。頗近怪誕。爰發憤而著此十五篇之文。采三子之精華。通公羊之傳例。以明春秋之特筆。由是而聖經之微言大義。可彙得而述。而聖人匡救天下後世之孤指。亦昭然大白矣。恭惟春秋。撥亂反正。亂賊肆恣。獨夫驕橫。物窮則變。斯惟革命。述革命篇第一。惟茲革命。乃起羣雄。羣龍無首。孰爲之宗。不殺能一。統一是崇。述統一篇第二。革命非艱。統一惟艱。羣雄割據。生民是殘。不戢自焚。使我心酸。述弭兵篇第三。兵之不戢。豺虎從衡。一予一奪。得喪誰明。豈知君子。揖讓是稱。述崇讓篇第四。凡所謂讓。福我邦人。豈將國土。讓于彊鄰。四夷交侵。孰甘帝秦。述攘夷篇第五。慮亡則存。好樂斯愁。魚爛而亡。聖人所憂。己則自亡。于人何尤。述疾亡篇第六。人非土石。孰無血氣。忘國家仇。豈曰無恥。大哉聖人。大復仇義。述尚恥篇第七。人羣進化。必有定期。大同之世。今豈其時。今宜何施。內華外夷。述進化篇第八。名之不正。則事不成。事之不成。禮樂曷興。禮樂不興。夷狄曷征。述正名篇第九。外攘夷狄。內明人倫。親吾之親。以及人親。吾儒之教。惟茲是勤。述倫理篇第十。同生斯世。

曰我與人。何以處之。曰義與仁。以別公私。以明人倫。述仁義篇第十一。春秋之嚴。誅鋤暴強。至其仁厚。惡短善長。爲善既易。改惡何傷。述善惡篇第十二。可立難權。聖人已明。世言公羊。重權棄經。寧知是子。言經獨精。述經權篇第十三。君子之經。正大光明。豈說神怪。爲世譏評。惜哉何生。以災異鳴。述匡何篇第十四。惟茲何生。大雅不羣。言所不言。闕所未聞。雖有微瑕。燦矣其文。述恕何篇第十五。嗟予小子。痛此崩潰。願抱遺經。出於秦灰。仰鑽前後。既竭吾才。述自序篇第十六。

待焚文稿自序

廿二年

柱年十五六。好昭明文選。由是而泛濫於漢魏六朝百三家。以至唐之四傑王右丞陸宣公李義山溫飛卿等。皆者之。己而好姚王氏古文辭類纂。用力於所謂桐城義法者。後乃耽太史公書。班孟堅漢書。以爲不獨馬班之文。兩漢文之工者。亦悉在於是。而尤好司馬

相如揚雄之爲。既而讀韓昌黎集。乃喟然嘆曰。嗟乎。韓文之師。其在揚雄乎。自漢以來。文人之作。大氏相沿摹擬。自昭明之選。以經子諸史畫於文之外。更無復知六經諸子之爲文者矣。唯漢之揚雄氏。以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方言擬爾雅。人固病其太似。然其解詁之篇。古來共偉之。皆知擬東方朔。而不知其高處乃得力於韓非。其他諸文。皆以經子爲骨。以相如爲貌者也。故揚雄之文。昌黎亟稱之。於是取昌黎之文。一一證諸經子。而皆得其開原之所自。蓋昌黎之文。又以經子爲骨。而以揚雄爲貌者也。嗚呼。豈不詭哉。於是又好六經諸子之文。蓋自二十三以至三十之年。其治經子亦莫非以爲文者也。然納蘭氏通志堂阮氏學海堂之書。已博覽無遺矣。於是並好佛典。嘗購大藏經。於華嚴法華三論尤所研誦。既而棄去。轉治考證。十餘年間。成易學尚書學公羊家語學周禮通論中庸通義字論老子合訓老學八篇墨子問詁補正墨學十論等。都數百萬言。合以詩文雜著等共百餘種。蓋千餘萬言。番禺徐固卿（紹楨）先生見而歎曰。自古以來。經生著述之多。未有如君者也。故平生爲文。不主一家。不縛一體。其爲文之宗旨。則

已見於集中諸文。茲不復論。今以所爲日多。懼有散失。故鉅而存之。有以事存者。有以人存者。不能盡以文論也。回憶弱冠之年。未嘗不有志於事功。頗從事於革命。民國元年。政黨初興。時共和黨與國民黨對峙。聲勢尤大。副總統黎元洪爲理事長。章炳麟副之。各省參議員如江蘇張謇唐蔚芝先生浙江湯壽潛湖南熊希齡廣東鄧實等。皆一時人傑。而柱亦濫廁其間。參與國家大議。且請政府下令婦女翦髮。禁早婚。採用歐文標點。時賢多笑之。已而自以所學未成。且袁氏專政。共和黨改爲統一黨。遂脫籍。尋以南社社友多加入國民黨。遂爲國民黨員。既而黨爭日烈。內戰以起。遂不復問聞。年二十五。長廣西省立梧州中學校。銳志整飭。始則革去學生八九十人。全省譁然。省議會且將彈劾。已而學生說服。德學連邁。兀然冠一省。而文學尤彬彬日盛。凡羣經諸子說文文選諸書。諸生皆能誦之。以軍法部勒學生。整齊劃一。自衣履以至頭髮。長短無敢有異狀。而食飲譚笑則親如父兄子弟。禁早婚。興圖書館。造學校林。歲植樹數十萬株。令學生課餘爲竹木簾器。凡校中器具。次第以學生製品代之。皆先試於一校。而後白於

省府。冀次第推行於一省。故當時雖爲一校之長。而隱隱欲轉移全省教育矣。凡入訓於校。出詔於衆。皆諄諄以孔孟荀卿爲師法。相與講學之士。若湖南陳天倪譚戒甫劉柏雲安徽程演生江蘇朱東潤。及同邑馮振心。皆卓然積學能文之士。今皆爲上庠教授主任者也。志氣既修。聲應益盛。以故省中大吏。多敬重之。長校六年。政府屢易。而柱得以從容設施。然名日高而忌亦日衆矣。會陳炯明軍攻克廣州。桂軍退肇慶。梧州震動。忌者乃讒於鎮守使韋榮昌曰。陳柱孫陳黨也。必爲亂。早誅之。不者且後悔。署名請者數十人。遂下令。柱既至營。榮昌曰。人多告君將爲亂。柱曰。有據乎。曰。人謂君故使學生逃散以動搖軍民。而君陰爲之應。柱曰。今退走之軍士以萬計。搖動人心。莫此爲甚。而以責學生乎。帶甲數萬。利器在身。尚復潰退。而欲責學生不退乎。以無拳無勇之中學校長。而可以在數十萬大軍雲集之梧州爲亂。公毋乃太重視書生乎。榮昌語塞。曰。雖然。人告君。已而參謀某君諫曰。陳某一省之望。公宜惜之。昔曹操殺禰衡。而段手於黃祖。時論臯之。公亦宜自愛也。遂得釋。而志氣益橫厲。孤行己志益切。居梧

六年。不與官吏士紳交接。不宴客。不赴讌。凡不學之人。雖達官奴僕視之。雖對坐不發一言。故益有狂名。民國十年。粵軍攻桂。劉震寰軍與之合。克梧州。劉震寰者。桂軍第某路司令。向駐平樂。慷慨好士。九年春。柱連諸生游桂林。道平樂。劉軍列隊迎。回亦列隊送。嘗於席間時時諷以急練兵待時。遂訂交。及粵攻桂急。調劉軍東下。至梧。柱屏左右言曰。陸譚據兩粵。將十年。民不堪命。近益昏憤。逆行倒施。君其圖之。故劉軍入梧城。午夜駝柱所。然柱已先一日離梧矣。至家。劉君求之益急。柱乃謝曰。當今天下滔滔。擁兵割據。孰能有用書生迂闊之謀者哉。遂應錫山唐蔚芝師之聘。曰。爲我謝劉將軍。吾方有江南之游。未皇軍旅之事也。自是以後。遂不復有用世之志矣。今每念前事。已忽忽如隔世。唯此數卷之文。嬉笑怒罵尚仿佛當年。雖於世無用。而吾以往之生命。尚悉賴是以存。又未嘗不歎無用之爲用誠大也。嗟乎。嘗謂平生有三幸。三不幸。家君壽不得至七十以上。一不幸也。舍弟早亡。二不幸也。不能以孔孟之志行商韓之法。以匡時弊。三不幸也。得以文受知於錫山唐蔚芝師。一幸也。得以詩受知於

侯官陳石遺師。二幸也。得淪落於江南。與海內通人上下其論議。三幸也。夜深酒醒。慘復記之。民國二十二年六月。發於上海交通大學。

鳴機課讀圖跋

廿六年

人孰不愛其子。亦孰不愛其親。慈孝皆出於天性。而聖人之教以孝爲尤亟。何哉。蓋人既爲父母。其知識閱歷。已非爲人子時比。其慈既出於天性。而物欲又不能蔽不能奪。則其慈於子也待教而復能者寡矣。故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若爲人子則不然。大抵血氣未定。血氣方剛時也。好鬪好色之心既有以忘其愛親之念。而好逸惡勞。人生之惰性。又尚無學問閱歷以爲啓迪。故孝親之良知。往往爲物欲所蔽而不能擴充。甚者且日以漸減。及其成人之後。學歷漸深。始悟父母不可不孝。則父母已老。追悔莫及矣。語曰。養子方知父母恩。及其知恩之時。能孝之日尚有幾何耶。故聖賢之教。尤以孝爲要。非特爲父母。且亦爲人子少減其悔恨計耳。且爲人子而不孝。是不樂有父母也。人不

樂有父母。則父母又何樂有子。且父母尚不能愛。又安能愛子。則人類不幾乎息耶。今之不學青年。徒引禽獸不知孝而無不知愛其子以傳種爲解。而不知人類相生相養之繁。豈禽獸可比。人之愛子遠於後代子孫。故大孝終身慕父母。不足又孝敬及於祖先。蓋離乎禽獸遠矣。嗚呼吾師唐尚書。嘗言古之聖賢。教人唯恐其似禽獸。今之教者唯恐人之不肖禽獸。何其言之痛切耶。鹽城吾宗憬初君。昔從予遊於金陵。予既異其學之卓於儕輩。近年任教育於滄濱。過從益密。覺其天性之厚。徐而察之。乃益知其孝親之誠。今年爲其母太夫人六旬設悅之辰。求余文爲壽。既爲辭以頌之矣。憬初頃又以其師黃賓虹先生所爲鳴機課讀圖索題。蓋紀念其太夫人者也。余謂賓翁斯圖。其教孝者乎。不特憬初讀之。孝思終身不忘。傳之於家。子孫讀之。孝思亦繼繼繩繩不忘。即天下後世人讀之。孝思亦悠然而生。莫不喟然嘆曰。吾母固無異於憬初之母。而吾獨奈何慚於憬初之爲人子哉。嗚呼。吾讀之。吾深慚之。吾何以題之。曰。吾悔吾之無及。羨憬初之及。而願天下後世人之皆能及也。

黃賓虹先生句漏聽泉圖跋

二十六年

句漏聽泉圖者。黃山黃賓虹先生爲北流陳柱之所作也。天下洞天三十有六。句漏之勝。列二十二焉。其最著者寶圭玉虛之奇。白沙韜真之妙。內則丹竈石牀之異。伏虎躍龍之象。千戚俎豆之器。崇樓阿閣之雄。莫不隨形賦態。體物無遺。輪扁所不能窮其巧。宗廟所不能盡其富焉。外則孤峯刺日。橫嶺切雲。松風送滄海之濤。石氣補青天之罅。泉聲鳴咽。猿鳥閒啼。芳草高低。牛羊時見。其山則自西徂東。聚於東北。其騰驟也。蜿蜒如長蛇之奔穴。其歸宿也。回環若衆星之拱辰。南流圭江。北望白水。春日載陽則羣峯如染。秋水時至則圭江似練。誠神僊之宮闕。豈隱士之衡泌而已哉。予自總角。遠乎志學。或隨父師。時挈朋好。解維於景蘇樓畔。停舟於望夫山下。步履彳亍。共叩雲關。(句漏洞有雲關二大字)暫息古亭。摩挲遺刻。或穿古洞。疑秉燭以夜游。乍造危峯。恍飛昇於白日。既而傾羽觴。浮綠蟻。縱談仙佛。援引古今。消渴飲石乳之泉。樂饑餐

葛仙之米。(葛仙米產洞中小溪)或看流魚於石澗。手攜師曠之琴。或寫吟箋於禪房。酌和輞川之什。日出而游。日入忘返。征衣點若木之華。歸路亂夕陽之影。午醉才罷。夜宴已開。嗟乎。少年之游。斯樂何極。將謂百年。長共相保。何圖一旦。忽爾乖違。萬里飄零。二親繼謝。頃復神州板蕩。東海塵揚。白雲在天。青山入夢。賓翁遠客燕京。懷予滄瀆。傷此流離。寄情翰墨。既作蘿村讀書之圖。復惠句漏聽泉之畫。蓋謂還家有讀書之樂。入山有聽泉之雅。出林則倦鳥知返。在山則泉水更清。娛耳何勞絲竹。洗心足比周易。何必接接不息。洋場十里之塵。戚戚寡歡。洪水橫流之痛。夫靈均井渫之怨。終以隕生。彭澤徑荒之喻。苟全亂世。大雅明哲。可以知所擇矣。其意良美。我懷如何。用述前遊。以策來日。若夫賓翁丹青之妙。早兼南北二宗。心賞所存。尤在江程兩逸。(賓翁自題句漏圖云句漏山中所見瀑泉試以浙江垢道人之法擬之)旁徵軼事。(賓翁近輯浙江垢道人軼事)。冀發潛光。借彼遺黎。助我興感。然則賓翁斯圖。其用意深矣。

崔雲潛藏唐茹經師萬言封事手跡跋

二十七年

此吾師唐茹經先生萬言封事。往年吾既爲雲潛題之以詩矣。自去冬常州陷敵。雲潛家避難何處。杳不可知。吾憂之不可去懷。前數日始自常州來。相見悲喜欲狂。留宿余寓。贈以詩云。握手唏噓淚滿襟。平安欲問咽成瘖。天荒地老今何世。草長鶯啼恨不禁。故國旌旗何處是。銅駝荆棘此時深。可堪痛定還思痛。且合銜前酒滿斟。雲潛徐出此卷見示。並以柱所藏唐師文藁手跡見還。且曰。家中百物灰燼。惟此二卷視如性命。隨身避難。故得免劫。吾作而歎曰。昔王僧虔謂鍾太傅宣示墨迹爲丞相始興寶愛。喪亂狼狽。猶以此表衣帶。君得無類是邪。且始興所愛者。或僅書法而已。技而已矣。君之所好者必道也。進乎技矣。憶吾昔年侍吾師講學錫山。值齊盧之戰。城外火光燭天。城中人皇皇然無逃命所。余獨取唐師未刊文集數卷藏之於身。曰。身存與存。身亡與亡。當時諸生頗以爲美談。唐師亦常爲後來諸弟子道之。君今於此得毋類是邪。因相與且歎且笑。

嗟乎。吾師封事所陳。倘當時能行之。則清社不屋。吾國安有今日。吾師自言不聽而去位。講學東南。垂四十年。以文武周孔之道啓迪青年。以禮義廉恥之教揭黜天下。倘國人而不河漢視之。則又安有今日。然近六七年來。政府亦既有尊孔之令矣。亦既欲張四維之教矣。是吾師之所倡猶有行者。故今日雖失地數省而士氣不衰。異日倘能挽狂瀾之既倒。脫百六之劫運者。或亦此數年來不遠而復之微效歟。然則吾師平日之所昌言。其足以拯救斯世。蓋可以無疑矣。雲潛著茹經先生政治學成。吾師因此卷與之。其所以期望於雲潛者大矣。吾知雲潛他日必有以副之。爰重爲記此。戊寅夏歷三月十六日。

守玄閣文稿選 卷五

北流陳 柱柱尊

書啓之屬

答馮振心書 民國二年

心相思而人不見。魚甫去而雁留來。把翫反覆。不啻愛然足音也。且文言爾雅。有大家之風。仁義竊如。得君子之道。弟雖自弔其無用。然亦喜知己之有進也。至見教各節。尤堪心折。進以齊物之理。蓋慮其過激。規以忍耐之道。蓋慮其自棄。弟雖有張衡之四愁。慨焉太息。而規枚乘之七發。霍然病已。故人相愛。一何至是。雖然。弟於今日誠有不得留柱者。白香山待富未來。韓昌黎送窮未去。行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弟則未之有也。此不可去者其一。離婁之明。不能善聽。師曠之聰。不能善視。

何者專力易爲工。分力難爲巧也。此不可去者其二。雖有鉉基。不如待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此不可去者其三。有此三因。遂生百慮。塊然居此。塔焉喪耦。又況覩蘇馮之遠游。更悲吾生之無狀。所謂馬援善畫虎。而季良之犬始顯。濠梁覩游魚。而涸轍之鮒彌慘。不其然與。若使青鳥之書不至。醯雞之覆不發。而憂能傷人。則孝章之年已盡。病若因愁。則長卿之病滋甚矣。平生好學遠士。是非之界已齊。此日偏如凡夫。得失之心長在。雖吾子之不吾責。及今思之。亦良可愧矣。餘不白。

答蘇寓庸先生書 二年

將由鑑愆處得示。藉悉康勝。奉誦再三。有如覲面。甚感甚感。方今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正直之士既希。貪鄙之風彌扇。言同孔墨。行比儀秦。吾師雖負經濟之才。尚存勁直之節。方枘不入。固其所宜。幽蘭不芳。詎能無慨。生初春來桂。中道過梧。當選舉之時。覩奔競之狀。議員賄賂。乃今見之。士習卑污。比昔甚矣。民今方殆。誰爲厲

階。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烏虜。此老聃莊周之所以遁世。而彭咸屈原之所以投江歟。而來示云云。乃欲修名於鑠金之口。行道於潛龍之時。固足略見高懷。未免苛責斯世矣。退之有言。賢不肖存諸己。用與舍屬諸人。先生之學既無負於斯世。而斯世自負於先生。先生殆可以無愧矣。至於生者。櫟杜生存。久爲臃腫之木。火爐踴躍。復作不祥之金。俞行俞左。三戰三北。人懷得鹿之喜。我詒畫虎之譏。回憶平生。能無痛恨。然尤人不如責己。止謗莫若自修。艱難所以鑄英才。饑寒所以降大任。生身非槁木。心異死灰。固有望洋之嗟。不無填海之志矣。然而金烏之景難留。醜雞之覆不發。良時逝矣。來日如何。嗚呼。傷已。雖然。當此大夢。丁茲亂時。共和雖成。亡國可待。乃欲爭優劣於奴隸之列。競是非於醉夢之時。豈不謬甚。前得惠示。久欲作報。抱愧在心。未能執筆。今適晤容焉諸君。談及先生。因憶前書之言。慨然有感。故略陳倪略。聊吐牢騷。黨蒙不棄。希賜教言。

與張友藝書 四年

月日。柱白。友藝足下。藉甚英風。常勞向日。相忘道術。方同漆吏之懷。裹回岐塗。又灑朱公之淚。吁其傷矣。謂之何哉。維別之後。越四日。舟泊香海。雲日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痛。絲竹繁會。隔江皆商女之音。又越二日。行抵蒼梧。黃雲蔽日。弔帝子之不還。白露爲霜。懷佳人而不見。於是駕輕舟之一葉。沽美酒之十千。招河伯以開懷。對山公而獨酌。寒鳥叫月。無非求樹之情。哀猿吟風。共下思鄉之淚。又閱十日。言歸草堂。老親扶杖。稚子問名。妻含笑而詳羞。媯然魂斷。弟殺雞而酤酒。陶然神怡。於是情變物化。樂極哀生。庭樹婆娑。知人生之如此。陵谷依舊。痛父老之日稀。環視鄉鄰。空驚江河之下。尋問朋好。多爲燕雀之徒。學術云何。見面惟詢利祿。經綸所在。抵掌則論斗升。笑孔孟爲拘儒。以蘇張爲賢聖。其流一也。又或稍辨之無之體。便笑揚班字訛。略諧俚俗之聲。遂摘周秦音錯。枵然自大。覘不知恥。此所謂以增井之蛙。而

嘲東海之鼈者。其流二也。又或略涉新學。自許通才。張吻奮髭。侈談理化。舞脣弄舌。鄙笑詩書。不知牛頓之云何。皇問馬克之意義。其流三也。又或才竭妻妾。智盡閨房。牀第呻吟。乃大夫之好色。形骸若喪。殊南郭之隱机。其流四也。若乃夫寡廉鮮恥。已無人禽之分。患得患失。盡是斗筭之量。其流雖殊。其品則一。走少而失學。壯不如人。而孤介之懷。得諸天賦。愚慧之質。實與世違。四者之流。非吾徒也。寂寞之感。其能已乎。所幸陶公弱菊。經霜尚存。開府小園。至冬獨茂。清池如月。古亭帶雲。鳥報春秋。山無冬夏。松窗晝坐。風吹貝葉之書。風帳夜眠。月照鴛鴦之被。於是風清月朗。夜靜天高。攜美人以同游。載芳醪而共酌。月中素女。對影羞其嬋娟。河畔牛郎。臨水悲其難度。既而金烏初起。錦帷夢覺。陽阿晞髮。魂銷墮馬之妝。綠水蕩形。腸斷游龍之影。咏鴛鴦之八九。笑孔雀之東南。蓋優哉游哉。亦可以卒歲者也。以視乎高蓋接乎碣石之館。長裾曳於孟嘗之門。朝爲榮華。夕爲憔悴者。走雖不肖。自覺在我者賢矣。伏惟吾子。布葉雲涯。垂翅霄漢。南郭在其前。北海在其後。虎嘯龍吟。風流雲聚。

。信大丈夫之壯游哉。非吾今日所敢望也。西鴻有便。德音不忘。

與鍾震吾書 四年

震吾足下。自遠光彩。又及素秋。回念舊游。徒增新恨。走自言歸鄉邑。如隊樊籠。既異安仁之卜鄰。空羨淵明之種菊。故山桂樹。無可攀援。芳洲芙蓉。願言涉采。於是應母校之聘。作重游之舉。爰於本月十二日。與振心兄弟舟抵鴛江。十五日。與揮之同抵香海。數尊濁酒。一卷新詩。共敘離愁。爲斯嘉會。喜可知矣。遙聞吾子。道德日新。學術日益。超然遺世。志乎古人。行將高臥白雲。寄情明月。結麋鹿之新契。忘雲雨之故交。樹勁節於當時。激清風於後代。信丈夫之高志。非小人所庶幾也。然海上奇書。以時聞出。天下名著。未易網羅。誠宜再容數年。畢收萬卷。然後東游齊魯。西登崑崙。南游洞庭。北經沙漠。收拾清風明月。入我錦囊。點綴淥水清山。馮茲彩筆。然後栽先生之五柳。種居士之雙楠。或踵司馬之書。或繼獲麟之筆。挽狂瀾於既倒。發潛德之

幽光。黨亦君子所不廢乎。走雖無負郭。幸有小園。綠竹千竿。名花百種。冬則長松獻碧。夏則芳荔吐丹。茅屋數間。便作金馬石渠之署。池蛙兩部。聊和白麟赤雁之歌。此則要諸他年。非敢望於今日也。風濤滄滄。又催客行。楊柳依依。黯然魂斷。聊書別意。以當夢談。秋風漸寒。千祈珍攝。

答唐蔚芝先生論文書

六年

生柱載拜。蔚芝校長夫子大人閣下。頃者連奉九月六日十六日兩次鈞示。鍼膏灸盲。霍然病已。非先生學之精。愛之至。何以至此。生雖不肖。敢不拜惠。然若生者。少迷所學。奔走於風塵湖海之間。逐逐於蟹行形下之學。以分其日而歧其心。故窮年之力。而不能通一經。直至前年之冬。以家大人之命。養病林泉。然後始得專其力於文學。然貧賤也。不能不求升斗之祿。以養所親。故其志猶未能燁。顛頓至今。春秋二十有八。而一無所成就。每讀孔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之語。不知其涕之無從也。近歲以來。稍欲

通經。冀于文行二者。有所樹立。庶譏可以自贖前愆。而無辱於天地父母生我之身。此區區之志也。然求之瘳切。而自視瘳卑。清夜自思。乃幾不能自比于人類。而先生乃不以爲可棄。而辱教之。且賜以大著。生獨何人。能無激憤。自今以往。惟循先生之所教而學之。將先生之所賜而讀之而已。其有成與否。非所計也。然生固陋。竊以爲文者誠如大札所論。必不可以蹈襲。然作者固當于神求之。不當於貌求之。而論文者亦當以神取之。不當以貌論之也。古聖賢人之文章。惟道之傳。若夫其文章之體貌。則不必固爲立異。亦不必不異。不必固爲相同。亦不必不同。是故易一體也。書一體也。春秋又一體也。此不必立異。而不得不異者也。然阜謨似堯典。周謨誥似殷盤。秦誓類風雅。易辭多如詩。此不必同而不必不同者也。周秦西漢諸子之文。其間或同或不同。罔不如此。如孟子荀卿中庸大學引詩之處。其文法大氏相同。而或莊謹或博大或雄直。家又各異。蓋其文體之變化。一隨其文心之變化。文心者道心也。西漢以後。學者競相爲文。而不知爲文之本。聖人之道廢而不講。惟互相摹擬。以浮靡相高。萬首同聲。千篇一意。

故韓氏起而振之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辭而闢之曰。惟陳言之務去。曰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所以矯學者之弊也。及其弊也。則讀書者皆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于是自三國以下之歷史皆所不觀。三國以下之文集均所不閱。斯不亦陋乎。其論文者則曰唯陳言之務去。于是以六經爲陳言。見偶有與古人相似者。則曰此剽賊也。偶用一二成句則曰此陳言也。其最可笑者莫如李習之。其言曰。述笑之狀。論語曰莞爾。易曰啞啞。穀梁曰粲然。班固曰攸爾。左思曰蹶然。後人作文。凡言笑者皆不宜復用其語。若然述笑者不可復用前人之語。則述哀者亦不可復用前人之語。今嗚呼嘻噫等字。亦古人成語。未審古人復用否。又未審習之許用否也。豈習之之意以爲尋常之語則可復用。而特別之語則不可復用邪。則已而已而四字。亦論語之特別語也。未審習之何復用之以自陷其盾也。曾文正公曰。作文宜摹仿古人閒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文宗。幾于無篇不摹。即韓歐曾諸巨公之文。亦皆摹擬以成體段。曾公之言如是。故曾公之才學文章。勝于習之萬

萬也。夫刻意以剽竊古人之語句。極力以摹擬古人之體貌。陳陳相因。拘不知變。斯固柔傑之士所不屑爲。然用功既久。與古相化。適然相合。則其文之神與意俱佳。更不得以其一二相似之貌而譏之。猶之論人然。其人既賢矣。而不得以其貌似先人而遂謂之不肖也。夫賢子之貌。固不必定肖其先人。然亦不能使必不肖也。文章之貌。亦猶是耳。豈能一無所肖哉。昌黎韓氏。誠文中之豪傑也。然送董邵南序。擬陶淵明贈羊長史詩。佛骨表擬尚書無逸。孟東野序擬孟子好辯章。答李翊書章法則學莊子消搖游宋榮子一段。而大意與分段。則取諸論語十五志學一章。其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者。即十五志學。三十而立之說也。其曰能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此四十不惑之說也。其曰。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存者。即尚未能耳順之說也。其曰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者。此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也。故姚氏謂韓氏此文學莊子。亦徒見其貌耳。若其神意段落取法乎論語。姚氏尚未及知也。至其他文如平淮西碑進學解等衆人所共知者。尤不知凡幾。夫以韓

氏之如此傑出。而推其所本。尚不能無所擬似。則擬似者固非古人之大病。病在似其貌而遺其神。襲其意而規其貌。如魏晉以後之七。崔蔡以後之雜。斯足賤耳。是以韓公雖譏相襲。而不禁其相似。所謂去陳言者。亦惟指其腐俗。不當理者耳。非謂古人之言。皆陳言也。生近復閱劉海峯氏論文偶記。及惜抱軒語。其獨到之處固多。然言之太苛。使人拘而多忌。初學之士。習聞其說。則必困其才思。下筆不能成行。而成學之士。終其身之所得。亦不過簡淨二字。夫簡淨豈遂足以盡文章之能事也邪。生之疑此久矣。會讀先生書。故聊書其意。不自覺其言之繁冗無當。蓋恃先生之知之深。愛之篤。故竊自增于孔門言志之義。惟先生有以裁之。尊者尚書以伏生本爲主。梅本增于後。以免真偽相雜。最爲卓識。拙篇尚書讀本。翌日重當修改。擬照此例。詩經圈點本已收到。不日即可奉還。周易圈點。細讀數過。信爲佳作。生近編周易文法。擬即用尊者爲主。而以諸家增之。每卦之後。并增以太玄各卦。蓋太玄原不徒擬易而作。實亦解易之書。惟訓詁章句之儒。楊子所羞爲。故不爲易作箋注耳。讀易而不晤。則求之玄。讀玄而不晤。

則求之諸家之說。因文以求義。因義以求道。則其于易也。或亦庶幾焉乎。孫月峯評點尚書。亦已收到。一月以後。即可寄上。閏刻周禮及樊宗師集已函京粵友人物色。然尚無覆音也。樊集坊間絕少。未審何故。韓公于古今文人所推許者。皆昭然有以發于後世。即孟郊賈島之徒。雖少家數。其詩集仍留傳于今。惟于樊紹述許之如此其至。而傳者絕少。豈文之傳不傳固亦有命。非可強而至邪。將有待乎其人。所謂久而愈彰者邪。韓氏嘗銘李元賓。謂文出乎當世。今讀元賓集。實嘲哂蕪雜可不學而能。韓氏之銘。誠不免過其實。意者其銘樊氏亦此類歟。然而元賓集大傳於後。獨樊氏則求之不可得。是傳與不傳真有命也。可勝嘆哉。尊製中庸序。生意似不必再加。蓋一篇文勢至此忽然遂結。所謂羣山萬壑赴荆門者也。現爲手民所促。已付剞劂。想亦先生所許乎。張廉卿評點尚書。即得自吳氏尚書讀本。蓋吳本圈點。乃錄自張氏。觀其例言可知也。近日甚忙。言語多失檢。不敬之愆。伏乞鑒原。六年十月五日。生柱載拜。

答友人論文書

六年

拜奉華翰。并惠以大著詩文。清高俊逸。捧誦回環。意誼拳拳。致謝無量。謂略陳句臆。惟君子裁之。十餘年來。海內之士。承文弊之世。驚物質爲神奇。詆文學爲臭腐。凡斯之倫。既無得而識矣。而物極必反。近今一二載。學者已稍稍知所本務。以爲立國之精神固不能舍是而他取。故聞文學之名。而慕焉者有之。然氣有清濁。志有高下。才有大小。識有遠近。習有雅俗。而世之學者類多蹈常而習故。遺所善而得其惡。故成才之士。卒尠有其人焉。柱誠私心痛之。故有來問柱者曰。學詩文宜如何。柱必謹對曰。慎所習。蓋所習既慎。則凡吾之志吾之才吾之氣皆可以漸養而成。而吾之學識亦可以力求而至也。或又問慎所習宜如何。則又必謹對曰。先取昭明文選熟讀而精思之。由是而下窺唐宋大家之選本。（詩文各擇選本）復由是而上稽史漢說文之籍。以至於先秦諸子五經之書。則雅俗既分。然後恣意觀覽。取古今大家之專集。審其本末。剛其精粗。再進

而兼究各宗教之長短。明諸科學之新理。然後再取古人之最精者自行撰定。都爲一集。終身誦之。是始則由約而博。而終則由博而約。循是而爲。則五年小成。十年中成。廿年而大成。敢斷言也。雖然。柱之言此。則滋益媿矣。憶始自十六七歲時。已頗究心文學。獨恨不得其道。當時作客扶桑。所求新學之外。即殫精於此。然矧睹古書。獨攜文選。暇則披覽。始則畏其艱深。繼則悅其華麗。終則詳其得失。覺其有不足於心。而求博覽之志益切。由是而歸里而留桂。漂漂於風波之上。無一月之暇。足以優游誦讀者。其後游滬。得交彼邦之賢士大夫。始慨然憤發。屏去一切。遍觀書庫。不足則假之於友。又不足則節衣食之費以求之。如是者殆六七年焉。然皆由約而博之道也。近今二三年。乃始欲由博而返約。然口罷於講義。手勞於書牘。身煩於應酬。擾擾終歲。亦一無所得。古人云。不知來者視之往。悲夫。往者之所成就已如此。則來者可知矣。曹子桓云。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于逸豫。遂營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每誦斯言。不覺同聲一哭。誠不知

何年何日。得以結茅句漏。下帷草堂。庶竭其罷駑之才。以追隨古之作者。而明聖人之道於萬一也。悲夫。如柱之衰慵。尚何望哉。整亂扶微。要當待諸英傑之士而已。而求諸吾黨。得數人焉。馬平鐘震震吾。馳說飛辭。時多雄肆。鬱林陶中守中。潛學默究。時見寬宏。然皆珍於自藏。過于少作。容縣蘇君武子卿。英才駿發。惜學海軍。未能專一。邑子馮振振心。與弟揮揮之。尤好博覽。振心古文。出入韓歐之間。詩尤高妙。往往下筆不能自休。揮之好學駢文。治小學。詩尤精刻。少年好學。邈焉絕倫。真後生之秀也。又邑子梁園又園。亦深好道學。古之躬行君子也。惜其體弱務煩。未能盡所欲言。族子畏畏天。同事蒼梧。亦頗好古。博覽不倦。然往往有遲莫之感矣。柱每嘗與諸子論文未嘗不慨夫作者之日少。即有好之者亦往往墜于流俗之習。而不能自拔。故其所謂學者俗學也。所謂識者俗識也。夫然則其所謂志與氣與才者。皆不免於俗而已。則其於文也不亦愈求而愈遠乎。嗚呼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而世之學者。且至死而不悟。沒世而無聞。滋可痛也。今讀大札。汲汲

焉。惟斯文是求。文辭高秀。信乎非流俗之士所能及者。復慙慙焉不恥下問。欲訂神交於文字。則柱雖不學。又烏得不忘其淺陋。而略陳所見。以報厚誼於萬一邪。伏惟大雅不棄。教而正之。幸甚幸甚。北風涼矣。諸維珍重。不一。十月二十九日。

答某前輩論文書

去年拜誦八月廿五日大示。伏以台駕來梧在邇。故未奉覆。歲月荏苒。忽將半載。長者之教。缺然久不報。恥何如也。伏誦大札。謂古文之道。取徑不出兩途。由義法而入者。取徑於八家。以上追秦漢。仰溯六經。此一途也。由詞藻入者。取徑於六朝。以上追東漢。仰溯周秦諸子。此一途也。前者宜以陳腐爲戒。後者宜以蕪冗爲戒。而又輔之以小學。參之以科學。大哉言矣。何以尚焉。拜嘉之餘。請暢其說。夫義法詞藻之學。分而不合久矣。以詞藻爲宗者。則謂文章二字。當作彰彰。非駢語華詞。概不得謂之文。而謂之筆。其以法爲主者。則自矜謹慎。而大氏以虛淡爲宗。命之曰古文辭。凡涉于華且

驪者均不得謂之古文。各立門戶。互相主奴。是甚不然。何者。蓋文章之道。非可以一
端盡也。仰觀于天。則日月星辰昭如也。雲霞虹霓燦如也。頽觀諸地。則草木之花葉。
虎豹龍蛇之皮。金銀土木之質。萬象俱列。諸色相宣。炳炳如也。此非天地華麗之文邪
。若夫白日既歸。明月未出。煙收雲斂。長空淡淡。又若霜露既隊。百卉凋零。極目乾
坤。寂寂如也。非天地虛淡之文邪。易稱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以類萬物之情。然則天地人物之情
。非有虛淡而無華麗。亦非有華麗而無虛淡。則古聖人之文。又豈能或有或無于其間哉
。六藝之文。莫古於易書詩書之典謨。其華麗爲何如邪。易則虛淡者也。而文言等之華
麗爲何如邪。詩者詞藻之宗也。其虛淡者何可勝數。則知聖人之文。固非一端而已也。
而世之分立門戶者。竟以其門戶之見。而欲以一端盡之。豈不陋哉。今讀大札以義法詞
藻之分。六朝八家之別。均得列于古文之中。而無出入之見。誠非俗士所能識。而與柱
私心相合者矣。柱嘗以謂義法詞藻。固不能不明。亦不能相廢。要視乎其題之異。而後

駢散濃淡。各隨其宜。正猶王右軍書字。寫樂毅則拂鬱。書畫贊則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則從橫爭折。而蘭亭則又思逸神達。字體以題而變。文體亦以題而變也。若作詩歌之屬。而以春秋謹嚴之義法視之。則風雅頌爲荒誕矣。若作史書碑銘。而以詩歌溢美溢惡之詞出之。則堯舜接踵。而桀紂比肩矣。豈不謬哉。世之作者。皆昧乎此。各執一曲。不能兼長。可不惜乎。然二者雖不能偏廢。決不能相雜。若體裁不分。源流莫辨。或以散體而雜六朝繁縟之詞。或以駢體而含宋元明以來語錄之氣。斯則蕪雜之病。爲文之大戒。噫。今日之爲文者大抵然矣。能免此者希矣。此有志爲文者所不可不知者也。必明乎此而後輔之以小學。參之以科學。斯足超乎衆流耳。柱不自揆。常篤好爲文。近來教誨諸生。亦常斤斤於此。其有合與否。不敢自決。聊因先生之言。故略陳一二。望先生有以正之。庶譏不致以誤己者誤人也。至於意所不能盡者。則已俱于答唐校長書中。今與拙作。一併呈覽。統希是正。幸甚。臨文無任向往之至。千萬爲時爲道珍重衛生。

戊午人日。與陶守中梁浩然二君酌酒。席上論文。遂取筆答此。書每成一筆。輒飲一筆。十巡而稿成。柱自誌。

答教育部朱駱先部長書 二十一年

駱先部長勛鑒。奉讀九月二十八日大示。敬悉大部對於高初中國文教育問題。至爲注重。已召開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審查委員會。集海內專家於一堂。殫精竭慮以研討。猶復虛懷若谷。冀采芻蕘。曷勝慚感。茲謹將頒下高初中國文課程標準兩種。分別略陳管見。別紙錄請察奪外。柱復尚有所陳者。夫立國之本。首重文化。孰不知之。然而默察時人之所謂文化者。大都偏重於藝術知識技能而已。而於道德教化。古人所用以爲化已化民者。反多弁髦視之。故選文之目標。除欣賞技能等之外。不復顧及人格之陶冶。一似以爲道德無與於文化。而國文宜外於教化也者。此則近十餘年來學者之通弊。而學風所以日壞也。夫昔之教者。耳提面命。莫不兢兢於仁義廉恥。而猶不免於人心之日壞。風俗

之日下。況今乃以腐化視之。言之者唯恐其污口。聞之者唯恐其污耳。則今日學風之壞。社會之惡。倍於廿年以前。亦何足怪乎。今若能於中學選文之中。寓有陶鑄高尚人格之意。則知識技能未見其減。而人格乃賴以提高。豈不兩美。此擬請大部注意者一也。柱參與京滬各大學招生考試事。已十餘年矣。考大學者皆高中畢業生也。其程度則年愈近而愈低。問其常識。則多不知四書五經爲何物。周公孔子爲何人。考其文理。則無論文言語體。造句尚多有未通。篇章安望其有序。甚者魯魚不分。豕亥莫辨。古籍展轉致誤。以勞後人考訂者。今乃爲中學生之通習。夫一國之文字。乃國民智識之戶牖。學生國文之通否。實其思想有條理與否之徵驗。今製造大多數思想無條理之中學生。上焉者升入大學。除入文科者尚有可以補救之機會外。其入實科者實已無法令其補習。將來大學畢業。或任國家要政。或辦社會事業。安能應付裕如。至其大多數之不能升入大學者。則又或任小學教職。或辦鄉村公務。以彼文理不通之人。安能望其辦事之有條理。教育之能合法。上下施效。互爲因果。將來勢不至養成全國皆爲不通文理之人。全國皆爲

思想無條理之人不止。國之大患。寧有甚於此者乎。此則今日大部召開會議。欲提高程度。所見正或相同。然竊以爲程度之低。原因固衆。而泰半實由課程之過多。與國文選本內容之過於複雜。關於課程者今姑勿討論。若夫國文選本內容之複雜。實爲今日大病。今試檢閱坊間國文課本。則其所選者有文焉。有詩焉。有詞焉。有曲焉。有小說焉。有新詩焉。有戲曲焉。有譯文焉。夫文體不同。句法篇法因而各別。以文理未通之學生。而使之旁皇岐路。多方以擾之。是有可通之機。亦將爲其所亂。而欲使之通暢。豈不難哉。今欲更其弊。宜化複雜爲單純。初中國文專選散文。一切詩詞小說。可待至高中三年級而後選擇。爾時既已分科。課本亦應各異。一言以蔽之。在初高中六年之內。文筆宜使之通暢。最爲要事。柱嘗教學者但能取古今名作五六百篇。熟誦於口。了解於心。多閱多作。則久之自然下筆成章。辭明旨達。過此以往。或爲詩詞。或爲論說。或作考據。路徑一闢。成就可期。此則自身經驗之言。所謂伐柯者其則不遠者也。奈今之學者。既無專心。而教者又復故爲紛擾。討論教法之書汗牛。而青年之不通日甚。荀子

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其故亦可思矣。故課本文體之複雜。實不宜於中學。而尤不宜初中。此擬請大部注意者二也。近來大部竭力整飭學風。此固立國基本之要圖。然竊以爲整頓大學。猶是治標。根本整頓。要從中學。若中學程度日低。學風日壞。及入大學。人衆品雜。以言整頓。加倍困難。整頓中學。尤應注重訓練青年之人格。訓練青年之人格。尤應注意青年之思想。此則國文課本。與國文教師。尤不能不特別注意者矣。此擬請大部注意者三也。至國文自修方法。柱十六七年前長廣西省立第二中學時。曾撰有中學生研究國文之方法一文。此雖爲舊制中學而作。亦或可以略備今日參考。茲竝錄請教正。

與姜生志純論書法書

廿五年

志純吾弟足下。昨日晤談。因有課務。勿勿即別。未能盡言。至以爲歉。吾弟究心書法。能於今人之所忽者而重視之。可謂特識。臨摹石鼓。自是取法乎上。然雙鈎本不如影

印本。影印本不如古拓本。古拓本極不易得。不如求影印本矣。近代學石鼓而工者。唯楊濠叟。然偽者極多。吳俊卿雖以石鼓著名。然劍拔弩張。毫無石鼓雍容之氣。徒習其字體。而無其胎息。非善學者也。學書取法不妨高。然第一須多看古人真跡。秦漢以上。真跡已不能得。今世所傳流沙墜簡。尚有漢人之遺。自此以下。魏晉人寫經。隨唐人寫經。其真跡近世尚多。即不易得。影本亦差勝於無。若宋元明真跡及清名家真跡。則非甚難得。不能不多看矣。蓋凡名家雖晚出。必有所傳授。故觀其真跡。即可知其用筆用墨之方。柱學書雖不甚專。而研究書法則爲日頗久。凡古人之說。及清人包康之論。均當力爲探索。上自鐘鼎。下及唐宋文書。亦多所摹臨。時人或以爲頗有可觀。而自知之明。實以爲去之尚遠。其程度比之吾之詩與文。實不可以道里計。心嘗思念。以謂書法之一藝。何以比之詩文獨難也。及與黃賓虹先生往來益密。談論益多。因得多看宋元明人真跡。且因而偶或收藏。諦審古人用筆用墨之法。然後頗有所曉。常於夢中見人授以筆法。醒而益悟。自是書乃大進。此非真有神授。乃思之久後神悟耳。吾弟看吾

昨日所贈之章草。比之去年夏秋以前。豈非儼然如兩人書邪。吾書雖不敢謂工。然已力向雅健二字上走。黃賓虹先生不輕許可人。而謂吾章草矯健可喜。友人梁均默寒操。今之書家也。謂吾以浩然之氣。秉清剛之筆。篆籀章草。無任不宜。斯固獎譽過當。然力追雅健。則心手所時蘄嚮者耳。凡文藝最要辨雅俗。故學書第一要去俗就雅。一爲俗人。便令人見而生厭。書亦何能外此。雅必從健來。健與莽不同。健必帶有溫潤之氣。無是則莽矣。溫潤者如玉。玉質至剛而色至柔。故古之君子佩玉所以節行養德也。書之剛在用筆處見。其溫潤則在用墨處見。用筆法尚可以言傳。用墨法則難以言傳矣。畫之用墨法尚可以意會。書之用墨法乃更難以意會矣。近二百餘年來。書學大約三變。始爲趙董。略溯二王。是爲帖學時期。咸同以後。包慎伯何道州康南海輩。力倡碑學。學者靡然向風。是爲碑學時期。及清道人曾農髯黃穉棠輩出。臨摹鐘鼎。擴大至盈尺。於是昔日鐘鼎文字。僅爲考訂文字學之用者。遂爲屏聯美術之具矣。是爲鐘鼎時期。凡一時代之風氣。其始必有開之者。如包康之倡碑學。則聞自鄧石如。李黃之尚鐘鼎。則

本自道州。是也。習鐘鼎則須精究六書義例。由正以窺變。然後下筆有意味。不然。本不明其字之結構。徒然摹畫。何異匠人鬪木以爲器。然精六書。談何容易。清道人尚不免爲人所譏。故鐘鼎一派。繼起乏人。物窮則變。自今以後。章草其當興乎。此則古來每代多不過數人。少則或一二人而已。其學在各體書中爲最難。以其非精通篆隸。不能下筆也。今之爲碑學者。多詆帖學。以謂傳刻失真。不知碑之剝蝕翻刻者亦復不少。要在善擇而已。然碑學家雖詆帖學。而暗實宗之。吾嘗詢康南海女壻潘叔璣。謂南海固常臨大觀。及淳化帖甚勤也。近代書家。推揚庸齋張廉卿鄭孝胥吳昌碩張季直康長素沈子培李梅庵曾農髯譚組安。庸齋爲吳缶翁之師。草隸擅名海內。其筆取逕於禮器碑陰。廉卿行楷。用筆外方內圓。極其瑋麗。然畫之中路。用筆太輕。且不甚自然。孝胥早年隸書。頗有可觀。晚歲行草盡是江湖氣。用筆尤多犯反弓打椿諸病。然常見其所書墓銘亦頗采廉卿之法。季直書從大卷來。少古氣。然極純熟。長素落筆沈雄而霸氣太露。無其學而學之者必俗。李石岑是也。培老於篆隸章草均工。聞其作書。多用指力。與康氏

用腕力不同。用指力故其書極有姿態。用腕力故筆極沈實。康頗受伊墨卿張廉卿影響。沈頗受包慎伯張廉卿影響。此兩家之異同也。梅庵農髯臨摹極博。用筆尚波折。或譏其太過做作。曾能小楷。得力於黑女。或謂唐以後所無。則阿所好矣。李於鐘鼎尤專。譚組安由翁常熟以涉南園。由南園以上窺魯公。民國定都南京以來。達官作書。字體正大。不失開國氣象者。唯譚氏差可與語。與曾李同時學鐘鼎而今尚在者。有臨川黃穉棠鴻圖。鐘鼎書與清道人相伯仲。而氣魄過之。考釋鐘鼎文字。其學在清道人以上。能以南園體作小楷。曾爲小兒一百用黑女體寫張子西銘。跋以南園體寫蠅頭小楷凡數百字。無一筆不精神橫溢。真難能可貴之作也。黃賓虹草書學懷素而能善變。古篆臨孟鼎。亦至佳。其書極有牝牡相得之樂。嘗爲柱臨孟鼎全文。及懷素千字文兩本。各極其妙。然其書多爲畫掩。不知其畫之所以能冠絕一時。雄視百代者。實以其能書故也。本校王瑗仲教授。少學書法於沈培老。極有師法。足下學書可問津也。要之學書非僅臨書便可工。必於書法之外。尚有學焉。以鄧頑伯之專精。而學問太淺。人尚譏爲字匠。包慎伯何道

州張廉卿沈子培所以成爲一代書家者。書之外尚有學問也。士人立身須高尚。書亦宜然。名山古剎。或文化所在地。偶一書之。乃見名貴。若街頭巷尾。雜貨商店。隨處題勒。雅人決不爲。爲之必易俗。敢斷言也。僕昔日學書。頗好創作。又好趨奇。近乃始覺其非。蓋古人之奇。無一不從正出。求奇決不得奇。惟正之極而奇乃出。斯成爲奇耳。明末傅青主。數代工書。嘗謂寫字無奇巧。只有正拙。正極奇生。歸於大巧若拙而已矣。又云。寫字不到變化處不見妙。然變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變出。又云。文與字不同者。字一筆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爲古人作印板。尚得謂之文邪。此中機變。不可勝道。最難與俗士言。此均霜紅龕集中論書至精之語。吾向即誤以作文作詩之法以學書。妄欲自創一體。而不知其道乃大異。近來學古人必求似古人。臨一碑一帖。多至百數十迴。始漸漸能近古人。亦漸漸能自成其爲我矣。以吾弟嗜書。故不辭煩瑣。略書以告。二十五年三月廿八日柱白。

致葉長卿教授論文書 廿六年

長卿吾兄足下。前日惠臨。敬悉吾兄有力治古文之宏志。方今士不悅學。其賤視古書者固無論。即號稱好古者亦不過略涉詩詞。能爲普通應酬之作。便已附庸風雅。言及古文。則敢問津者希矣。柱嘗有此志而每苦乎無友。往年振心甚有志於此。嘗相約爲之。然近年以來。振心已極少執筆。獨學鮮友。亦覺興趣未易增長也。今得吾兄同志斯業。得時時切摩而領教。曷勝厚幸。古文之道。宋代作者。尚有可觀。元明以還。古文偽體。固不必論。即號稱能者。如清之桐城文派。非不貌似潔淨。然幾已千篇一律。今試閱王氏所撰古文辭續選。其學術之卓然能自成家幾人乎。其文章門戶各異。能如宋六家之各自有其面貌者幾人乎。夫人人皆曰能潔淨而已。其極也。則千萬井之水。皆無以異於一井之水而已。烏知有所謂江海者哉。然彼當八股極盛之時。士不知古文。爲文冗雜鉅匱。如陰溝穢水。於此之時有能於潔之一字致力。亦難能可貴者。然非所以語於大方之家。

矣。此無他取徑太狹而已。柱以爲文章體裁雖異。約而言之。可分五體。一曰說理。此宜以周秦諸子爲宗。漢人子書。唯繁露淮南法言太玄。足與古頡頏。其餘已爲下乘。王充論衡。雖識見稍卓出時俗。而文實率易平行。殆無足觀。近人章太炎亟稱之。不可解也。二曰論政。此宜以漢人爲宗。漢人書疏存於今者幾可謂無一不工。韓昌黎謂漢朝人無不能爲文。當以此類當之。三曰記傳。此宜以左氏及馬班爲宗。范陳二史亦足參考。若夫碑誌之文。雖主記事。實與史傳體製迥別。此類之文。自古別爲一派。蓋金石體之文。專重美術。專重琢鍊。此宜以周秦兩漢金石文爲宗。尚書之盤誥等。修詞亦頗與古金文相類。昌黎碑誌。多從兩漢碑文化出。不知者以爲專學史漢。四曰寫景。古代寫景之文。多以詩賦出之。故唐以前寫風景之散文絕少。東漢馬第伯封禪儀記。惜已忘佚。十不存一。今惟六朝陶宏景吳筠鮑照諸作及水經注足以爲宗。然此類取材。柱意當極爲廣博。屈宋之楚辭。漢人之賦。以及六朝唐宋人之詩。寫景均多奇句。苟能精熟。隨時變化爲散文。必極有足觀。五曰抒情。抒情之文。古代亦多以韻文出之。惟莊生善以

情說理。至太史公始最善以散文言情。世皆稱昌黎善學太史公。其實昌黎散文有情韻者極不多觀。惟送董邵南序題李生壁等略能截子長之長篇以爲小品而已。世皆稱歐陽永叔善學昌黎。實則永叔散文專以情韻見長。得力於太史公爲多。然學永叔易平庸。此宜以史公爲宗。而取材於詩賦駢文。以上五者。體製不同。故取徑不得不異。若墨守一師。則難期兼精矣。柱於諸子漢賦史漢昌黎。昔雖頗曾致力。而苦無深造。近則專讀漢碑。期於每篇成誦。且取原碑讀之。兼收習隸之功。漢碑畢。再專讀周秦金石文。亦取原拓本讀之。其樂當與讀壁中古文無異也。大約此五類之文。每類專讀一二年。此後優游涵泳。如昌黎所謂終吾身而已。其庶幾乎。雖然食古不化。君子所戒。善學古者必不襲古。居今之世。爲今之人。則今日之事物。皆當可以入吾之文。則今日之新名詞。與夫新造之字。其不乖六書義例者。皆不當避也。未審兄以爲然不邪。謹書就教。二十六年四月七日柱敬上。

與高君二適論文書

廿六年

二適仁兄大鑒。頃奉惠示。敬悉雅况。至慰。前書言欲學古文於柱。何其虛已下懷耶。姚惜抱謂古文難於詩。柱則謂文藝之至者。人天交到。而又加之以機。詩文書畫皆然。天者天才。人者學問。機者適然興到之神機。前二者交相養。非學無以廣才。非才無以成學。後一者則偶然之事。不能常有。前二者可一多一少。不能一有一絕無。後一者則天才多者易遇。天才少者鮮至。韓昌黎之詩文。學六而才四。李太白之詩。才六而學四。杜子美之詩。才學各至。李長吉之詩。才七而學三。至於文則學較重於才。然就其特出者而言。則無才終不可以成學也。周秦諸子。皆以絕異之才。成絕異之學。漢之賈生。晁錯董仲舒太史公皆然。子雲孟堅。則才有不逮。而以學獨異矣。後世詩文家。非其天才必不及於古。而爲古人之法度所束縛。天才已受其桔劑。而學無獨到。所謂博學者。不過博涉古典之功。初無真知獨到之見。故人天交損。而神機更少矣。莊子云。其嗜欲

深者其天機淺。後世文藝。不及古人。殆即以此。太史公杜子美李太白。天人交至而機至多。故神品逸品最衆。孟堅昌黎。則人多於天。而機較少。故能品最衆。而神品逸品則鮮矣。晉人書多神品逸品。唐則虞褚近逸品。歐顏柳爲能品。宋人書多受歐顏影響。故多能品。米元章雖力學二王。而神逸二字尚當不起。元明人行草。力追晉人。又以其時士夫派畫最發達。故書多逸品。清代之書則如明代之詩。優孟衣冠爲多矣。就普通能具體而論。則畫易於書。書易於詩。詩又易於古文。若就卓然成家而論。每代之古文家幾人。詩家幾人。書家幾人。畫家幾人。其數亦不甚相遠。則其難亦一也。魏文帝謂文本同而未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柱謂文體不同。自唐以後能備體者尚未甚寡。書體不同。而自來鐘鼎大小篆隸分章草今草楷行小大均工者實寥寥僅見。在古書體未備之時。固不可以責古人。然書之爲體。至晉已備。而各體兼能者幾人乎。以二王之書聖。然今之所傳。未聞各體均備也。若夫詩畫則各體兼備者較衆矣。要而言之。文藝之要素。第一要雅健。得

此二字而外柔內剛者爲晉人之神品逸品。得此二字而剛強外露者爲唐宋人之能品。失此二字而尚恣媚者爲纖巧。失此二字而趨圓熟者爲俗滑。失此二字而尚雄壯者爲江湖。余近觀現代人書畫展覽會頗不少。其不受此三病者蓋寡。若古文則寥寥數老而外。殆稀如星鳳。近來散原老人及業師石遺翁先後下世。又弱二人矣。僕不自揆。獨欲爲古文於舉世共棄之日。而又不量力。兼營駢文。恐終不免多岐亡羊也。就成體而論。駢文似難於散文。然能精熟駢文三四百篇。作酬應文字。下筆亦自便利。不似散文言之須有物。然若欲轉於雅健。則與古文同一難耳。中國人才以三國爲最盛。曹孟德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還向曹孟德稱瑜雅量高致。周瑜古今所稱英雄豪傑者也。可知真英雄必有雅量高致。三國人傑如曹孟德關雲長劉玄德孫仲謀諸葛孔明輩。何嘗不各有雅量耶。人之雄者須有雅量。不然則一暴客耳。夫文藝亦何以異是。然士之學爲文者。當分少年老年兩時期。少年人爲文當如雨後春筍。頃刻怒生。老年人爲文。當如雪裏古松。似枯實秀。若少年人而學老年人之爲。則斲喪生機。老年人而學少年人之爲。則文不成家。未足耐人

觀誦矣。承命書章草。今郵上。葉遐菴先生見柱書評之曰。道麗中有冲穆之致。此最難得。逸少所以高超。殆即以此。虞褚亦然。歐薛則不能矣。前輩獎譽逾量。固不敢當。然益不敢不勉。以期略副萬一也。柱於書始從隸入。繼而學二李及頑伯之篆。曾以大字書說文解字一過。後復臨鐘鼎。於毛公鼎散氏盤嗜之尤篤。章草則好之尤甚。私意今以後於商周彝器與漢之隸晉之帖。必擇其尤者各臨之數十過。矢志則然。未審毅力能赴之否耳。現代書家最多能者首推臨川黃稚棠。鐘鼎無不工。爲第一。漢隸亦博通爲第二。南北碑爲第三。特不善草書。黃賓翁工孟鼎。又工懷素草書。葉遐菴梁均默行草均唯健拔俗。李仲乾足繼清道人。門人周天游師黃稚棠亦博涉多優。王遽常師沈寐叟。尤工草書。自餘則觀覽尚少。未敢妄議也。足下以爲何如。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柱敬啓。

與黃賓虹先生論書畫書 廿七年

賓虹先生侍者。久不奉覆示。正以爲念。昨得大教。藉悉道履安和。快如覲面。幸甚幸甚。

甚。承賜法書。精熟險絕。駸駸乎素師矣。無任感謝。吾國書法。三國以後。而篆法絕。晉以後而章草之法絕。六朝以後而隸法絕。唐以後而草聖之法絕。唯唐之李陽冰。宋之徐鉉郭忠恕。清之鄧石如。能力探篆法。然徐郭小學深於李鄧。而篆法不逮。李鄧篆法工於徐郭。而小學太淺。吳清卿力探篆籀。而用筆尚欠古意。晚近吳昌碩專攻石鼓。而鼓弩爲力。每字皆高其右肩而垂其左脚。遂使周宣中興之氣。中和之度。一變而爲狼戾傾危之景象。清道人出專以顫動爲能。而氣力或不振。先生專精孟鼎。結體能得其牝牡相顧之情。用筆能得古人卷毫引筆之法。斯能於鄧氏之後。獨樹一幟。余樾園推爲三百年來所無。非阿好也。明人書沿襲宋人。專習閣帖。然其清新俊逸。有非宋人所能盡者。至草聖一塗。尤力追古法。如解大紳祝枝生豐道生王覺斯傅青主等。皆其卓然者。亦可謂草聖中興矣。至清而草聖之法復絕。蓋清初尊董。唯用力於小楷行草。乾嘉以後。學尚復古。爭以篆隸相高。晚清益馳逐於鐘鼎。草聖之學。無人過問。蓋限於風氣矣。今先生獨起而振之。從此旭素之學斷而復續。真盛事也。章草

自唐以後。惟宋之徐鼎臣。元之趙子昂揚宗道。明之宋仲溫祝枝山黃石齋。最優爲之。而仲溫益專。論者謂高出唐人之上。亦以其能爲唐人所不爲也。清末惟沈寐叟能工此學。蓋學黃石齋而兼涉流沙墜簡者。今則卓君庸王秋涓余樾園極力提倡。門人王瑗仲師法寐叟。亦有以自立。然余卓諸氏之章草。柱實未之見。唯見其行草耳。柱於二十年前習漢隸。即頗嗜此。而學之未專。五六年來始專爲之。往年親承指示。於用筆之法。始漸有所悟。甚欲繼續努力。使伯英幼安右軍遺法。復見於今也。右軍草書多隸法。去章草獨未遠。其豹奴帖信足比美伯英。大令草書與右軍多異。唯七月一帖。與豹奴筆勢相似。柱近於章草甚欲多所網羅。他日擬影印成書。以傳於世。故京書肆。無論真蹟拓印。如有精品。望以價值見示爲荷。柱近頗瀏覽古今碑帖。得洪稚存楊見山舊藏宋拓淳化閣帖。與梁任公藏宋拓游本相較。纖毫無異。又得吳山尊舊藏停雲館法帖。均精善可喜。他日當請先生鑒定也。自北碑盛行。南帖廢絕。士人之書。多鹵莽滅裂。觀此亦可以知世變矣。柱近頗研閱國畫。覺興趣日增。觀梅花道人冊頁八幀。覺其每點皆如蠶

尾。作樹如作草篆。每畫之墨。均聚兩旁。如包慎伯所云成雙鉤者。轉覺故宮展覽會所陳之三幀曰雙松。曰竹石。曰洞庭。筆力皆出其下。疑彼或贗品也。於是又知先生平日得力之深。以操道人爲最。故能放筆揮灑。以鐘鼎之篆。旭素之草。融合於山水間也。又見清人沈恪庭冊頁八冊。皆倣元人筆意。亦極有高致。證諸先生平日所論畫理。多相合者。然後深歎今流俗所號稱畫家者。其道皆誤也。畫雖一藝。然亦必向有萬卷。研精入法。方有可傳。深怪今之俗畫家。才辨之無。未窺經子。或甫學塗鴉。便自珍其敝帚。或終生畫虎。翻自詡其靈蛇。致足羞也。安得先生一一指示其迷塗哉。世變不常。尊著似宜及早理董。拙著子二十六論。待焚文稿及所編粵西四家詞。彤板在南京。待焚詩稿及所編紅豆曲彫板蘇州。想悉已燬之矣。大作魯仲連玉印詩。感時稽古。兼擅其長。欽佩無量。唐蔚芝先生已由長沙遷居桂林。小兒一百已由重慶遷居貴陽。遠辱垂注。至感。廿七年三月十日。

答高君二適論文書 廿七年

二適仁兄大鑒。拜讀二月廿八日大示。敬悉道履康吉。何慰如之。來教以文字當以起衰救弊爲主。不必斤斤於學某朝某家。此真豪傑之論。與僕向來所持不約而同者也。嘗謂詩文本無今古。惟其宜之爲是。然某一說之倡。則其末流必有爲之太過者。太過之弊生。則矯枉過正之事遂起。此皆逼於時勢所不得不然者也。文藝之內含如是。文藝之外式亦如是。僕謂必以雅健爲第一要素者。正專爲矯弊而言。且亦謂雅健爲文藝第一關頭。非謂雅健卽爲文藝最高峯也。如昔人稱史公文神奇。此自是進乎雅健之事。蓋雅健而不神奇者有之矣。未有神奇而不雅健者也。神奇而不雅健。則神奇者其貌耳。非真能神奇也。足下所標莽蕩二字。當亦如是說法。自古豪傑之士。凡爲詩文無不引起衰救弊爲主。反是者卽不成家數。近代學者以甲骨文字倡者有之。以小學考據倡者有之。以革命救國倡者有之。以古文讀經倡者有之。以白話倒孔倡者有之。其極皆足以譁世取寵。高門

大屋。蓋其爲術也。非以起衰救弊。乃以乘機起家耳。足下不此之務。獨有慕於太倉唐先生。且而下問於柱。以足下之文章如此卓卓。而猶謙抑如此。則其爲文也能駕雅健而上之。何疑哉。他日必能起衰救弊。更何疑哉。柱嘗謂吾人今日所處之境。爲古人所未嘗夢見。則吾人今日之詩文。亦當有爲古人所未嘗夢作者。然而求之今日。則殊未多見。非學力有以限之。則古人有以歷之耳。大抵老輩人病在有古法。晚近學者病在無古法。倘能由有法而無法。無法而無不法。則進乎道矣。此深所以期於足下也。柱於詩文。無所不好。而嘗以隨時救敗爲主。試就詩而略言之。李太白之豪放爲一派。杜工部之沈雄爲一派。白樂天之真切爲一派。溫李之蘊藉爲一派。韓孟之險澀爲一派。古今學者大抵皆存門戶之見。人於此必出於彼。余則以爲不然。真切之過者其弊也率滑。則不能不救之以險澀。豪放之過者。其弊也叫囂。則不能不救之以蘊藉。蘊藉之過者其弊也浮弱。則不能不救之以沉雄。方今文藝之弊。不在柔弱而在外強中乾。不在摹倣而在妄言創造。斯俗語所謂未能學步先學走者也。其不蹶者幾何。則救亡之道。可深長思矣。王廣

陵之詩。其源出於孟東野。東野之詩。其源出於杜工部。宗東野者宋人王廣陵之外。尚有梅堯臣宛陵集。鄭俠西塘詩鈔。宗廣陵者於清有李子喬。著有少鶴集。又有單書田。然詩甚少。近賈長江爲多。今人宗東野者有許疑盒。宗宛陵者有夏映龕。皆有聲於世。柱往年著有孟東野詩選講。現已脫藁。俟時局稍平。當付諸剞劂也。大詩拜讀至佩。生朝之作。稍暇奉和呈政。戊寅四月五日。

字玄閣文稿選 卷六

北流陳 柱柱尊

贈序之屬

送馮揮之序 民國五年

道德之喪也久矣。士趨于勢。人競于利。其不爲禽獸者幾何邪。余誠不自揆。竊嘗樂古人之道。欲以道德爲天下倡。而獨苦乎無友。庚戌之歲。游于申江。得馮君振心焉。明年又得鍾君震吾焉。皆以道德相勉勵。余治古文。而二君亦好之篤。讀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之言。壯其言而慕之。于是學古益力。與二君語。非古文不道也。非古人不言也。其爲樂何如哉。明年又得馮君揮之焉。揮之者振心弟也。幼而慧。沈靜寡言。人見之以爲童子也。亦不甚敬禮。始見余。亦頗童子之。及久聽其

言。則知其心不童子也。其後與余同校。課隙則學于余。聞余論古人之道德文章而醉焉。于是爲學益勤。立志彌高。聽其言。譽其行。則雖余與振心震吾猶或有愧色焉。蓋已駸駸乎古之人矣。豈直非童子哉。于是余一日不見揮之則不樂。而揮之亦一日不見余則不樂也。數月以來。梁君又圍蘇君子卿陶君守中皆去學校。學古文于余。舍于徐家匯。距于余室半里許。日出而攜書入焉。日入而攜書出焉。三君者皆信道而力行不倦者也。節儉寡欲。室廣不及丈。三人同居。自爲烹煮。日費不過數十錢。室無長物。惟三代兩漢之書及文選昌黎李杜之集。則紛紜顛倒于案席之間。室後荒地丈餘。因闢爲園而種菜焉。朝夕灌溉。無稍懈。蓋有古人之風焉。揮之顧而樂之。于是力學愈甚。然同志之中。揮之體特弱。其兄嘗告以養生之道。恐其勤而致病也。近數日。果得病。不止課。學。盡罪之。而揮之遂喟然曰。可以去矣。余止之。不可。問其故。不言。遂與梁又圍蘇子卿陶守中諸友同其樂焉。於戲。揮之乎。揮之乎。古之人哉。古之人哉。于是余亦與振心震吾朝夕往揮之諸君之室。樂古人之道。而論古人之文章焉。然則道德之興也有日矣。

。余嘉其志。且樂余之得友。故于其行也。爲序以壯之。

送蘇君武入海軍學校序

六年

門人蘇君武有奇志。學古文於余。并請名焉。余命之曰君武而字之曰子卿。蘇君笑而受之。聞者莫不笑曰。蘇君文人也。何武之云。蘇君笑而置之。迨未逾月。蘇君遂以其大人之命。改入海軍學校。蘇君以書告余曰。先生之所名。殆成懺語矣。今而後生不得盡其力于斯文。豈非可恨者哉。門人梁又園亦以爲言。余曰。吁繆哉。若徒知蘇武之爲武。而不知蘇武之爲文也。若徒知習海軍之爲武而不知習海軍之將大有得于斯文也。昔者蘇武之文傳于今者蓋寡。然僅文選所載之詩。其沈鬱頓挫。淋漓悲壯。世之文士若此者幾何人乎。蓋文之善惡。雖由乎記誦。而要在乎氣之大小邪正而已。有蘇武之奇氣。而後有蘇武之奇節。有蘇武之奇節。而後有蘇武之奇文。非可幸而幾也。今蘇君武未弱冠而磊落有大志。不苟合于世。吾知其稟天地之奇氣。將與昔之蘇武無以異也。然氣之盛

衰短長視乎其所養。養氣之道在乎其所歷之境。昔之蘇武窮大漠。經名山川。備歷咀噏。所遇者益奇。故其氣益奇。其氣益奇故其節益奇。而文遂益奇。今之蘇武從遊于余。平日所事者不過訓詁性理詞章。所登臨遊眺者亦不過尋常之溝壑邱陵而已。未嘗過天下之奇也。雖有奇志。無所養之。吾嘗以爲憂。今乃得入海軍。則昔日之蘇武所以得之于陸者而今之蘇武乃將以得之于海。非其幸者邪。且君不觀夫海之文章乎。夫其涵容停畜。淵淵穆穆。百川歸之不爲溢。萬物納之不爲濁。頽祭無底。橫視無際。匹夫匹婦可以乘而游。而吳越之壯士亦不能窮其至。則周公孔子得之所以爲六經之文也。爾其皎月初升。夕陽西沉。彩霞綠波。綽約相映。大鵬上下。擊水消搖。遠望神山。靉靆可覩。則莊周氏得之所以爲南華之文也。乃若狂猷忽起。白日黯淡。波如山立。彷彿塵物。雲如天墜。水電相擊。黯黯其狀。漶漶其聲。海若竄伏而不敢仰觀。任公奔走而不敢俯視。則又司馬遷氏得之所以爲史記之文也。古今文章之美者莫逾于此。而海皆備而有之。然則今日之學爲文者。與其但求古人于陳迹之中。豈若並求之于天然之文章。身歷

目接者哉。然則今者蘇君武之所往。豈特成其爲以奇節奇行追繼于昔之蘇武而已。其得之于海之文。且將有以遠過于昔日也。君何不釋然。梁君喜而笑曰大哉言乎。請先生序之。既以慰蘇君。且以觀他日蘇武之爲文果何如也。六年八月十五日。

贈林嶽威序

二十六年

世嘗有寒儒窮儒之稱。吾以謂特患其不儒耳。儒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天下富貴。孰有適於是者哉。吾生四十八年。交游遍海內。其不自以爲儒者。固不必論。而凡自負爲儒者。多嘆窮嗟卑。發爲文章。寒苦特甚。予甚非之。以爲去儒愈遠者也。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此吾儒之真樂也。蓋儒不特須能窮能寒。且須能樂於窮樂於寒。而後不能窮之不能寒之者愈顯。求之交游之中。能此者蓋少。惟老友林嶽威先生。獨有近乎是。先生客居滬濱。破屋一間。破書數千卷。狼藉床上。吾嘗笑之曰。不特先生

枕經藉史。嫂夫人與如夫人亦枕經藉史矣。夏則破葛。冬則破裘。自朝至暮。口不輟於講授。晨出夜歸。步行無車。凡自不知者視之。孰不曰此窮儒寒儒哉。然而先生每食必飲。每飲必醉。吾昔與鄰居。每夜必相與攜酒至酒家。一飲盡數斗。高歌達夜半。步行而歸。遇風雪益以爲樂。十餘年來。凡與余語。未嘗有一言之及於窮也。豈非有得於吾儒之真樂者哉。丁酉元旦。爲先生六十壽辰。長公子建英世兄特宴戚友爲先生稱觴。禮也。酒數巡。柱起而祝曰。不知者以先生爲寒儒爲窮儒。然先生男女公子三人。均在上庠。長公子與猶子亦均已學成業就。一不窮也。先生教學將二十年。自小學以至大學。皆曾任講席。弟子滿海內。博士碩士。爲教授於上庠者日衆。二不窮也。先生曾與中山先生之兄壽屏先生爲同盟友。努力革命。清社既屋。爲令吳川。平土寇。撫流亡。清積獄。去任之日。民咸歌其德。三不窮也。近今吏治不修。競於貪墨。爲令一年。起家數萬。或十餘萬者。比比皆是。先生令劇邑。當亂世。去之日。囊無積錢。恃教讀爲生者將二十餘載。是先生之富於廉也。四不窮也。先生十歲。能爲詞賦古文。驚

其郡人。老而益專。著詩文集等身。是先生富於文也。五不窮也。先生今年六十。神貌如四十時。欲量日增。昔人所謂上壽百歲者。可爲先生預祝。是先生必能富於壽也。六不窮也。先生有此六不窮。天下之富貴。孰善於是。又孰得而窮之哉。況先生德配某夫人。淑善塞淵。有后妃逮下之德。與如夫人相夫子。襄教育。尤足樂先生之晚年。言未已。衆賓皆曰。善既奉觴以爲先生壽。且序之以爲他日七十八十九十一百歲時。重爲先生頌之也。

送沈君希乾講學星洲序

廿六年

沈君希乾以錫山唐蔚芝師之介。以詩禮教學於星洲。將行。若甚異之。徧請諸師友題贈。而諸師友亦若甚異之。皆以詩文贈別。客有見者曰。曷足異哉。夫昔之時。舟載馬行。交通阻難。故自楚之吳。自晉之燕。猶視爲畏塗。臨行顧父母。戀妻子。牽衣拭袖。泣數行下。欲行却顧。十步九回首。猶不能已。若有自燕之越。渡大海。波濤洶洶而不

畏却者。則人以爲異而壯之矣。何者。去雞歸亦難也。今則飛機飛船飛車。日行萬數千里。天下一家。五洲如咫尺。往來倏忽。如飛鳥然。若星洲者。尤迫在國南。殊於他洲。中土之人。爲工商而往來於其間者。歲以萬千計。失職之士。觀風之吏。往來其間者。歲以千百計。以教育爲業。往來考察於其間者。歲亦以百數十計。曷足異哉。余曰。不然。昔有名畫家於深山中遇古木。徘徊觀瞻。俯仰上下。審其氣勢。相其曲直。終日不能去。既而以筆狀其形。凝神殫精。目不轉瞬。惟恐其不肖也。樵者過而笑之。曰。曷足異哉。取之以爲薪。不足以炊三日。今夫衆人之於星洲。亦不過以爲炊焉而已。或爲三日之炊。或爲三月之炊。或爲三年三十年之炊。爲炊之大小雖不同。而視以爲炊則一而已。夫千萬人而皆以星洲爲可炊之地而已。則星洲誠無足奇。沈君則不然。曰。星洲者吾國南疆之門戶也。星洲之華僑。吾祖國之同胞也，欲固吾國之門戶。必先淪吾同胞之靈智。欲淪吾同胞之靈智。尤必先漸以吾國之禮教。夫往來星洲者歲以千萬計。皆視爲可炊之地而已。而沈君獨視以爲可漸以祖國禮教之地。是沈君者蓋已異星洲於每歲千萬

人所共往之星洲。而吾輩又安能不異沈君於每歲往星洲之千萬人哉。客曰。雖然。吾聞沈君學於錫山。深得其師之學。今中土庠序。方滅裂禮教。沈君豈宜舍近而圖遠。余曰。不然。今有玉於此。既彫既琢。或已爲圭爲璋。爲龍爲鳳皇。或已爲簪珥。爲蛇。爲罔兩。或已被擊而破碎之。夫其爲圭爲璋爲龍爲鳳皇者。固無勞吾人之再彫再琢。其爲蛇爲罔兩或被擊而破碎者。亦豈容吾人之改作或收拾哉。今有璞於此。彫琢弗加。內含夜光。外被泥沙。衆人視之。以爲頑石而已。而玉人見之。則必亟取而彫之。以謂可以隨吾意之所爲而不困於前人。今夫星洲之同胞亦一未彫之璞也。沈君若不亟往。以詩書爲鑿。以禮義爲斧。彫之琢之。使爲圭爲璋爲龍爲鳳皇。則妄者將使之爲蛇爲罔兩。其甚者且將擊而破碎之矣。可不思哉。可不思哉。客曰。然則沈君此去。真以異於人。遂書以壯沈君之行。

守玄閣文稿選

守玄閣文稿選 卷七

北流陳 柱柱尊

祭誄之屬

祭上將誄 五年

民國五年。共和再造之歲。某月某日。故上將四川督軍蔡公卒於日本。其明年某月某日。以國禮葬於其鄉。嗚呼。哀哉。匪直也人。邦家之光。如何不永。中歲喪亡。中外嗟慟。老幼愴傷。遂作誄曰。烈矣上將。上世芬芳。系出周姬。世有賢良。降生上將。于彼湘鄉。湘山巖巖。湘水洋洋。上將之才。既高且長。文肆孔孟。武習吳姜。天厭清德。上將鷹揚。鷹揚伊何。于滇之疆。誓師振旅。義應武昌。義應伊何。爰造共和。都督滇中。德化孔多。衆庶欣悅。士子謳歌。袁氏懷逆。疾公才識。召之來京。解公權職。

公志坦蕩。穆然夷易。袁氏喜曰。在我掌握。天下神器。探囊可得。爰肆貪婪。爰肆殘賊。爰假符瑞。爰更紀歷。是我者侯。非我者族。公內含光。而外從俗。帝制是嘉。聲色是逐。袁氏喜曰。此君碌碌。曷足道哉。從吾所欲。登高一呼。如響應谷。親視稍疎。公遂躡足。躡足伊何。義旗奮揮。移師巴蜀。如熊如羆。袁氏怒曰。是何能爲。大興逆豎。以示其威。旌旗萬里。塵合煙飛。上將怡然。從容指揮。一陰一陽。一正一奇。以一當百。盡殲其師。氣吞日月。威振東西。東西景從。南北雲起。袁氏怒曰。吾知罪矣。泣血椎心。抱恨而死。民國中興。公功實偉。崇德報功。國人所志。如何一旦。蒼魂異地。嗚呼哀哉。靈輻發軔。自東徂中。爰以國禮。葬於幽宮。征馬悲鳴。浮雲寡容。空山寂寂。流水忡忡。生爲人傑。死爲鬼雄。嗚呼哀哉。惟公之死。顧念後事。謂勿爭權。謂勿競利。公雖不存。公言在耳。如何今人。竟戾公志。嗚呼哀哉。柱本布衣。棲遲亂世。窮通既殊。語默亦異。誅公無私。哭公有淚。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公死國存。公可死矣。來日大難。吾何以死。嗚呼哀哉。

爲廣西省立第二中學校全體員生祭故上將蔡公文

五年

故上將四川督軍蔡公者。諱某。湖南人也。當袁氏謀逆。忌公民國元勳。才智出己上。幽于京師。俄而袁氏竊國稱帝。公乃窺身滇境。督軍入蜀。以百千罷乏之卒。距袁氏十萬精銳之師。大小數十戰。相持百餘日。然後四方義軍鋒起。袁氏殞命。國民方屬望于公。以爲能固我邦基者也。何虞爲善降殃。積勞遂卒。某年月日。以國禮葬於其鄉。舉國聞之。如喪考妣。嗚呼哀哉。某等慕先生之義勇。欽先生之精忠。感先生之盛德。追先生之高風。謹具清酒三杯。鞠躬于先生之靈。灑酒而弔之。曰。嗚呼先生。先生一死。○ 民國再生。國生公死。是公之榮。嗚呼先生。又灑酒而弔之。曰。嗚呼先生。蜀江之碧。蜀山之青。是公之血。是公之精。嗚呼先生。又灑酒而弔之。曰。嗚呼先生。洞庭兮溟溟。湘水兮零零。楚沈兮靈均。漢泣兮賈生。是足以爲公之友兮。是足以居公之靈。○ 嗚呼先生。

陳處士曉東先生誄

井序

維年月日。吾宗處士曉東公寢疾卒於家。嗚呼。哀哉。柱以遼遠。弗識公面。然自未冠游學。即聞其令子竹銘先生之道德學問。連蹠羣類。越二載。得識先生於桂林。親瞻其靜動神采。未嘗不歎昔日之所聞者爲不虛也。近年來。先生佐戎幕。討袁氏。遂長政務。柱以末學。辱承知愛。得聆言論者屢。遂益知先生之剛毅沈靜。足以廉頑立懦。而疑其所以至此者。非苟而已也。友人李君壽全。爲處士同邑門下。知處士最切。嘗與柱言處士孝親教子。急公義。興學校之事。而後知竹銘先生之道德學問。皆處士有以導之。家學淵原。有自來矣。于是又知處士爲當代賢士。教育鉅子。非徒隱身獨善硜硜沽名者比也。故又欲一瞻處士之動靜神采。以爲禦度焉。職務鞅掌。日月不與。哀啓俄至。則處士已以壽終。年七十有一。嗚柱哀哉。夫以處士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竹銘先生之所成就亦如此卓卓。而又能得洪範五福之考終命。則處士之死。夫亦何恨。獨柱固陋。不獲

一規典型。而當世之學士縉紳。又失所底柱。是大可傷也。爰爲文以誅之。雖不足以揚處士之萬一。然亦所以略表其公私無窮之痛也。嗚呼哀哉。其辭曰。

於惟處士。卓越等倫。遠祖有虞。乃聖乃神。道隆振古。邇裕後昆。越載數千。代有賢人。篤生處士。既慧且勤。昔當近祖。隱於農民。汔乎處士。乃以儒聞。雖以儒聞。實薄祿秩。處鄉邑中。亦不壹鬱。亦不壹鬱。亦不傲逸。盡其天職。志乎濟物。咸同兵燹。餘孽未歇。社鼠城狐。夕奔晨沒。乃積乃禮。乃秉乃鉞。乃結乃圍。乃討乃伐。賊用滅息。民安室穴。逮光緒末。沈民國始。舉國攘攘。有姦有宄。處士發奮。勵乃子弟。不折一兵。不墜一矢。鄉邑之安。處士之祉。猗歟處士。厥功實偉。處士嘗曰。當今之世。漢室存亡。頃刻間耳。弱肉強吞。斯實至理。我欲自存。匪學曷恃。爰改書院。爰創學校。爰經爰紀。爰育爰教。爰百其羣。爰端其導。無遠無近。有則有守。處士又曰。人生百事。教爲學本。孝爲教始。人而不孝。翳禽之似。我不盡孝。何以範士。是用孝親。得其歡喜。修基建祠。力行弗已。虎嘯山頭。龍吟澤底。露泣松杉。霜彫桐梓。

是行是經。是宿是止。處士當之。曾不介意。孝子令孫。處士何媿。猗歟處士。斯道誰似。天報處士。曰汝道隆。應有令子。以光厥宗。爲士林範。立國家功。天報處士。曰汝功偉。應享遐齡。卜以丕祉。爲士典型。爲世風軌。識者歡心。聞者舒氣。庶祝南山。以快素志。奈何一旦。永歸泉地。嗚呼哀哉。柱以微陋。忝屬宗盟。職任教育。長恐不勝。側聞處士。心實服膺。欲瞻縶度。如何不能。嗚呼哀哉。伏惟處士。大福既備。亦既有子。以克承世。凡厥有生。孰能不死。如處士者。死亦足矣。柱獨何傷。哀喪諸士。老成彫謝。後生誰倚。嗚呼哀哉。

祭黃上將克強先生文

五年

嗚呼先生。先生之生。一時之愚。百世之英。先生之死。生者之悲。死者之志。蓋先生之生。智愚仁否。昭然而易見者。世猶不可得而周知。又況夫先生之死。其福禍倚伏之隱微。故當先生之生也。奮義氣。揮義旗。羊城之攻。殉難者七十有二士。鎮南之戰。

相持者百六十八時。以少敵衆。出險入危。而卒有金陵之伐。武漢之期。功成身退。又庶幾乎高士之規。當此時也。先生之姓字。蓋昭昭乎如日月星辰之經天。巍巍乎如秦岱畢岳之戴地。無智愚賢不肖。固莫得而毀譏。汔夫袁氏竊國。方謂人莫我知。而先生乃合四省之將。興問罪之師。先時而動。舉國皆非。故先生之志不得遂。而流亡乎山之側。海之湄。當此時也。無智愚賢不肖。莫不謂先生之肉不足食。先生之敗不足悲。嗚呼。蒙大難。受大訾。先生之愚在於此。而孰知袁氏果帝。而先生之智。乃先天下知。蔡公起義。而先生之智復從容而設施。天道福善。人固謂先生當享其祿。而孰知先生爲國盡瘁。竟卒於茲。當此之時。無智愚賢不肖。感今懷昔。誰不爲之涕泣而霑衣。雖然。國家多難。滅亡相隨。吾不弔先生之不得享共和之福。而將幸先生之不及爲亡國之遺。且移其弔于吾徒之生者。將不免爲犬羊之歸。嗚呼哀哉。

祭孫中山先生文 十四年

維中華民國十有四年三月十有七日。大夏大學校長某。謹率全體教職員學員等三鞠躬。致祭於中華民國開國元勳孫中山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世界之英。東亞之傑。神州之楨。如何一旦。奄歸冥冥。嗚呼哀哉。追維先生。生當晚清。國事日壞。種族不平。公乃發憤。首結同盟。再接再厲。共和底成。功成身退。敝屣尊榮。禮讓爲國。樹之風聲。不圖變起。國體忽更。公再聲討。志在澄清。元惡雖沒。羣妖繼興。嘯怒中原。盜竊神京。公屢興師。滅彼鯢鯨。中歷險阻。壯氣彌橫。和平倡議。駕言北征。方賴我公。國以永寧。如何不弔。喪我先生。嗚呼哀哉。人謂公死。我謂公生。在地河獄。在天日星。地久天長。我公之靈。鬱生英傑。爲國長城。三民主義。日益光明。億兆萬年。長享太平。惟公是望。敢竭愚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蘇寓庸師文 十八年

共和十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業師容縣蘇寓庸先生病卒之十二日。其門人北流陳柱。得

其家赴於上海客舍。既爲詩以哭之。是夜悲悼不能寐。翌晨重爲位以祭之。曰。嗚呼吾師。師竟焉歸。下窮黃泉。上極紫微。八荒六合。何駐何之。曰仁者壽。聖不吾欺。如何一旦。溘焉長辭。追維吾師。生而徇齊。少擅文才。彪炳其詞。筆掃千軍。一代卑睨。困躓場屋。屢蹈險巇。壯游扶桑。力學不疲。實業救國。欲奠邦基。暨乎辛亥。國舉義旗。師從滇返。多所謀咨。誅袁討段。文釐霜威。賊人喪胆。中興賴之。嗟彼武夫。安不思危。忠言不受。滅亡相隨。師隱復仕。重建鴻規。爰理財政。欲救渴飢。後生輩張。毀聖趨歧。公赫然怒。衆皆弗怡。時哉不利。不盡其施。爰賦歸田。幾載于茲。登山臨水。論文賦詩。方期休游。以享期頤。如何一旦。與世長違。嗚呼哀哉。憶柱與師。廿載蒙知。管鮑屈宋。千載相期。少爲文字。世人所嗤。師曰母然。後當怪奇。昔治鄉校。衆所病疵。師曰母然。後當有爲。愛我勗我。如師者誰。生我父母。知我吾師。師今往矣。吾其曷依。嗚呼哀哉。遙想師門。妻泣子啼。龍輻既駕。千呼萬嘶。天地黯淡。風塵蔽虧。馬爲悲鳴。鳥爲驚飛。識與不識。俯首嗟唏。柱獨何人。相隔天涯。

生不奉侍。病不扶持。死不得送。能無愧而。嗚呼哀哉。惟師之生。貞固不移。言論抗直。公不顧私。功雖不就。足爲世儀。如何一旦。哲人其萎。天乎命邪。孰實爲之。嗚呼哀哉。柱今哭公。柱言已窮。柱意無盡。如彼蒼穹。精魂不滅。長如侍公。嗚呼哀哉。

弔族姪迴凡文

十八年

嗚呼。姪竟死也邪。吾嘗歎吾族吾鄉人才太少。如姪者又竟不能久邪。姪家世貧寒。衣食外無餘資。而姪刻苦志學。卒能畢業於梧州師範學校。在鄉邑辦團辦學。卓有勞績。鄉邑方賴之。豈謂竟得廢疾。遂止於是邪。姪有兄早世。其孤名鈞。姪教育之過己子。使得畢業於無錫國學專門學校。繼乃遣次子起爲學於無錫。方謂諸子次第成立。得償姪之願也。豈謂遽得廢疾。使姪困於資。子既輟學。而姪又繼之以長逝邪。吾嘗謂拚命教子。吾與姪有同心。而姪先兄之子而後己子。則尤足以高世。世之兄弟爭產者。聞姪之

風。亦可以稍止也。嗚呼。孰謂兄子甫能自立。而姪已病。病而竟至於死邪。吾客游四方。還鄉之日甚少。三四年一歸。未嘗不與姪痛飲。姪嗜畫。與吾有同癖。吾每歸。必滿載古今名家畫。與姪同賞。平論得失。終日不倦。嗚呼。吾此後歸來。能與吾同賞吾書吾畫者何人邪。憶吾年二十左右。姪館於村之雲山寺。吾暑假歸。姪置酒寺外荔枝樹下。招兄弟朋輩。與余狂飲。余放聲高歌。姪等和之。聲震山谷。往往達夜半。村犬狂吠。一村盡驚。以爲寇來。與謝公游山故事相類。吾與姪嘗引爲美談。方儼他日老還林園。重尋昔年樂事。孰謂吾前年歸來。姪已抱病不能與吾同杯酒之樂也。然固謂姪不至於死。他日歸。必不負所期也。孰謂姪竟一病不起邪。嗚呼哀哉。吾言至此。吾不能多言矣。姪其有知也邪。其無知也邪。其有知也。當與吾同聲一哭也。

守玄閣文稿選

守玄閣所著目錄

周易論略 尚書論略 老子集訓 老學八篇 墨學十論 老莊研究 諸子概論 公孫龍

子集解 中庸注參 孝經新注 評注姜白石詞 評注魏三祖詩 中國散文史 古文家傳

記評注 清儒學術討論集 墨子問詁補正

以上商務書館出版

公羊家哲學 墨子刊誤刊誤

以上中華書局出版

變風變雅樓叢書 (一)待焚詩稿第二集 (二)待焚文稿 (三)子二十六論 (四)經三十

論 (五)文二十論 (六)粵西四家詞 (七)紅豆曲選

以上家刊木版本

待焚詩稿第一集 莊子內篇學 國文教學論 守玄閣文稿選 陳柱尊書畫論文選

以上家刊排印本

守玄閣文字學 老子莊氏學 老子韓氏學 論語分類注研究 孟子分類研究 荀子分類研究 評選孟東野詩 評選李長吉詩

以上印刷中

管子集解 荀子集解補正 韓非子集解補正 書法史 法言集解

以上編撰中

學術世界共十七期 世界書局出版 以上中國學術討論集 以上羣衆書局出版
說文兩案 守玄閣尚書學 守玄閣詩學 詩經正詁 詩明 周禮通論 文心雕龍校讀
詩品參平 自由詞 北鬱容方言 十萬卷樓藏書畫跋 讀畫記 文選札記 太史公書講
記 待焚詩稿第三集

以上已成書待印

守玄閣撰文潤格

十日交文

家傳行狀等二百元

碑銘等二百元

序跋等一百五十元

祭誄等一百五十元

壽文不作知交介紹另議

雜文等一百元

以上逾千字以上酌加

詩絕句每首二十元 古詩律詩每首三十元 長詩另議



A541 212 0014 1617B

守玄閣粥書潤格

十日交件劣紙不書

鐘鼎篆籀漢隸章草今草可隨意指定

四尺聯十元

五尺聯十四元

六尺聯十八元

以上以五七八言爲限長聯另議

四尺五尺屏每條十元

六尺屏每條十五元

冊頁每張四元

以上五項來文均加倍

碑銘每百字一元

壽文不書知交介紹另議

中華民國廿七年八月初版

守玄閣文稿選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者 陳

柱

編選者 沈

龍

發行者 中

國學術討論社

印刷者 倉

頡印務有限公司

上海南成都路一四一號

電話三四七二〇

寄售處

上海大夏大學售書處

